

著秋吟許 說小擊技俠武



古燕吳一軒

劍花梅

武俠小說

梅莊集

每冊定價

著者 許 吟 秋

出版者 北京書店

地址北京琉璃廠

總發行 北京書店

總店北京琉璃廠

版權所有
請勿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出版

支店

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
康里三六號
石門朝陽街一一三號

經售處 各埠大書局

武俠小說
梅
花
劍

許吟秋著

第一回

落魄英雄長街鬻藝
離魂哀倩女月夜收徒

明末清初之季，干戈雖戢，流寇未平，水旱連年，河堤常決，冀魯晉豫一帶人民，既罹天災，復被匪禍，流離失所，十室九空，那種淒涼悲慘景象，實非筆墨可以形容，尤非文字所能描繪。後來幸經官憲出師剿寇，動工修堤，招撫流亡，廣施賑救，人民方纔逐漸回鄉，整理舊業，重興過起太平日子。可是在那時候，一般綠林豪客，草澤英雄，仍然盤據崇山峻嶺，水泊湖涯，不時出來劫掠擄掠，幹那沒有本錢經營，這樣一來，更激起了許多熱情雄心豪俠，身懷絕技英雄，平日足跡所至，專門鋤強扶弱，濟困拯危，替人民昭雪不白之冤，爲社會除去害群之馬。乃至功成事竟，飄然遠颺，既不受朝廷爵祿封賞，又不望黎庶財帛酬謝，這樣纔配稱做豪俠英雄，萬人欽羨的熱情好漢了。閒話說過，不再贅述，如今只說山東兗州城外，蔡家堡中，有個姓張名叫兆祥老者，開着一所客店，已有二十餘年，平日生意尙爲發達，足可維持一家用度，一日天氣傍晚，由外路跟奔入一個旅客，面色蒼白，手足顫抖，一進店來只嚷頭目脹痛，心內焦渴，要討涼水來解煩惱。張兆祥心地極爲慈善，瞧見客人這副景像，知是路上受了感冒，便急將他攙

入房內，服侍睡落，更找出一付清瘟解毒丸藥，用水化開，叫他慢慢喝了下去，到了次日清晨，那個客人病退身安，起來感謝店主這番隆情，並將自己姓名通報出來，張老者到此時候，方知這位客人，姓杜名化，表字雲飛，乃是當今四大奇俠之一，心內便覺異常慶幸，越發和他深相結納，親近不已。一日杜爺飯後無事，出店閒步，走至呂祖觀的近旁，瞧見一位青年壯士，衣冠蔽舊，面色飢黃，在人叢中鬻賣武藝，並很悽切的言道：「諸位明公先進，在下姓趙名傑，表字嘯空，乃河南洛陽人氏，前月來到貴地，只因訪友無着，身染疾病，以致盤川用盡，不能回鄉。在下幼年之時，曾經學得幾趟拳腳，兩手刀劍，如今當着諸位面前，非敢故意賣弄，實屬萬分無奈，望求諸位贊助則個。」杜雲飛見他說到最末句時，面容慘淡，好像要掉下眼淚似的，回想自己染病情形，囊空景況，假非店東古道熱腸，個人又不能違背師訓，隨意取奪，那還不要淪落賣藝嗎。杜爺方想至此，即見鬻技之人拉開架子，打了一趟「三環套月」的太極拳，接着又變一丹鳳朝陽一各種姿式，少時來看熱鬧的人，越聚越多，將場子都圈滿了，那人不慌不忙，連演幾個招子，果然功精力足，不同凡響，杜雲飛當先喝一聲彩，衆人也就跟着喊好，頃刻拳腳收住，復向四週拱拱手道：「獻醜……還求諸位高抬貴手，慨解義囊，趙某實是感佩無涯。」杜雲飛本想幫助他些，怎奈身邊沒帶幾文，給不出手，他把眼睛看看四下，不但沒有一人掏錢，且有逡巡走去了的，那壯年來回央求數次，始終沒人捧場，他當下嘆息一回，就地拾起一柄鋒銳利劍，重向觀衆發科道：「適才練的拳腳，想

難進諸位法眼，汗顏之至，某今特將祖傳劍術，用心孝敬幾套，求帶錢的犒賞幾文，沒帶錢的捧個場面。」杜雲飛見他把話截止，聽的丟開架子，順手把寶劍一橫，便是一個「怪蛇翻身」絕招，霎時將劍使開，只見白森森寒光亂顫，冷颼颼朔氣飄騰，撲地盤旋，猶如烏龍將柱攪，懸空突擊，儼似彩鳳把花穿，幾個姿式演畢。杜爺見他劍光一緊，忽又改變門路，舞到疾遽之時，只見一片白光，遮蔽上下，飛來馳去，不露一點人身，四週瞧看熱鬧的人，雷一般喊起好來，那壯年趁此機會，將劍一收，站在當地，臉不紅，氣不促，復拱拱手向衆人道：「列位既肯謬贊，敢請贊助一二。」杜雲飛再看四週的人，雖然點頭哂嘴誇好，却仍不肯破鈔，他看到這裏，心內甚爲氣忿，一面掏出帶的零錢掃數扔到場子裏面，一面復又分開衆人，走入圈內，幫助向觀衆請求道：「諸位，這位趙君乃是異鄉作客，病困窮途，如今將這拳劍技術，獻給列位開心，要換幾文作點盤川，請諸位憐他外鄉遊子，環境坎坷，高抬貴手，幫助些少，就是某家也感同身受啊！」杜雲飛言方至此，只見人叢內面，走進一個瀟灑青年，由身上掏出一錠銀子，約有五兩上下，笑着遞給賣藝人道：「小生來遲一步，僅得拜觀劍術，未獲領教拳法，今具紋銀五兩，幸勿嫌我唐突，請再表演一趟，俾小生瞻仰瞻仰。」杜雲飛見這青年，五官清秀，衣服華美，料係當地縉紳公子，當忙從旁慫恿道：「售藝壯士，這位公子既然景仰，具儀拜請，正如俗話說的：『貨賣當行，不賣相家』，我兄何妨重露身手，以副彼之雅望。」趙傑練了兩趟拳劍，沒見一人破鈔，心中正在懊喪萬分，今見一位清奇之人，

前來幫場，一位華服公子，如此貺贈，他心內一陣感激，不覺簌簌洒下幾點眼淚，於是對那公子將手一拱道：「某家微末之技，怎能入得尊眼，何勞公子如此厚愛。」杜雲飛沒有待其說完，即行接過那錠銀子，向他懷中亂攙道：「壯士何須過謙，快請收好銀兩，將絕技多露幾招，教某家也得瞻仰。」杜爺正說到這裏，只聽圈外大吼一聲，猶如晴空起個霹靂，隨見一條黑大漢子，身後帶着十數莊丁，大踏步的闖了進來，指着那個公子厲聲呵斥道：「鄭雄小兒，你敢賣弄富貴，破壞咱蔡老子規矩，不要走，吃俺一掌。」那漢說到此句，真個伸出巨靈般的手掌，望那鄭姓公子打去。杜雲飛一旁見了，心中很爲氣忿，正擬格開他的手掌，忽見賣武漢子趙傑，早由後面伸出手來，一把抓住惡霸脊梁，下面颼的飛起一脚，那醜漢恰似斷了綫的風箏，沒個收煞，一直跌出八九尺外，方才撲倒，趙傑恨猶未解，還要搶上前去痛毆，當被鄭雄拉住勸道：「尊兄不要和他一般見識，請看小弟薄面，饒恕他這一遭得呢。」杜雲飛住在此地較久，又和店東張老者相契，平日沒事之時，張兆祥便將本地風土人情，古蹟名勝，以及親目所觀盛衰等事，一件件當着閒話消遣，所以他知蔡家堡內，現有兩大望族，一家乃是詩書門楣，簪纓後裔，近年雖覺稍呈衰歇，但係明禮識義家庭，子孫俱皆文質彬彬，不作任何非法之事，這族人家姓鄭，在堡內約有三十餘戶，均以筆耕硯耘居多。其中一家名叫鄭學勤的，三世俱官顯要，在本族中爲首望之戶，惟傳至學勤一輩，他因秉性淡泊，不以富貴功名爲念，自甘泉林怡養之樂，娶的夫人李氏，亦係大家閨秀，知書識禮賢淑女子，過門沒有

幾年，接連生了二男一女，長男鄭洵，現年二十二歲，去歲鄉試已然大捷，次子鄭雄，僅小其兄二齡，生得面如秋月，目似春星，儀態翩翩，性情灑落，實是一位清俊豪爽公子，這鄭雄不但像貌丰美，且生得膂力過人，尤其喜愛拳腳刀杖，學勤見他資質聰穎，文武均可造就，便在府內延聘兩位先生，一位教他弟兄詩書，一位專授鄭雄武藝，第三生的是個姑娘，名叫文娟，今年芳齡十七，長得冰肌玉骨，月貌花容，倩影娉婷，丰姿綽約，端是西子太真一流人物，文娟自幼隨着兩位兄長，攻經讀史，作賦吟詩，故亦精通翰墨，鄭學勤夫婦二人，看着子女一個賽似一個聰明，一個賽似一個俊秀，心中自然異常快樂。這村內的巨族，鄭家雖是世代書香，還在第二首望之族，咱們顧名思義，當然要推以姓名村的蔡家了，這蔡家丁支蕃盛，人口衆多，全族共有二百餘戶，他家在歷朝之中，文官武將，很出一些，並且屢世不衰，尤以長房蔡濤一家，更是聲勢顯赫，富甲一鄉，原來蔡濤叨着祖宗福蔭，甲第綿亘，田連阡陌，婢僕如雲，牛羊無數，蔡濤父親在時，見他身材雄偉，膀闊三停，聲如洪鐘，氣力強大，因思自己家裏，原是將門後裔，便請幾位高手武師，教授兒子拳腳，誰知蔡濤嬌養成性，慄悍異常，倚仗父母痛愛，自己膂力，不到十天半月工夫，便將聘請來的教師，打的打跑，罵的罵退，及至他父再爲延請，別說境內武師不敢上門，就是鄰郡教把式的，也皆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齊說蔡家那個孩子，秉性兇頑，不尊師長，誰也別要收這門徒。後來又過一年有餘，蔡濤長成十八九歲，不但身體越發強壯，氣力愈加雄厚。伸出一條胳膊，一隻腿腳，真如銅

筋鐵柱，堅韌無匹，卽以性情一點來說，更其變得猖傲驕橫，放浪不羈，並且誇耀自己棍棒拳腳，將來必要打遍天下英雄，江湖好漢，惟俺一人稱霸武林。蔡濤說出此語之後，不到半月光景，忽然有個白髮老叟，自找上門，開口第一句話，便道：「老拙聞聽府上有位公子，好生刁鑽古怪，憨跳頑皮，尤其愛打傳授武藝師傅，現在，老夫不遠千里，上門自請爲師，煩你進內通報……」門上的人見他鬚眉皆白，年紀約在七、八十左右，忙卽將頭搖一搖道：「老公公既然事前已知，就不應當大遠跋涉，因爲，俺們兗州許多著名教師，奢遮英雄，年歲既很當時，手脚又皆了得，但一教上俺們這位阿哥，多則一月，少僅數天，俱被打得鼻青臉腫，抱着腦袋鼠竄而去，老公公這麼大的年紀，幹那一行也掙飯吃，何苦拿着自己性命，往虎口裏來探這頭。」那老者聞聽此言，圓睜怪眼，倒豎雙眉，聲音如同洪鐘一般嚷道：「好個無見識蠢材，你敢不與老夫通報。」蔡濤父親正在廳上閑坐，聽見莊外如此喧嘩，趕忙派人出來質問，及經家人回稟明白，心中亦覺十分奇異，常忙將老叟延入客堂，見他生得高不滿五尺，瘦同一把枯柴，鬚髮頭髮俱皆白如霜雪，因亦沒有請教姓名，只連聲說道「不成……」。「巨料那位老者不但不肯告退，反倒哈哈大笑道：「門子是一愚陋村夫，沒有眼睛，不識英雄，僅有三分該打，七分可恕，你這老兒田連阡陌，甲第綿亘，身爲一家之主，若再如是昏庸蠢懂，不教兒子拜此師父，俺便與你眉毛相接，性命相撲，拚個生死存亡得了。」蔡濤父親聽了這話，心裏更覺奇怪，便將兒子惺惺性情，囁強形狀，簡畧說了出來，那老者未待他說完畢，

復行大笑言道：「假若令郎循規蹈矩，無異常兒，雖備千兩黃金，氈車鬪馬，迎接老夫來就西席，但也莫想聘請得到……」老者方言至此，即見一條十八九歲後生，眉如鐵帚，眼似銅鈴，巨口闊腮，狼腰猿臂，身穿青緞夾褲襖，腰繫白綢軟轡帶，帶着幾個豪奴慄僕，手內緊握棍棒，一窩風的自東角門湧了出來，站在院中惡狠狠的叫道：「那裏來的老光棍，竟敢上門攔事，忒教人家聘做師父，來……贏得少爺掌中棍，胯下刀，便拜你做師父，要是怯場比武，先讓少爺擲三五棒，然後再滾出去，以爲日後攔事者戒……」蔡濤父親聞如此說，先替老者捏一把汗，正待出廳加以攔阻，却見老者甩落肩頭披氈，稍緊腰間絲絛，即將他拉着往外走道：「待俺先去會過令郎，然後再行談話。」蔡濤瞧見老者身體瘦小，貌不驚人，心裏的氣越發大了，便將手中那根金漆桿棒，丟開架子，使個門路，掄得霞光閃爍，呼呼風響，口中更道：「來……與少爺比拚幾合。」老者瞧他棒的門路，完全是些花招，便哈哈大笑一聲道：「娃娃，像你使的這種棒法，別說打人不着，打狗還會被狗咬上一口。」蔡濤驟聞此語，氣得肝肺都要迸裂，當將桿棒呼的收住，對着老者焦躁嚷道：「老光棍別要誇嘴，先下場來試一試看，少爺若不攔你鼻青臉腫，頭上凸起兩個老大疙疸，今天決不再活着了。」蔡濤父親誠恐棒下無情，打傷人命，自己雖說不怕官司，也得耗費一些錢米，便將老者袖子一拉道：「你若沒有把握，這武不用比了，待我送你出莊去罷。」老者聽如此說，微微笑道：「武倒可以不比，老師却要當定了。」蔡濤見他恁般癩皮，氣得咬牙切齒罵道：「老不死的光棍，你

是成心來擠訛頭，要在我家敲些油水，好……少爺打你一棒，出銀十兩，打你兩棒，出銀二十兩，假如三棒攔你不翻。俺便奉上百兩紋銀，作爲路費……。」老者微微一笑，躍至院中，對着蔡濤掀鬚言道：「娃娃果真要打，就請你拿棒攔來，爺爺若是偏一偏頭，扭一扭腰，意圖躲閃規避，那也枉自稱做好漢，萬一三棒攔我不翻，咱們還是舊話重提，不折不扣作你師父。」蔡濤見他站在當地，竟沒姿勢，仍然嘻嘻笑着，只叫個人快打……打完好收你作徒弟，當時心中一陣勃怒，即將杆棒使個旗鼓，望準老者腿上攔去，只聽砰的一聲脆響，人家兩條大腿如同鋼鐵鑄成，一閃也沒閃動，反將自己虎口震得生痛，蔡濤究竟是年青氣浮，見識短淺，一棒沒有成功，二棒攔腰便掃，豈知老者擅長內功，精於導氣，見他此棒來攔腰眼，即把體氣略爲收縮，蔡濤一棒下去，恰似打在皮缸上面，軟綿綿的極不得勁，他見二次攔人不翻，胸頭氣更大了，哇哇怪叫一聲，隻手舉起那漆杆棒，一個泰山壓頂姿式，直望老者頭頂劈落，這一下子，旁觀的人好不驚吓，他的父親尤其擔憂，誠恐這一棒下去，老者縱不倒地身死，也得養他一年半載的傷，詎料桿棒擊在頭上，砰的對拆對斷，再看老兒頂門上面，不但毫無創痕，竟連油皮也未擦落，蔡濤到這時候，急忙扔下手中斷棒，撲的拜在地卜道：「爺爺……你要將這一種本領傳給與我，別說當師父，當教頭，就當我的祖宗祖太也都成啊。」那老者微微一樂，即行說出個人姓名，大家方知他複姓公孫，單名一個楚字，原籍乃係江都人民，早年曾經闖過江湖，走過南北，作過驚天動地案子，一般綠林豪傑，見他身材矮小，竄躍如飛

，內功外技，俱極精熟，便齊給他兩個綽號，一名飛燕子，一叫踏雪無痕。公孫楚自膺二名，好不榮耀，一年路過河北境地，碰着大幫鏢車，他因手中盤川缺乏，便即截住去路，要借千兩紋銀使用，不料保鏢那位達官，也很強梁，不但分文不給，反罵他瞎眼睛，公孫楚經過名師指點，內外功夫好生了得，尤以金鐘罩練到非常到家，可是俗話說的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，飛燕子要憑外面拳腳，身內氣功，換取金銀財寶，人家更說不動刀杖，即可將其制伏，結果，二人扔下兵器，白手搏擊，並將鏢車賂做利物，誰贏誰拿起走，公孫楚和人交手之後，不到三五照面，却被人家運用點穴之法，輕輕點倒，趕起他那一幫鏢車，揚長而去，所幸那位達官指下留情，沒點死穴，他又練有較好內功，方纔未喪性命，後來公孫楚向人打聽，方知那位年老鏢師，姓趙名鵬，河南洛陽人氏，綽號叫做拿雲叟。公孫楚聞是趙鵬，不覺倒拽一口涼氣，深悔自己不該那樣孟浪，如今敗在他的指下，半世英名付於流水，豈不可惱可恨，飛燕子要報一指之仇，兼避綠林恥笑，遂即銷聲匿跡，隱居茅山，一面央求師父大明和尚，指點內功，一面精練幾種毒藥暗器，他這樣苦習三年，功夫愈益卓越，方纔前往洛陽城內，尋找趙鵬報復前仇。反至彼此動起手來，仍然不能取勝，他便假作敗北模樣，引誘趙鵬自後追趕，公孫楚在那時候，心腸一狠，連串打出三隻毒鏢，拿雲叟身體雖甚敏捷，眼神却難及得年少，他在最後一鏢打來，躲閃稍微遲緩，正中左邊肩頭，可憐一位名震南北英雄，剛勇無匹鏢師，竟因毒入血管，醫藥罔效，帶着忿恨而逝，公孫楚打聽趙鵬已死，悻悻離

開洛陽，想到自己大仇已報，威名恢復，也就不願再闖江湖，即在茅山結廬居住，後來聞說兗州蔡家堡內，出了一個頑童，專門打走教授武藝師父，他因一時好奇心動，竟下茅山，來到兗州，訪着蔡家莊院所在，上門自請爲師，並且達到願望，蔡濤經他一再點撥，藝事果然精進，無論明拳暗腳，長槍短刀，以及一切軟硬工夫，俱皆學得超邁絕倫，入木三分，非比早年徒具皮相，後來他的父母相繼亡故，飛燕子又辭別回山，蔡濤那時正在壯年，越發倚仗自己豪強，欺壓鄉黨鄰里，及至到了四十來歲，他已生了三子二女，長名紀綱，次名紀國，三名紀勳，兩個女兒，名叫淑英秀英，光陰倏忽，歲月如流，轉瞬之間，蔡濤年逾半百，他那五個子女，亦俱長大成人，且皆生得虎頭豹額，猿臂狼腰，剛健婀娜，嬌艷無匹，真的一個賽似一個強壯，一個賽似一個美麗，蔡濤因爲自己年幼之時，即愛耍槍掄棒，怕讀詩書，便教他們兄妹五人，亦均去學武藝，這麼一來，蔡家堡內居民，愈加遭受他們父子欺侮，有的甚至懼怕權勢，要遷避他鄉，不敢再在境內居住，蔡濤瞧見子女如此英雄，心內尤其歡喜，復又杜撰幾個綽號來壯聲色，他因自己年近六旬，鬚髮漸白，因名皆搖龍，長子身長力雄，威風凜凜，便號鎮山虎，次子竄房躍脊，如履平地，名叫飛天虎。三子紀勳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丰致翩翩，情性灑落，即以玉面虎三字來作綽號，淑英秀英雖是兩個姑娘，但因學得拳脚嫻熟，藝事出衆，給她二人也取兩個名字，一個叫賽善微，一個叫粉牡丹，蔡濤撰了一龍三虎兩枝花的綽號，便令江湖朋友互相傳播，以顯自己威風，這樣不到兩年，他們父子六人名氣

果然傳遍天南地北，海角天涯，只要是武林中的英傑，江湖上的好漢，聚面談起話來，莫不嘖嘖稱譽，盛贊兗州·蔡家堡如何英雄，杜雲飛這次路過兗州，本也想去拜望，和他父子結識結識，及至住在張老者店內，經他說出蔡靖等暴行，紀綱兄妹一切驕橫放恣，他方歇下那種念頭，冷笑不止，今日杜爺出外閒步，給賣武漢子幫一幫場，瞧見被打倒的惡霸，正是綽號飛天虎的蔡紀國，因為鄭家公子苦苦勸阻，自己遂亦上前解說道：「趙兄久跑江湖，氣宇洪大，何須同他一般見識，再說鄭雄公子如此調解，你也應當忍耐些須，看在他的面上，饒恕蔡家阿哥一次得了。」趙傑雖然滿腹怒氣，經他二人苦苦攔阻，也不好過於固執，遂對飛天虎冷笑道：「老爺每日在此擺場，決不稍行逃遁，你是英雄好漢，只管來找趙某，不用攀扯人家賜銀公子。」鄭雄一面纔扶蔡紀國，一面嘲笑他道：「二爺尊號是飛天虎，看來很不恰當，應該打從今日爲始，改做坐地虎三字，方纔名實相符啊！」四週瞧看熱鬧的人，聽見鄭雄這樣譏諷，尤其大趁心願，遂皆哈哈大笑不止，蔡紀國知道自力薄弱，不是別人敵手，當時羞得滿面通紅，由地下蹭碌跳起，對三人發恨一聲，連連說道：「打得好……。」即行如飛而去，鄭雄因為年歲輕幼，經驗毫無，他見惡霸狼狽奔走，只道一了百了，便又重興請教二人姓名，並笑笑言道：「小弟欲要做個東道主人，請二位草酌數盃，不知肯賞光嗎。」杜雲飛正因飛天虎去意不善，很替鄭雄趙傑耽憂，今聽他願作東道主，正好商議一切，遂向趙傑慫恿言道：「鄭公子這番盛意，你我不可辜負，好在四海之內，皆爲弟兄，擾他一席，也不爲

過。」鄭雄聽如此說，心中大喜，即叫身後跟的小厮，代趙傑收起場子，拿着賣武使的刀劍，將他二人讓至鎮內酒樓，排着列饌，遞盞傳盃，一面傾吐胸中欽慕，一面泛論時下英雄，彼此談得好不淋漓痛快。杜雲飛酒飲數鍾，突然思及一事，便向趙傑匆匆問道：「趙壯士，某家有個知交朋友，不但和你同姓，而且同鄉，未知可是壯士一族。」趙傑聽了此言，微微一怔，當忙笑答道：「敝族干戈蕃盛，人口衆多，但在洛陽東鄉居住的，宗派向未紊亂，不知尊問是那一人。」杜雲飛一手擎着酒盞，一手翹起大姆指言道：「某家探詢這位老友，委實是一奢遮英雄，不但貴鄉人人該知，個個應曉，就是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，各州各縣水旱碼頭，誰亦知道他的名氣，俺那老友姓趙名鵬，綽號人稱鐵臂蒼猿，晚年又叫拿雲叟，想不致於玷辱壯士尊姓。」杜雲飛話方至此，即見趙傑雙眼流淚，不勝悲戚，卜通跪在自己跟前道：「您所問的這人，正是小子先嚴，如今去世已十餘載，這樣說來，老前輩敢是原名杜化綽號江都客的杜叔父嗎。」杜爺聽他如此的說，一面將其扶起，一面很詫異言道：「某家正是那個名字，賢姪……你的乳名叫做小獅子嗎。」杜化見他只管點頭流淚，心中尤其驚疑，便將高擎着的酒杯，拍然放落，向趙傑急急詢問道：「關於令尊逝世音訊，江湖傳說不一，有的說是仇家暗算，中了毒弩身亡，有的又說年歲高邁，一跌便成千古，愚叔那年遠遠黔中，被事羈絆，實在分身不得，更因未接你家訃告，難以證明，但願傳聞都是虛假，及至後來返回江浙，確知你父死雖死了，究係年老身衰仙逝，抑爲仇家狙擊，直到目前仍不明晰，今觀賢侄這副形狀

，爾父想必死得奇慘，仇家姓名叫作什麼，當日如何秘而不宣，可對愚叔細細說明……」趙傑聽了杜爺言語，即將飛燕子攔劫鏢車，卒被點倒，後來怎樣尋到洛陽，要報仇恨，我父憑着掌中金刀，胸中學問，鬥沒十數餘合，復又大佔上風，穩操勝算，詎料那飛燕子心腸毒狠，練有各種毒藥暗器，見硬工夫不能取勝，便將毒鏢連串打出，我父因爲年高眼花，躲閃稍遲，致被最後一鏢命中。那時鏢局還未關閉，貨物堆積如山，誠恐將此信息傳出，第一途中必遭強人覬覦，第二挫折我父半世英名，第三賊人綽號爲飛燕子，真實姓名尙不知曉，假若一年半載未能報仇，更教江湖英雄笑話，說拿雲叟威武一世，他的兒子却如豚犬，愚侄因爲上面三點理由，故即秘而不宣。只在暗中訪察仇人姓名，豈知光陰過得迅速，轉瞬已是十一二載，不但父仇沒有報得，自己反倒淪落不堪，想起好不羞煞愧煞，杜化見他說至此處，眼淚復又潛潛滴落，回想個人當年漫遊江湖，行至洛陽，曾蒙趙鵬指點武藝，深相接納，並在一般豪傑面前，廣爲揄揚，如今事雖隔却多年，景象猶未泯滅，不想他會死得這麼悲慘，江都客憶及老友情分，心中尤其悽惶，瞧見趙傑那麼傷感，遂亦洒下幾點同情之淚，鄭雄到此時候，方知杜爺乃是當今大俠，趙傑亦係英雄後裔，當急立起身來，拜在杜爺跟前道：「小子有眼無珠，未識廬山真面，竟敢這樣分庭抗禮，對席相陪，褻瀆不恭之罪，還望您和趙兄原諒。」杜爺見他如此相敬，心內轉生喜悅，一面匆匆攙起鄭雄，使歸原座，一面復對趙傑安慰道：「賢姪存有這番孝念，皇天終不辜負，日後必能獲着仇人，昭雪爾父胸頭遺恨，現在你的

病體初痊，精神未復，又七八載沒有回家，若依愚叔相勸，還是先行返鄉一次，待等精力恢復，再出外面躡訪不遲。」原來杜爺聽畢趙傑之言，知道飛燕子即係公孫楚，綽號又叫踏雪無痕，目下雖然年逾花甲，內外工夫好生了得，漫說趙傑非其敵手，找去白白送了性命，就是自己和其對壘，亦未知孰勝孰敗，杜化因知老友僅一獨子，應當接續趙氏香煙，莫使中道斷絕，故勸趙傑返回洛陽，將養病體，以後再訪仇家下落，其實他在此時，已將報仇這付千斤重担，輕輕移到自已肩上，願替趙傑去找踏雪無痕，不過眼前存在心裏，未便說明，是恐趙傑心切父仇，不自量力，假如再將一條生命，送於公孫楚的手中，豈非自己多言之過……江都客因見及此，極力敦勸趙傑回鄉，並允替他籌措盤川，鄭雄見他叔姪二人，十分情深意摯，心裏益發欽佩，自己且欲乘此機會，拜認江都客爲師，遂即從旁插口道：「杜老英雄亦在客中，何必再向各方張羅，晚生家內雖不富豪，但對趙兄返洛川資，尚可勉效棉薄。」鄭雄言至這裏，急向酒保討來筆硯，匆匆寫了一信，吩咐小廝速送回家，去了沒有半頓飯時，那個家丁即行趕來，並稍回兩封巨銀，數目約有百十餘兩，趙傑瞧見鄭雄公子，將銀打開，一錠也不留下，歸數摺在自己跟前，當忙向其笑笑推辭道：「尊兄既要贈我路費，十兩碎銀已足，那裏需要恁多使用。」杜化因爲鄭雄人雖年青，性頗豪爽，聽見趙傑如此的說，沒有待其回答，即行含笑言道：「吾姪臥病此地，已有月餘，店中自然欠些零星賬目，鄭兄既然這麼厚誼，你可不要辜負盛情，再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你們何不即此席前，拜個把子，結爲金蘭義友

，等到將來，彼此也多有個照應。」鄭雄聽了杜爺言語，正中自己心懷，當忙跳出席來，拉住趙傑樂嘻嘻道：「小弟適纔之時，即蓄此意，惟因個人技藝微末，不敢毛遂自薦；今憑杜老英雄這句吩咐，吾兄雖然委曲一些，也得認我做個小兄弟罷。」趙傑見他像貌英俊，性情爽直，出身富豪之家，却沒一點紈袴氣習，心裏已自十分願意，今聽杜爺這麼的說，他又如此誠摯要求，自己怎能高抬身價，加以拒絕，因即笑笑謙遜着道：「趙傑乃一粗鹵漢子，胸中毫無真質學問，如今既承杜叔推薦，鄭兄謬識，委屈在您，俺是過於高攀的了。」鄭雄見他毫不推辭，心中尤其喜悅，急忙叫人擺設香案，買來神碼，當天焚化過了，自己即和趙傑三跪九叩，行罷結盟大禮，復與杜爺連磕三頭，酬謝他的介紹，趙傑見他賦性天真，一團稚氣，暗中亦甚歡喜，因思自己既和鄭雄結義，一世便算弟兄，他的年齡現已十九，武藝方纔入門，假若不得一個名師教授，實在難望成就……趙傑想到這裏，瞧見杜爺高踞席上，面帶喜容，時用眼睛顧盼鄭雄，不住點頭微笑，意思煞像十分愛惜，他當急急走至席前，一面給杜爺斟換熱酒，一面便將個人心意說出，懇求他把鄭雄收作門徒，江都客聽了這一席話，還沒表示可否，即見鄭雄撲翻身軀，倒地便拜，口中更連連的高聲說道：「昨夜燈花重爆，今朝喜鵲啁啾，我道什麼好事臨門，原來主在目前既獲益友，復遇良師，請您老人家萬勿推却，收了我這弟子得了。」杜爺聽他如此的說，想到適纔結盟之事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「俗話說：打人一拳，還我一掌，這是自作自受，理所應得，好……我就收你做弟子罷。」鄭雄聞此一語，

無異窮人掘出古窖，花子拾得黃金，即在地上連連叩首，拜了師傅，轉而立起身來，又給趙傑作揖打拱，稱謝不已，他們這席筵宴，一直吃到日色平西，方纔終席，趙傑因爲結義關係，不好再作推辭；便將那一百兩銀子，收下半數，並道足夠一切盤纏，鄭傑在此時候，那裏由他分說，即把剩下銀兩，掃數揀進他的綑袋裏面，更留趙傑多住幾日，再行啓程，杜化因知踏雪無痕公孫楚，曾經教過蔡壽武藝，圖保人士俱皆知曉。倘被趙傑偵出首尾，得悉飛燕子即係踏雪無痕，那時却沒方法攔阻，故於鄭傑挽留之際，即行匆匆言道：「你的盟兄因爲離家日久，現在又大病初痊。正好教他從速回鄉，和家人們同慶圓聚，好在你們來日方長，會晤機會正多，何必爭此一時半刻。」趙傑經過杜爺這麼一說，自己怎能再留，當即繫好綑袋銀兩，討過賣武兵器，又向江都客叩頭告辭，與鄭雄握手作別，約在明年春暖花開，自己便來山東探望，即行匆匆下樓去了。現在不言趙傑返回客店，算爲房錢伙食，便於當晚離開現地，一直返回洛陽，只說鄭雄拜了杜化爲師，心中好不歡喜，送別趙傑之後，即令家人開銷賬目，開發酒錢，他便跟在杜爺後面，逕回張家老店，搬取一切行李，張老者因爲杜爺當今豪傑，又在店內居住多日，如今驟然搬去，很覺戀戀不捨，當即囑他沒事之時，常來店中閒話，免得老拙惦念，江都客見他恁般情摯，心裏更爲感動，故亦連連點頭答應，鄭雄瞧見杜爺沒甚行李，僅有一支包袱，一把寶劍，一張長不盈尺描金彈弓，當令跟隨來的兩個小廝，一個揹着東西，一個趕先回去通報，及至他兩師徒到達莊外，早見碧陰陰的槐樹下面，站着鄭雄父兄，

和幾個有體面的上等管事，俱在那裏含笑迎接，杜化見他父兄，如此好禮，實不愧詩書後裔，心中自甚喜悅，正擬疾步跨上前去，拱手稱謝，那鄭學勤老爺，已然走到身邊，冲着自己連連作揖道：「小兒幾生福慧，修來這般緣法，得蒙英雄垂加青睞，收作弟子，此是鄭門闔族光榮，非僅小弟一家之福」。杜爺一面還禮不迭，一面謙遜言道：「杜某不過一介武夫，在江湖上濫邀虛名，老先生何必謬加贊譽」。鄭老爺聞如此說，復又哈哈笑道：「當今海內四大奇俠，老英雄名列第二，犬子得蒙收在門牆，怎說不是寒門之幸」，鄭學勤說至此句，即將杜爺讓進莊中，在客廳上分賓主落坐，隨叫長子鄭洵上行禮，大小管事叩頭參見，最後便令家人速備筵席。與杜師傅接風洗塵，鄭雄在此時候，更把酒樓結義情形；同父兄稟告一番，鄭洵聽了即行笑說道：「兄弟年齡也不小了，怎麼遇事這樣糊塗，你和那位趙傑壯士，既然拜了把子，結爲金蘭，無論他的歸心怎樣似箭，亦當請到家中小住數日，方纔合乎人情道理。」鄭老爺聽了此言，急忙含笑說道：「雄兒，你與盟兄分手不久，現在想未啓程。他住鎮內那家店裏，趕快叫人請來，爲父也要和他廝認……」。江都客聞聽他父子言語，即忙笑笑攔阻道：「趙傑沒有起身之前，賢郎原即挽留住下，是某見他離家過久，眼前病體又未康復，故即勸他速返洛陽，第一可慰家人盼望，第二能夠着意將養，第三尙有一層極關緊要信息，恐他在此打聽出來，眼前便有性命危險，所以促其尅日還鄉呢。」鄭雄聆罷此語，心內卜通一驚，忙請師傅訓示明白，以釋個人疑抱，杜爺見他盤根究底，復行搖首笑道：「你和趙傑盟兄

盟弟，說了終會洩漏，教他作了無益犧牲，豈非爲師罪過，現在你應上緊學習武藝，等到過了一年半載，內功外技十分成熟，能夠助他一臂之力，那時再行告訴你們得了」。鄭老爺聽畢此言，不住點首稱是，並打消了迎請趙傑念頭，少時酒宴排列齊整，即請杜爺入席，一直吃到魚更二躍，方纔盡歡而散，從此以後，杜爺便在鄭府裏面，教授武藝，不但闔鎮人人皆知，個個俱曉，就是素以強暴陵人的蔡家父子，也都收斂一點形迹，不敢像從前那麼橫蠻，誠恐自己所有劣行，吹入杜化耳內，他是慣打不平江湖好漢，鋤強扶弱俠義英雄，假若得知這些實情，代替被害之人硬來出頭，我們父子縱然一齊出去，也絕不是人家敵手，蔡濤見到此一點上，即將子女大加約束，不准再在外面生事，至於蔡紀國那次受辱，及被鄭雄奚落到了萬分，也只好另想主意。徐圖報復，否則等待杜化走了再作道理。飛天虎因爲被攢一跤，又遭鄭雄當衆譏誚，心中着實氣惱萬狀，今聽父親這樣叮囑，不由憤憤言道：「孩兒前日受那陵辱，今人好不羞殺氣殺，這個面子如若搬不回來，蔡家堡的過去威風，勢必一掃精光，墮地無餘，教江湖上多麼笑話，俗語說，逢強智取，遇弱力擒，鄭家既有杜化保護，硬鬥不得，咱們亦當另想主意。暗中陷害，教那鄭家人亡財散，雞犬不留，方纔吐出胸中這口惡氣」。蒼髯龍經過兒子這麼一說，雙眉略顰，計上心頭，即向長子紀綱附耳低言，吩咐數語，並教他在今天夜內，趕快去辦此事，明日我還別有計較，命令一個心腹朋友去幹，鎮山虎聽了父親密語，連道好個計策，由他杜化怎樣精明，鄭家父子怎樣老成持重，也得教他妻離子散，廬舍坵墟

，方纔顯出俺們手段，俺們狠毒，在江湖上的八面威風。紀國紀勳四個弟妹，瞧見大哥恁般誇耀，不知父親定下什麼計策。這樣神奇厲害，便即同聲向他詢問，鎮山虎一面笑着，一面如此如彼，復對弟妹轉告一遍，並囑他們口齒嚴密，萬勿洩漏，否則，這場劫盜人命官司，提防打在自己頭上。那不變成俗話說的僵蠶作繭。細織細纏，結果反將自身繞在裏面，轉動不得，豈不愈發叫人笑話。現在不言蔡家堡內，暗施詭計，密佈奸謀，要想掙回那次顏面，吐出胸頭惡氣。只說鄭雄自拜杜爺爲師，每日早起練習拳腳，掄耍刀鎗。夜晚人靜之後，更在院中，投擲暗器，嚴練一切竄躍工夫，中午沒有事的時候，因爲目前正當仲夏，天氣暑熱。他便陪着師傅，漫遊鎮內名山古蹟，道院禪林，如遇到得口中煩渴，腹內飢餓，便在臨溪傍水村酒店中，小酌數盃，以解疲乏，雖沒什麼山珍海錯，美酒佳肴，但大盤切來的肉，大盃斟上的酒，坐在綠樹陰濃窗前，面對層疊青山，俯瞰灩澦溪水，一面喝着，一面密談，倒是另具一種風味，一日他們師徒二人，野酌方畢，閒遊鎮肆，忽見一條黑凜凜大漢，頭戴破舊遮陽草笠，身穿補綴暑涼綢衫，腿縛雙籐護膝，足登八搭麻鞋，腰間繫着一條褐色纏帶，肩頭斜掛一支土布包袱，手內高擎一把鯊魚皮鞘寶劍，上插發賣草標，正在路旁來回兜攬買主，杜化因見此人身體魁梧，氣魄雄厚，雙眉緊蹙，滿面憂容，像是初遭淪落外鄉漢子，不由對他連看幾眼，詎料那漢子長吁一聲，邁開虎步，跟在他兩師徒身後，又微微歎口氣道：「人怕落圈，鐵怕入爐，某家來到山東地面，投親不着，謀事無成，今日路過此地，盤川花費盡了，目下萬分無

奈，願將祖宗留下這把古劍，廉價售出，作爲回鄉斧費，誰知站了偌大工夫，竟沒一人前來照顧，這正是：「寶顏多命薄，豪傑常坎坷，黃金當做破銅賣，猶沒人識喚奈何」。江都客一面慢慢走着，一面在和鄭雄閑談，聽見大漢此等言詞，恰似江湖上的術語，當時心中一陣暗笑，並沒介懷，後又聞他慨然說道：「偌大一個蔡家堡，竟沒識得兵器好漢！」。他兩師徒陡聽此語，一齊掉過頭來，那漢吱溜一聲，掣劍出鞘，當見一片寒光閃閃，冷氣颼颼，雖在盛暑季內，亦覺光芒逼人，涼侵毛髮，杜爺此時，失口叫聲「好劍」，便向那漢說道：「拿來我瞧」，及至將劍接入手內，看那劍長短不到三尺，最寬無逾八分，刃如紙薄，光賽秋霜，脊上滿鑿梅花瓣子，兩面約有三五十朵，再看劍柄裝飾，金鑲玉嵌，珠寶騰輝，上面並鐫有「梅花古劍」四個蝌蚪文字，實在不同凡俗之品。杜爺將劍觀看完畢，心內不住暗贊。遂急開口問道：「漢子，你這寶劍要賣多少錢」。那漢長歎一聲道：「某家窮途末路，無法還鄉。此是祖宗遺留下的東西，賣多愈增罪孽，賣少川費不敷，官人如是巨眼英雄，認識名器，愛惜此劍，不殊寒門，某家情願半賣半送，取值紋銀百兩足矣」。杜爺聽這價錢，雖非過高，但亦不賤，因即對他言道：「漢子，你這寶劍好却甚好，可是尺寸不足，尤其不像男子使的，非是某家故意勒掙，還你半價也該成交」。那漢聽了杜化批評，復又歎口氣道：「官人眼睛果真聖神，看得不差毫厘，此劍原是先妣佩帶，特牠建立許多功勳，罷……硃砂賣了黃土價，沉香把做亂柴燒，酒家等着要錢使用，再行讓您二十兩得了。」鄭雄一旁聽着，想他必是將門後裔，勳戚

舊家，急忙插口問道：「壯士高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」那漢將頭搖一搖道：「洒家原籍河北，現在流寓蘭州，公子休要問俺姓名，說來益發令人慚愧！」。杜雲飛聽了此語，便叫鄭雄勿再詢問，當即將他帶至莊中，不折不扣，兌了八十兩紋銀，那漢重行長歎一聲，方把寶劍交與杜爺道：「此物非同凡品，希望官人愛惜，洒家就此告辭走了」。江都客送出他後，復與鄭家父子觀看寶劍，大家又都喝彩不止，少時鄭洵自外歸來。聞說買得一把好劍，遂亦趕到前廳來看，反見鋒刃明如秋水，柄上珠寶放光，並鐫得有一「梅花古劍」四個金字，不由大驚喜道：「據古劍集記載，越王勾踐諂事吳王夫差，月進樂伎美女，歲進寶馬金珠，每隔三年方進刀劍弓矢，梅花劍長二尺七寸，寬八分，光華奪目，鋒利無比，進入吳宮，夫差大悅，賜與西施佩帶，名劍美人，相映生輝，沼吳之後，西子湮沒，劍亦失蹤：越王索之，卒不可得，……今觀此劍名目既同，長短不謬，型式裝璜，古意盎然，如果真是戰國名器，並非贗品，別說八十兩銀子購來，就八百八千兩也不算貴」。杜爺聞如此說，微微笑道：「不但此劍鑄在戰國，價值連城，即某所使那柄屠龍古劍，亦爲春秋時代產物，絕非秦漢以下可比。大公子博覽典籍，精於考証，你看劍柄所鐫蝌蚪文字，形體古拙，筆劃雄勁，更非近代所能模倣啊」。江都客話說至此，把劍插入鞘內，隨即賜與鄭雄道：「賢契雖有幾把刀劍，皆類平庸，日後不足輔佐偉業，我今將此稀世奇珍，轉贈與你，第一須戒妄行殺戮，第二切禁倚恃驕橫，第三不准利用鋒芒，奸淫擄掠，爲非作歹，倘若犯此三則，爲師即將寶劍收回，更不認你做弟子了。」鄭

學勤聽見杜爺這等誥誡，卽命兒子跪下接受，並要他罰誓遵依，一面更教家下人等，速備酒筵，慶賀獲到梅花古劍，他們爺兒四人，一直飲到皓月東昇，大家俱有幾分醉意，方纔散席歸寢。次晨杜爺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想到這幾天裏面，沒去張兆祥店內，好教老頭兒惦念，今日鄭雄進城有事，沒習武工，我何不趁此閒空，去看看他，順便小酌三盃，也可消此寂寞長晝，杜爺打算好了，佩上永不離身屠龍寶劍，掖了一包散碎銀子，吩咐莊丁幾句言語，便望鎮上緩緩踱去，少時到得張家店內，兆祥老兒好不歡喜，一把拉往後面宅裏，葡萄架下，先沏香茗，後具盃盤，一面淺斟低酌，一面高談闊論，及至杜爺說道趙傑賣武，鄭雄賜銀，蔡紀國忿然來鬧場子，結果反被攆倒地上，惹得衆人訕笑不止，真是自己討來沒趣！張兆祥聽他舊話重提，不由詫異言道：「蔡濤父子稱霸鄉里，魚肉人民，平日該是多麼橫暴，他這一次含羞不言，忍辱自重，莫非懾於尊駕威名，不敢動武，別尋計策暗中陷害，賢兄倒要小心提備纔好」。江都客聞聽他說，冷冷笑道：「杜某闖蕩江湖，三十餘載，南達蜀粵，北抵幽燕，不知見過多少英雄，會過多少好漢，蔡濤老兒若是良心不死，痛改前愆，從今以後不再持強逞惡，欺壓黎庶，杜某便亦既往不究，任他父子苟活下去，倘如惡念不改，依舊橫行閭里，漫說他要暗定點計，來害某家，縱不……俺這膀下屠龍寶劍，亦要拿蒼髯龍解解煩渴」。張兆祥見他說到此句，雙眉直立，二目圓睜，怒氣勃勃，手按劍把，遂卽滿斟一鍾熱酒，笑笑遞給杜爺道：「這又是我多心多疑，多嘴多舌，一句話說得欠些圓活，又叫賢兄生恁大氣，該罰：罰我多喝兩

「盃」。杜爺見他執起巨觥，果真要飲，便微笑道：「老哥說的本是好話，並沒什麼不對，只因某家生性梗直，嫉惡如仇，想起蔡濤父子那等強霸行爲，不由怒氣上撞，其實老兄有何可罰之處」。杜化此話方畢，二人俱皆哈哈大笑，於是拋開蔡家不談，再說別的。少時飲到紅日腳山，歸鵲陣陣，他方別過兆祥老者，帶着幾分薄醉，肩負斜暉，踏上歸途，當他走近鄭家莊前，尙隔五七箭地，忽聽身後鸞鈴振盪，蹄聲雜踏，好像來了不少軍馬。杜爺急忙掉回頭來，運目一瞧，果見後方官道上面，馳來許多人馬，直望鄭莊如飛奔撲，他因看得馬上之人，半爲兵勇，半係衙役皂隸：個個俱都腰懸弓箭，手持器械，總數約有百十餘名，由在一位將官率領；撒開繮繩只望前衝。杜爺瞧見情形特別，不敢直望前走，急忙閃入小徑裏面，看清楚了再作道理，果見那枝飛進人馬，片刻到達莊前，復又化分兩股，一股逕向前門喊吶猛撲，一股直望莊後潮水般湧去，江都客觀此景象，將足微微一蹙，說聲「糟了」，因思自己授藝鄭家，雖僅一月，而他父子三人舉措，確屬循規蹈矩，守禮守法，不是那等胡作非爲敗類，卽就兆祥老者平日閑談，他家五世沒有犯法之男，再婚之女，乃兖州府有名詩書世族，如今不知犯了什麼巨案，竟調兵勇前來包圍兜剿，難道還怕他們父子拒捕廝殺不成……杜化方付至此，猛然想起張兆祥言語，不由又暗暗言道：「莫非蔡濤欲替兒子報仇，明做不得，私下賄賂貪官污吏，陷害鄭家滿門，以洩彼之忿恨，現在我且藏在冷僻地方，觀看一個青紅皂白，假使鄭家父子外充良善，作奸犯科，此時身罹法網，那是咎由自取，俺便不聞不問，逕行離開此地，倘如

真是蔡濤搗鬼，官吏枉法，哈哈：杜某非但要救好人，惡霸賊官也決不輕饒過。江都客熟思完畢，瞧見天色業已黃昏，他當匿於叢莽深處，向鄭家莊遠遠瞭望。過了沒有多大工夫，瞧見莊前一片紅光，出來三四十條火把，接着更見許多兵勇，縛出學勤鄭洵父子，和幾個有體面的管事，然後套上兩部大車。將他數人推在裏面，即擁簇着往回奔走，杜爺瞧那去的人馬，僅及三分之二，便知他們下了樁子，還等拿人，自己此刻若走回去，雖說不怕捉拿，終要露出一些頭面，何況於事毫無裨益，杜爺默念之間，復又想到鄭雄，幸虧今日一早進城，沒在家中，要不，也該一齊拴着走了，不過，他在城中是禍是福，這點教人也很耽心，就是城裏沒入網羅，目前如若撞回家來，亦難逃脫公人手眼：江都客沉思未畢，即見遠處一條漆黑人影飄忽如飛，直望這裏電般疾馳，杜爺瞧這夜行工夫，好像鄭雄，忙由林中躍了出來，望大路上劈面迎去，霎時那人來到跟前，果是鄭二公子，他見杜爺單身至此，便撲咚哭拜於地道：「恩師幸得無恙，弟子心少安寧，可是我的爹爹兄長，俱被逮捕，此去兖州城內，恐是兇多吉少，還望師傅解救：一。杜爺見他說到此句，嗚咽不能成聲，當急將其攙起來道：「今聽賢弟言語，不似中途碰見令尊令兄，方知此等消息，好像預先已有所聞」。鄭雄匆匆拭乾眼淚，便道師傅咱們回家去說。杜爺經他一語提醒，忙對身後看了一眼，見沒有人釘梢，當將方才情景，向他簡略說了幾句，鄭雄聽見不能回家，顏色愈益慘沮，眼淚更紛紛往下拋落，杜爺知他惦記老母，掛念妹子，忙又向其安慰道：「眷屬沒有什麼關係，現時勿須憂心，你我且找一

個地方，商議搭救他們爺倆要緊」。杜爺言至此處，想到張兆祥人極忠厚，且與自己要好，他的店裏雖然人多眼雜，住着不大方便，內宅倒有幾間空着房子，可以借居，江都客興念及此，即將鄭雄帶至張家，敲開後門，兆祥見是他兩師徒，心內不由嘆咤一驚，忙把二人讓進屋中，分賓主坐落，隨向鄭雄低聲問道：「鄭公子你家究因什麼事情，遭受官府如此拿辦，合鎮的人莫不同聲感歎。替您令尊令兄耽着憂慮」。鄭雄聞如此說，即向杜爺和兆祥道：「弟子今日去到城中，是給一位親長拜壽，沒想酒席之上，聽得一個極其嚇人信息，即是兗州鼎鼎大名楊侯爺家。新近發生一大盜案，不但劫去許上珍貴寶物，還殺死一名看房婢女，在那被盜物品裏面有顆價值連城琥珀夜光寶珠。一柄滿鑿梅花古劍，更說這兩件東西，是老侯爺寶貴之物，小侯爺愛得勝過性命，如今着落兗州官府，上緊緝捕殺人盜寇，追尋失去物品，倘若短少一分一毫，他即行文山東督撫，或逕向老侯爺修封家書，合城文武官員，不但前程保留不住，還得擔負賠償責任。：弟子聽了這遍言語，想起前日買的那柄寶劍。名目正相符合，當時好比一個焦雷轟頂，驚得手足俱皆失措，因沒等待終席，即行託故辭別主人，匆匆出城，且恨不得肋生雙翼，飛到家中，將那一口梅花古劍，或是嚴密收藏，或是乾脆燬掉，以免日後受其禍害，孰料奔至中途路上，關聖帝君廟前，即見劈面湧來一簇人馬，燈球火把，刀槍明亮，聲勢好不威武雄壯，弟子瞧見情形特異，急忙伏在路旁草中，留神觀察，火光之下，果見那羣馬隊裏面，押解兩部敞頂無蓬大車，一輛拴着父親兄長，項圍鐵鍊，反剪雙臂，直和犯了彌

天大罪一樣。另一輛上，縛着幾個管事家人，連環鎖住胳膊，誰也不用打算逃逸。弟子觀此景況，知道家內是給抄了，當時一陣急痛攻心，險不昏暈過去，惟因自己僅是一人，手中又無寸鐵，眼看父兄蒙此奇冤，受此大辱，沒有方法搭救出險，只好忍着一切悲痛，急急往回奔走。誰知他們意猶未足，還在家內安下樁子，中途若不碰見師傅，說明原委，弟子在此時候，亦早成爲階下囚了。杜老爺聽畢鄭雄之言，方自默默深思，那張兆祥却嘵成一團道：「杜老兄弟，你乃外省之人，不知俺們兗州城內這位楊小侯爺，勢力夠有多大，他的爸爸老侯爺楊鉞，乃是朝廷開國元勳，爵封一等亭侯，現在鎮守蘭州，堽上好不恩寵，倚爲西北鐵壁，小侯爺名叫楊彬，年約三十餘歲，仰仗他爹八面威風，在兗州城可稱一霸，那個官員敢不前去奉承。他的府內果如出此盜案，却走明珠古劍，殺死看房侍婢，那麼，鄭老先生這場嫌疑官司，別說要輸到底，只怕還有性命危！」。江部客見他說到此字，急忙嚥住，並把眼睛去瞥鄭雄，面上現出悔懊之色，他將眉望上一挑，破口問道：「這楊小侯爺品行怎樣，是否欺壓良善黎庶？」。兆祥鄭雄聞如此問，不由同聲說道：「楊彬雖然倚父權勢，稱霸兗州，倒不怎樣橫蠻強暴，魚肉人民，只因性情牛得浮燥，專愛管那閑是非，凡事經他處理過的，調解得對，雙方固俱心平氣和，歡喜了結，倘如不對，負屈的人也得拱手稱謝，自認倒霉，要是口出異詞，不服評判，他便掇開當事的人，將糾紛攬在自己頭上，和你決不善罷干休。杜化聽他二人所說，略爲點首，急向兆祥討來紙筆墨硯，匆匆寫了兩張字條。隨又問明楊侯邸址，立時站起身

來，對鄭雄牢牢叮囑道：「賢契安然住在此處，不用悲戚，爲師今夜進城一次，勾當兩宗要務，至遲明午可以回來，你切不要胡思亂想，擅離此地，假若再有一點差錯俺却如何兼顧得來」，杜爺說到此時，復又拜託兆祥老者。照應鄭雄，千萬別讓他離這裏，有什麼事待我回來商量，他這樣一一叮囑過了，卽行出至院中，只把身軀略微聳動，便早竄登南房，接着幌了幾幌，去得更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，兆祥瞧見此等工夫，又是驚訝，又是贊歎，半晌方纔回至房中，敦勸鄭雄安歇，自己復陪着他一同寢處。現在不言張家情形，只說江都客杜化，躍上屋脊，跳出牆垣，遵循平坦坦陽關大路，施展夜行本領，疾如電掣，迅比風馳，沒有兩頓飯的工夫，卽行到達兗州城外，此時正是五月中旬，銀河高潔，皓月當空，蔓草離離，野風琴瑟，遠望兗州城南門，關得鐵桶一般嚴緊，醮樓上的戍鼓，恰咚：敲着三更三點。杜爺瞧見城門已閉，弔橋高拽，想那東西北三門，自然一齊上鎖落鍵，他因學勤父子遭受冤枉，被捕到官，漫說生命危險，不可預卜，就是稍微動點刑法，他們爺倆亦耽不住，俗說：「救兵如救火，救人莫蹉跎」，我們任俠行義之人，眼看着這等冤屈，怎不替他父子涮洗：江都客想到這裏，急忙沿着護城小河，往東行走，揀那淺灘低瀨地方，涉行過去，好在盛夏季內，源流涸竭，最深之處，亦纔沒及膝蓋，杜爺到達護城河北，復藉飛抓竄登女牆，然後按照鄭雄所說路線，直望鼓樓後街奔去，少時到得楊侯府邸外面，瞧見牆內樓閣差參，高插入雲，樹木蔥蘢，無異碧海。他這一座宅第，粉牆蜿蜒，約達二里，竟將那條鼓樓後街佔了一半，江都客看在眼里，不由點

頭歎道：「侯門深似海，這話說得絲毫不假，我今來到這裏，不管是海是洋，也得進去走上一遭！」。杜爺剛言至此句時，忽見一條灰色人影，撲登牆頭，轉眼便即消失踪跡，杜化瞧見牆的高度直有丈餘此人飛行工夫，好生了得，因忙緊束腰間絲絛，跟着竄了上去，低頭一看下面所在，却非正宅，乃是一座巨大花園，其中山石層疊，花木扶疏，細草如茵，清泉似帶，映着銀水一般月光，看得好不真切，而那夜行人的踪影，仍却絲毫沒有發現，杜爺想到自己蹣跚躍上，並未耽擱，他縱去得如同飛鳥，也該投下剎那影子，何況誰有鳥般迅速，要不就是我的眼神出岔。一時看迷糊了，錯把樹葉颯動陰影，當做了人，自己在此疑神疑鬼。杜化方想到此，突見一疊太湖石後，那條人影復又飄出，且望東南有燈光處撲去，他在此等時候，看得十分真切，且見一種忽起忽伏姿勢，乍隱乍現形態，便知不是府裏人物，定係江湖道上朋友，遂亦輕輕飄落牆頭，踏着他所走的那條線路，躡過牡丹亭，飛越芍藥圃，橫跨芙蓉池，斜掠茶蘼架，轉過一叢紅杏林子。那條人影幌了幾幌，突又不見一點痕跡，杜爺再看燈光處所，却是一幢精緻小樓，距離亦僅兩箭遠近，他當掣出腰間佩劍，作個提防。仍揀花木罨映曲折小徑，繼續奔走。霎時躡至小樓跟前，看見外面一道紛白矮牆，擋住去路，並有女子聲音在內笑說道：「老虎不在家，兔子也造反，小王，你再向我嬉皮笑臉，伸手動腳，一味找取便宜，看我回頭告訴不！」。接着更聞一男子言道：「得啦！」蘭花姐，饒你罵了我是兔子，還得告一上狀，好姐姐，積點陰德，修修來世，別再托生一個女的，讓老太太罵是小鬼頭，少奶

奶罵是攪家精，只有大公子跨你好能幹，好正派，將來更要替你蓋座貞潔牌坊，豎在園子裏面，不過，上面四個字兒，很爲難擬，公子問道我，我又問到師爺，師爺又請示老太太，老太太仍叫題「小鬼頭」請示少奶奶，少奶奶仍教題「攪家精」，最後還是俺小王才高學廣，擬妥四字，不但冠冕堂皇且又大方切實，這四個字叫作什麼，就是「人盡可夫」。杜爺在外聽如此說，險不笑出聲來，因知這個蘭花姑娘，定係楊彬嬖戀婢女。每晚必要來此歇宿，因急繞到小樓後面，躍進牆內，伏於暗隙竊窺視，果見樓前葡萄架下，安放一張涼榻，上面搭着引枕靠手等類東西，一個年約十七八歲女子。頭挽蓬鬆墮馬髻，身披綾綃浴衣，蛾眉淡掃，脂粉薄施，半欹半斜躺在榻上，姿態好不嬌慵豐冶，就教畫工也難描繪一二，杜爺再看她的身邊。除開一個頭總雙角小廝，還有兩名年幼丫環，且俱睜得前仰後合，只打盹兒，由着他們二人恣意調笑，一點也不知覺，江都客暗瞧至此，復聞她問那小廝道：「外面來的什麼貴客，一談老大半夜，公子到底進不進來，我可真要睡覺去了」。小廝聽說之後，嘻嘻笑道：「我是奉命來送信兒，送到了就算完事，公子來與不來，在他，等與不等，在你，不過，公子爺那個爆性，你是知道，假若和他過分警扭，或者故意拿捏，紅皮鞭子抽在身上，誰能代你分點疼痛？」。杜爺見他話沒說完，即被女郎低啐一口。接着更見由外奔入另一小廝，氣喘吁吁言道：「公子和客進園來了，要在樓上大開夜宴，你們還不快去迎接」。江都客恐怕人多眼雜，覷出破綻，急把身子縮了回來，隱藏嚴密，然後運用目光探視，過了不大工夫，牆外一片紅光沖起，照耀林木

，驚得古樹上的宿鳥棲，鴉楞楞飛騰，隨又聽見甬道之上，步履雜沓環佩叮嚙，好像進來的人，有男有女，特別衆多，不止三五個人脚步。杜爺心中正自暗忖，果見當頭走入四個僕役手提紅燈，在前引路，後面緊跟，許多家丁丫環，護院教師，手裏多半持着器械，中間走的三位官人，一個身穿天藍色繡子，項掛瑪瑙朝珠，五綵長鬚，狀甚儒雅，一個頭戴雙眼花翎，滿身戎裝戎服，巨目濃眉，貌極威風。杜化再看第三個人，身高六尺，膀闊腰粗，二目炯炯放光，聲音異常洪亮，他左手搖着一把蕉葉扇子，右手緊携道纔那個美姬，不但沒穿公服，竟連一件長衣也未披上，並且昂頭闊步在前行走。江都客一面瞧着，一面暗暗想道：那個身著四品官章老兒，必是兗州知府顧有道：雙眼花翎武員，定係守城都統蓋世勳，挾姬搖扇那條莽漢，還有何人，錯非獨霸兗州小侯爺楊彬，誰敢這麼褻瀆官府，大刺刺的教人畏懼。杜爺瞧見他們且走且說，逕行登樓，自己怎能混雜上去，遂卽蜚到後牆下面，瞥見靠窗有株槐樹，既高且大，枝葉繁密，不但可以窺視樓中，更能隱蔽身子，他當運足氣力，一竄上樹，將那靠近樓窗枝葉深處，騎在上面，運目凝神向裏張望。樓內此時燈光倍明，綺宴初開，楊彬手中拿着一把鋼鋒，正是自己前日買的梅花古劍，一面反覆觀瞧，一面對二客人嘖嘖稱謝道。「若非二位四出偵騎，晝夜緝拿，不獨此劍不能還歸舊主，矢而復得，卽連小婢被殺血案，亦難得到迅速昭雪，不過，還有一顆照夜明珠，家君更爲珍愛，尙望顧翁嚴鞫盜犯，將珠追回，一旦全案審理完結，俺卽詳修家書，馳報侯爺，二位指日便可榮陞了」。杜爺聽他說到此處，卽見

顧知府滿面堆笑道：「如蒙彬翁如此提拔，門生更是感謝不盡，只要侯爺一力保舉，得到遷陞美缺，以後自當加倍孝敬。」杜爺見他話方落聲，那蓋都統早已離席出座，冲着楊彬的磕下頭道：「您是俺的乾爹，老侯爺是俺親爺，他若保上一本奏摺，怕不陞俺總督將軍，到那時候，不把好東西來孝敬您，俺不害怕天打雷劈……」杜化見他這樣卑劣，比顧知府更其糟糕。當時不覺暗歎口氣，隨見楊彬哈哈一笑，叫人攙起都統老爺大家仍然歡呼暢飲，其樂無比正在此等時候，忽聞樓前喧聲大起，呼嚷捉拿刺客。杜爺以爲自己被人發現，心內不由吓了一驚，詎料轉眼之間，突見一個武裝女子，手挺利刃，飛入樓窗，逕奔那柄梅花古劍，希望將其攫到手中，楊彬瞧她來意在劍，慌忙一把抓起就勢一脚踢翻席面。嗖的抽劍出鞘，當見寒光閃爍，直望四處激射，驚得顧知府嚥啞大叫一聲咕咚栽倒地上。蓋世勳也東躲西藏不迭，那女子撲了個空，粉臉轉怒，望着楊彬嬌斥一聲「還我劍來」。即將手中鋼鋒略爲轉側，一個白蛇吐信招勢。巡攔小侯爺的前胸，楊彬雖無多大本領，究竟是將門之子，且學了幾年拳腳，胆氣較比豪壯，他見女子人到劍到，好不兇狠，便急向後略退半步，將梅花劍望上直挑，杜爺知道此劍削鐵如泥，鋒利無匹，正替女郎捏一把汗。恐她兵器給人削掉，性命就難保住，孰知女郎更其乖覺，瞥見梅花古劍颯颯上挑，忙抽兵器入懷，然後改了烏龍攪柱招子，直攔小侯爺下面三部，楊彬雖有名器在手，無奈武工過於低劣，鬥的不到三回兩合，即早累得氣如牛喘，意亂心忙，手眼步法俱都錯雜起來，蓋世勳究竟是個武官，有些胆量，他見楊彬鬥那女子不過，

一而抄起一條凳子，幫助廝殺。一面更急拉開喉嚨，呼喚樓下的人快來捉拿刺客，杜爺在此時候，果聞樓下喧聲大起，潮水一般湧上多人，當頭兩條精壯漢子，教師打扮，手裏各挺一口單刀，猛勇向前。高叫女寇少要猖獗，勿傷吾主，待俺弟兄將你擒住，獻這天字第一號功勞。楊彬先已招架不住。幾乎要被擱翻，幸得蓋都統奮發雄威，方克保住性命，今見護院教師上樓助陣。若干射手撒開包圍，膽氣一時豪壯起來，竟對衆人大聲吩咐道：「這個女賊不但貌美，且甚面熟你們務必生擒活捉，好問口供，休要暗冷放箭，傷她絲毫，公子自有重重賞賜！」。杜爺聞此一語，深替女郎慶幸，知她不會遭逢毒手，繼見樓下火把齊明，銅鑼敲得震天價響。滿園一片呼喊捉拿刺客聲音。更見闔上許多官兵，有的在那盃盤狼藉樓角落裏，拉起連爬帶滾知府老爺，一溜烟的撓下樓去，有的扛過一口沉重掛刀，高叫都統大人快換兵器。蓋世勳瞧見自己傢伙來到，心中大喜，急忙扔下手中凳子，掄起鋼刀，叫聲乾爹您請休息，觀看孩兒拿此賤婢。江都客聽他此種稱呼，心裏更其好笑，惟見他的力大刀沉，復替女郎暗暗耽憂，當此之際，楊彬果然虛砍一劍，退出陣來，看他三人圍攻女子，蓋世勳揮動那條掛刀，要顯自己能耐，一個泰山蓋頂姿勢，直望她的頭顱打下，那女郎身手好不靈活。本意又在奪取梅花古劍，瞧見楊彬退出戰圍，蓋世勳鋼刀來到，忙對左邊那個護院教師，虛擲一劍，喝一聲「着」，待他將身往旁疾閃，便用紫燕穿簾斜姿，嗖的躡出重圍，且望小侯爺劈胸擲去，杜爺瞧見楊彬大叫一聲，「啊呀」，急忙奔入射手羣中，喝令一放箭……」，一陣弓弦嘯

響，三面羽箭齊發，饒那女子怎樣本領高超，攔開許多鵬翎利鏃，左腕上面也早中了一支。杜爺看她負傷之後，劍法漸亂，霎時便有性命危險。心想自己此時不救，更待何時，忙用寶刀砍開後窗，由樹上聽的竄入，高呼女郎不用害怕，俺來救你，楊彬等人聞聽此聲，大吃一惊，及至回頭看時，靠近後窗幾個射手，早被杜爺掄劍糊翻，蓋世勳舞動手中朴刀，打算迎頭便劈，杜爺寶劍往上路迎。只聽咯吱一聲響亮，刀頭削掉三寸左右，當唬得他渾身只打哆嗦，連聲喊嚷厲害，楊彬瞧見勢頭不佳，正擬再喝放箭，杜爺急對女郎說聲「快走」，他又攔倒兩個射手，一名教師，趕得衆人拉不得弓，放不得箭，一窺風的只望樓下敗走，甚至咕噥翻滾下去，女郎瞧見楊彬業已遁逃，不但寶劍沒攔到手，大仇亦未報得，當時心內一陣淒楚，紛紛滴下淚來。隨又咬緊口中銀牙，拔出左臂羽箭，方要拜謝杜爺救命大恩，江都客在那攔阻人的身上，撕下一塊白布，令她纏好傷口，並急急向其言道：「姑娘，此地不是安全所在，目下更非講禮之時，俺們應當迅速逃命纔對……」。那女郎聞聽此語，將頭點了一點。遂急拔開前後窗戶，對四下裏略爲觀望，只見滿園燈球照耀，火把冲天，鑼聲徹耳，梆子齊鳴，一片捉拿刺客聲音，好比驚濤駭浪，萬馬奔馳，喧嚷得十分厲害。杜爺窺見西北角上，火光較弱，且正是方纔來的途徑，當對女郎作個知會，聯翩跳下樓去，遵循向西那條舊路，飛也似的往外奔走，少時躍過牡丹花池，將近太湖石邊，忽見一疊山石後面，沖起大片紅光，閃出十數餘條火把，照着許多七長八短漢子，臂挽鐵弓，手搭羽箭，一齊高聲喝道：「好大胆的

強盜，打算從此逃走，教你先嘗一點滋味……」。杜爺聽得話沒落聲，亂箭即紛紛射來，他因女郎臂受重傷，掄轉不得兵器，只好避入小徑，折向正北逃逸，但他二人走沒百步，當前便是一汪池水，阻住去路，上面雖有一座窄狹石橋，貫通彼岸。爭奈橋頭立着鐵葉柵門，業已關閉，月光下面看得極為真切。杜爺在此時候，急得將腳往下一蹀，正擬運用屠龍寶劍，削去門上鋼棘鐵葉，自己飛躍而過，然後砍落內面鐵鎖，拔開柵門，放了女郎過去，再將鐵門關上，更可阻當後面追趕……計料他的打算未畢，即見東西南三條路上，紅光競起，人聲沸騰，直望池邊潮水一般湧到。女郎瞧見勢頭不佳，且聞杜爺長聲浩歎，便急低聲言道：「一老英雄救護之恩，粉身碎骨難報，如今事態緊急，請您賞一姓名，趕快逃走，小女子只要命不台休，脫出此難，將來終有答報一日……」。江都客聽她說至這裏，嗚咽淒楚，泣不成聲，不覺奮然言道：「俺杜化殺人見血，救人救徹，要死死在一處，要活彼此有命，那有中道撇開之理……」。女子聽了這個姓名，方知他是當今著名義俠，心裏自然又驚又喜，正待往下叩拜之時，三面追兵却早紛紛滾滾湧來，杜爺在那火把影裏，瞧見蓋都統手綽一條長槍，當先搶到，指揮那般弓弩射手，散開陣式，成了一個半月弧形，將自己二人圍得水泄不通。繼見小候爺楊彬，手中亦換一根花槍，腰間佩着梅花古劍，雄糾糾的邁出陣前，用槍指點着道：「你這兩個男強女盜，想是吃了豹子心，老虎胆，竟敢晝夜進入侯爺府中，圖刦俺的梅花古劍，那女蠻子強盜，你姓甚麼，叫甚麼，何方人氏，俺瞧着你怪覺眼熟，好像那裏」

過一面，你若將話實說出來，不但赦免行刺罪過，以後還有許多好處，否則，一聲梆子敲響，萬弩齊發，霎時便要玉殞香消，魂歸地府，豈不可憐而又可惜……」杜爺見他方說至此，女郎即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咬牙切齒向其罵道：「楊賊呀……你父吞謀我的寶劍，枉殺我的父兄，害得我一家人死別生離，骨肉分張，至今沒有報得仇恨，楊彬呀……姑娘生前不能斬爾父頭，梟爾首級，死後亦定化爲厲鬼，攫取你這賊父賊子魂魄」。江都客聽她話猶未畢，楊彬便很驚詫問道：「啊……你就是何勝何遊擊的女兒，小名叫做何玉妹。」杜爺見他問過此句，面色轉沉，並擬積極抽回身去，傳令放箭，當急知會何玉妹一聲，各挺利劍，齊往上衝，楊彬瞧見來勢甚猛，心中大驚，待他鑽入射手陣後，吩咐敲起梆子放箭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杜爺一個天馬行空姿式，早已躍進人箭鏢裏，然後掄劍左右揮動。那般挽弓扣箭射手，早被攔翻五七八個，何玉妹雖然左臂受傷，但到拚命之時，也得咬牙，她跟在杜爺後面，寶劍掄到之處，也是臂斷腰折，血肉齊飛，楊彬見他二人殺進重圍，弓箭手失去效用，忙又敲動二次梆子，令執鈎鐵槍，留客住，絆絆繩繩，家丁，奮勇上前，要將杜化與何玉妹拿住，江都客瞧見事態危迫，急向玉妹遞個暗號，二人手中兵器一緊，再攔倒了三五個人，然後腳下一用氣力，仍望西邊來路奔走。楊彬看見賊人十分了得，不敢過於逼迫，只令家丁抄由小徑，四散包圍，依舊拿着弓箭飛螢般射，及至他們部署完畢，杜爺二人早離險地，蹣出楊府，惟知此次禍闖大了，城內定將挨戶搜查，若待天明再行出城，必被官人覷出破綻，

那時捕到他們手中，性命決難延長半刻，當做殺人匪犯立時問斬……杜爺見到此一點上，急與玉妹縋城而出，並詢她目前居住那裏，家內是否尚有親人，玉妹聽他提到此事，眼淚紛紛滴落，當言自己原籍棲霞，隨父流寓蘭州，母親兄弟俱在任所，只因五年前，購得此柄梅花古劍，一家好不快樂，孰知楊彬這個惡賊，那時適往省親，聞知我父有此古劍，即往索觀，並欲照價轉買過去，我父因為職任差繁，効命疆場，寶劍不但可以防護身體，且足克敵致勝，當即婉言加以謝絕，詎料這小畜生求劍不得，惱羞成怒，遂和他的爹商量，買賊栽賊，將我父兄齊逮入獄，古劍隨亦落他手。小女子那時年方十六，自知勢力不敵，且沒地方伸冤，後來聞聽父親哥哥暴死獄中，楊賊且欲斬草除根，將我姊弟一網打盡，當急措着母親，攜着一個年僅十二兄弟，晝夜離開蘭州，直望山東原籍奔走，俗話說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我們走至中途路上，忽又遭逢一股流賊，母子三人更被衝散，小女子因為幼嗜武功，時時練習，且得父兄平日指點，故能躍躍山徑，單身逃脫，母弟則不知生死存亡，流落何方，數年以來，小女子心切大仇，時思雪報，惟因自己武藝欠精，未敢倉卒行動，近來聞說嶧山之上，靈谷菴中，有位老年女尼，法名妙圓，早年原是江湖人物，中途方纔勘破，在靈谷菴落髮爲尼，小女子聞她武工異常精奇，本領十分了得，意欲前往投拜爲師，不意路過兗州境內，又聞楊賊府中被盜，失去一顆照夜明珠，一柄梅花古劍，還殺死一名看房丫環，小女子聽此信息，頓勾舊仇，心想自己雖沒多大能耐，楊彬亦是飯袋酒囊，何不順路報了仇恨，再去投訪名師，不

胸中積忿清除，且能死心塌地去學武藝……我因這樣打算好了，即行來到兗州城中，白日哨探楊賊踪跡。夜晚便在古廟棲身，今日黃昏之際，更聞街頭巷尾，紛紛談論，說那楊府盜案業已破獲，梅花古劍物還故主。全案人犯移解知府衙門，明朝就要開堂鞫審，我聽古劍失而復得，心中益發歡喜，急忙躍進楊賊花園，乘隙便好下手，孰料他家人多勢衆，功敗垂成，不但大仇未報，寶劍未獲，自己反倒中一弩箭，若非恩公行俠任義，救出重圍，小女子不被亂箭射死，亦早作爲階下囚了……杜爺見她說到此處，珠淚盈睫，悲楚不勝，並顫慄慄叩下頭去，因思她雖一個女子，却有這番志向，要替父兄報此血海仇恨，實在令人可欽可佩，可敬可恭，當急避過一旁，叫她快請起來，勿庸施此大禮，誰料玉妹跪在地下，毫不轉側，且向杜爺滴淚央求道：「大恩人名揚海內，婦孺皆知。尚請憫察微忱，宏施惻隱，將小女子收在門下，作一弟子，日後武藝倘有寸進，報却殺父害兄冤仇。不獨生者感德戴恩，勉圖報答，就是死在陰曹地府的……」

……江都客見她哽哽咽咽，話不成聲，因思自己飄泊江湖，已三十載，雖然收了幾個徒弟，都是男子，却沒一個女孩兒家，這何玉妹身遭顛沛，骨肉流離，如今甘冒千險萬險，要替父兄復此仇恨，雖是一個巾幗女子，孝心却遠超越鬚眉，何況她的劍術招式，很有根基，驅躍功夫，亦甚敏捷，只要畧加一二指點，即能出神入化，克臻上乘，造就一位脂粉英雄……杜爺想到此一點上，心裏一時歡暢，即對玉妹含笑言道：「姑娘既有這片孝心，皇天決不辜負，倘能始終如一，矢志不移，必有報仇雪恨一天，現

在考夫勉如所請，將改作弟子，傳授本門大極劍術，以及暗器柳葉神鏢，你能加緊用功，練習一年半載，不但可以手殲仇人，恩先父兄，且能漫遊南北，角勝江湖，鋤暴安良。抑強扶弱，代替爲師作了一半功德。」玉妹承蒙杜爺一口應允，心裏好不歡喜，即在地上磕九個頭，算備拜師禮節，口內並諾諾連聲應道：「恩師訓誨之言，徒兒銘深肺腑，永生永世不敢違背，今夜承恩收爲弟子，禮儀絲毫未具，尚望師傅念在伶仃孤苦，無錫憐憫則個……」。杜爺見她說到這裏，淚淚復又紛紛墜下，心內亦覺十分淒楚。

他因目前既爲師徒，終生便如父子，當即輕輕攙起玉妹，向其安慰言道：「徒兒不要這樣多禮，尤其不應儘自悲感，因爲你們練習武功的人，須要胸襟闊達，心身健全，方纔有得偉大成就，假若徒作無益之悲，小兒女態，藝未學成，把身體糟塌壞了。到那時候，自己救死方且不暇，遑論雪報父兄冤仇，你從今後，應當咬緊牙根，上緊習藝，便能手刃楊賊父子，豈不比這空空哭泣強千萬倍。」玉妹本是一個英武女子，經過杜爺這麼開導，豁然悟悟，當即擦掉臉上淚痕，連稱「弟子謹遵師命」。杜爺因她孤身一人，毫無寄托，尤其目前沒有安身處所，自己既然做了師傅，那能任其再行飄流，不加問問，假若如此，在名實上固然不當，教人竊笑，即在自己良心上而，亦覺甚爲過意不去……江都客默思至此，甚覺爲難，蓋因玉妹今夜大鬧楊府，擄傷不少家丁，如若將她帶回張家店內，第一，鄭雄現已藏在彼處，兆祥即很提心弔胆，十分害怕，今再將她帶了回去，敍出經過情形，老兒驚上加驚，恐上加恐，豈不活活將其唬殺。再說玉妹面

貌身形，楊彬早已認識，知府都統又俱親視，明日城內搜索不得。怕不下鄉偵查，一旦風聲，露出破綻，不獨兆祥要受累，鄭雄亦將被提到官，自己縱說能躍能躍，不畏偵騎，但又添上許多麻煩，妨礙救人出險大事。杜爺來回想了幾遍，仍沒一個良策，最後還是將她帶回蔡家堡中，逕奔張老者店內。此時已有五更天氣，東方漸露曙光，鄭雄因為惦念父兄，一夜那會合眼，只盼杜爺來個信息，兆祥見他時起時坐，焦灼萬分，自己那裏在睡得著，遂亦起來陪他說話，少頃聽見後門之上，剝剝敲了兩聲，二人知是杜爺回來，連忙奔去開啓。及見他走入門之後，跟着又進來一位女郎，而且左臂裹着白布，滿身都是血迹，張老者驚然瞧着，吓得望後倒退兩步，失口叫了一聲「啊呀」，江都客誠恐被人聽見，急忙上前將他攙住，一面更搖手示意，令其不要高聲，又令鄭雄關好後門，大家方纔入房坐落。杜爺在此時候，卽把玉妹姓名身世，簡略說出，復將楊府潛殺情形，救出經過，以及中途拜師一切景況，詳細對他二人補說一番。鄭雄聽見玉妹花容月貌，玉骨冰肌，嬌怯怯的身子，竟有如龍虎王頂戴，隻身去替父兄報仇雪恨，當時心裏，又是羨慕，又是佩服，又是慚愧，又是哀憐，因鄭乃是同師弟子，又比自己年長一齡，爲卽走上前去作揖行禮。改稱師姐，並向張老者討取金創末藥，要給她敷上傷口。兆祥自聞杜爺說後，果然發得魂飛魄散，目瞪口呆，心裏也突突跳個不止。今見鄭雄奉討來藥，神思方纔收斂，便對杜爺慚怯言道：「老哥哥，楊小俠爺那種威武模樣，你親目所親，親耳所聞，親手和他厮殺半夜，並非老拙捏造黑白，故甚其詞，萬一查到

鄉村裏來，挨戶搜索。出了一個山高水低，吉兇禍福，老哥哥，咱張兆祥因為交好朋友。豁出這些干係，甚至將客店勒令封門，去受應得之罪，但是，鄉二公子。何家小姐，個兩年齡不獨很青，且俱係有作為的人，猶如白白送在惡霸手裏，豈不可惜可歎，再說，您在江湖闖蕩半世，性命換來的黃金身，這溝裏面若碰了船，教人聽着也很笑話：「」。兆祥原是一個忠厚長者，平日說話極其懇切，不知怎樣叫作虛假。如今竟因利害關頭，編出這等乖巧言語，想把他們倆使開出去，杜爺生性何等機敏，且明知此地安身不牢，當沒待其將話說畢，即行微笑道：「老兄台只管萬安，不用害怕，杜某心裏自有妥善打算，十分嚴密，但一不受絲毫驚恐，不惹一點洩累。現在你如藏有金創末藥，快請尋出一包。給我徒弟裝裝傷口要緊」。張兆祥即聽此語，無異死囚逢赦，花子拾金，即行笑嘻嘻言道：「俺們開店房的，貴賤藥品都得備點，一半爲着救急，一半給人做些好事，去年有個峨嵋山的頭陀，在店裏住了一宿，臨行留下兩包末藥，一治無名腫毒，一治刀創箭傷，俱很靈驗神效。待俺取來給你看」。兆祥言畢之後，即將金創藥面取出，杜爺打開紙包一瞧，藥色金黃，異香撲鼻，果然出自高人煅煉，實非市上所能購買，因把玉妹纏的白布除下，瞧看臂上傷口，寬有七分，幸不很深，將藥如法調勻和了，輕輕敷上，再用新布重行縛緊，一一停妥，說也奇怪，玉妹自上前陀藥後，過沒半盞茶時，便覺一股清涼，透肌徹骨，痛楚立刻消除多半，到了天色大明，不但疼痛完全停止，手臂且能稍稍轉動，玉妹在此時候，一面感謝張老者良藥，一面請他打盆水來，

自己然後進入裏間屋子。除去血痕點點夜行衣褲，洗晾完畢，便即對鏡梳掠雲鬢，貼上鉛黃，再從包袱取出兩件華麗衣服，徹裏徹外換上。方纔輕移蓮步，嫋嫋走出，對着杜爺重復叩謝道：「師父救護之恩，收錄之德，徒兒現在無可答報，給您多磕兩個頭罷。」杜爺見她易裝之後，姿容端淑，舉止嫺雅，嫋嫋婷婷，着着佳佳，定是大家閨秀身分。那裏像個脂粉隊裏英雄，錯非自己親眼看見，說出誰也不肯相信。因急將她攙扶起來，對着兆祥哈哈大笑道：「老朋友，你看玉妹這個模樣。別說擅長飛騰躍躍，衝鋒陷陣，就連一顆大點綉花針兒，好像也拿不起，孫吳兵法上說，『守若處女，放如脫兔』，古人這話真有一番道理啊」。江都客此種言語，不獨張老耆點頭稱是。即鄭雄亦暗暗詫異道，這樣一個美貌佳人，嬌柔處女，竟有此等精奇武工，雄壯胆量，單身進入楊侯府邸，去報父兄血海仇恨，想俺鄭雄堂堂七尺，凜凜一軀，眼見父兄遭此危難，受此驚恐，竟沒能力前去解救，專靠師父屢險涉危，調度一切，俺雖是個鬚眉男子，反倒不如她這巾幗女兒，別說人家瞧着笑話，自己亦將羞死愧死了。此刻天光大明，兆祥妻子亦均出來，都着張羅衆人酒飯。玉妹看見那兒子，恰與兄弟同驕一般相貌，越瞧越極神似，那個後生自見她後，也是目不轉睛，遠遠觀看。最後更將兆祥請到房外，咕嚕片刻，他便飛步奔入房中，一頭鑽進玉妹懷內，叫道：「姊姊你可認得我嗎？」眼淚裏似泉水一般湧進出來，衆人瞧着此種情景，起初猶很詫異，嗣見玉妹攬住那個後生，悲歡叢集，驚喜交縈，珠淚紛紛往下滴道：「一弟弟，咱們莫非情牽魂繞，夢中相逢，醒來

仍是一場空吧……一。杜爺聽見這種口氣，知道他們姊弟重逢，骨肉小聚，心中不但十分感動，且覺異常快樂，便將面前那樽巨酒，一飲而盡，並長長歎口氣道：「骨肉乖離，未卜生之，一旦相逢之下，自然悲喜交集。啼笑皆非，轉疑身在夢中。不敢遽信，唉，楊鐵軒……你因貪圖一把梅花古劍，竟將何家害得如此淒慘，教人這着好生氣憤不平啊」。江都客說過此語之後，回頭瞧那張兆祥夫婦，面色俱是一青一紅，驚疑不定。且癡呆得如同傻子。只把眼睛瞪着她兩姊弟。杜爺看到這番形狀，心裏復又暗暗歎道：「他倆口兒年近六十，膝下沒有一兒子女。平日該是何等盼望。據說玉妹這個兄弟，是在五年前購買的，當做親生兒子一般教養，將來靠他承繼宗祧，登上青山，看得又是何等鄭重，沒想今日他們骨肉圓聚，姊弟重逢，眼看見自己育養多年之子，就要被人攜帶而去，心內自然千般焦灼。萬種惶恐……杜爺恰纔想到這裏，卽見兆祥忍耐不住，向那後生叫一聲道：「兒啊。爲父當年買你之時，也曾問過姓名籍貫，家世情形，你在那時僅說姓何，淒涼原籍，既不道出父兄受害，又不明言母姊失亡，現在怎就認這姑娘作爲姐姐，莫非一時心神迷亂，看差了人，不要如此懵懵懂懂好」。何騰聽了兆祥之言，急急抑住悲哀，跪在二老跟前言道：「兒在父兄遭難之日，年已十二，雖不怎樣明白事體，究竟知道一些禍福，及至晝夜逃走，母親姊姊復又叮囑，教我別再說出真姓實名，以及父兄受害等事，後來中途逢着盜賊，母子三人一齊衝散，我因伏在荆棘叢中，一日一夜，徼倖得未撈去。惟因母姊生死不明，踪跡毫無。便在路上奔走號哭，四處尋找，不

意在此時候，走來一個鬍鬚客人。肩頭斜掛包袱，手上又牽着一匹大馬。他道我的母親姐姐現在前面，走動不得。叫我快騎牲口趕去。一路更給我好些食物，果充飢餓。豈知趕到您的店裏，仍沒趕上媽媽姊姊。到了次日早晨，就再請客人也不見了……」何騰言至此處，稍微頓了一頓。復又繼續言道：「孩兒自蒙二老收容，瞬已五載。其中教養之恩，訓誨之德，實非片言可以罄述。現在雖與姊姊相遇，復姓歸宗。但當與媽媽好處，絲毫不敢忘記，尤不能卒然離開膝下。請二老將心放寬，勿須擔憂掛慮得呢。一。兆祥聽了這番言語，兀坐半信半疑，未敢答覆，繼見何玉妹款款站起，走向個人身邊，並深深福一福道：「我兄弟半途失散，遭逢歹人，幸虧遇見這恩厚長者，未致流離瀕落。此不肖小女子應當叩謝，即死在地下的先父先兄，亦將銘感您的恩德非淺呢。」杜爺聽見玉妹說到此句，更輕聲拜了下去，兆祥夫婦在此時候，面色亦較和霽，不似起初那般焦灼。當即打了一個哈哈言道：「好……姊弟既然這樣清楚，不似那等糊塗之人。我現在有句言語，要說出來，不知你們肯聽允嗎？」兆祥聞聽此言，急忙笑着道：「老弟台有什麼話，只管請說，愚夫婦雖然懵懂，不明世事，但對面的金玉良言，沒有不遵依啊……」玉妹此時恰站起來，聽見師父這麼表示，亦即含笑應道：「恩師有話儘管吩咐，徒兒敢遵一個不字。」江都客將臉點點，復對玉妹笑着說道：「你家固然慘遭不幸，被那楊賊害得父死兄亡，骨肉離散，這繼宗祀一事，自應由這兄弟擔負，不能由他改爲別姓，致使何門香烟斷絕，但這位張老仁兄，目下年近花甲，尚無子嗣，好容

易買得一個兒子，如今又要歸宗，心裏也自十分難過，現在，俺倒有個主意，即是你們姊弟二人，一齊拜在他倆膝下，作爲螟蛉子女，這樣，不但二位老人暮年之時，有依有靠，不至感到寂寞孤獨。你兩姊弟也有一個安身所在，免得再行四處飄流」。杜爺說過此語之後，瞧見兆祥夫婦面現喜色，衷心贊成。當令姑兩姊弟即席叩頭，拜認義父義母。這麼一來，直把張家二老夫婦，樂得愁雲四散，笑口常開。那上玉妹叫了兩聲「義父義母」，即將懼怕官府搜查之事，亦忘在九霄雲外去了。一日兆祥進入城中，打聽鄭家父子官司，在那茶寮酒館裏面，聞得衆人紛紛談論。有的說在昨夜三更時分，知府大人業已安寢，忽聽房內吧噠一聲，好像墜下什麼東西，及至驚醒觀看，只見桌頭插着一支匕首，一封書信，上面寫着：「鄭學勤身舉孝廉，品德俱優，其子鄭洵亦入塾門，非比執袴子弟。假若爾要昧下天良，阿附權貴，冤抑良善，作爲晉升之階，那麼，小心爾的頸上頭顱。腔中黑心，提防老爺索取啊」。有的更說楊小侯爺府內，昨夜亦發覺利刃書信，叫他應當嚴緝匪賊，切莫冤枉好人，並道那柄梅花古劍，既是強奪什麼何遊擊的，更當好好退還他人，免得仇上更結深仇……」。兆祥聽了此言未畢，復聞一位老者言道：「聽說楊小侯爺，見此信後，即去拜訪知府大人，彼此好不驚懼，現在，鄭家父子雖繫監中，却比以前鬆散多了，牢頭禁子亦不敢怎麼虐待，就是侯府那宗一行刺」案件，緝捕也沒前數日緊，好像從中有人說和似的。唉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惡人自有惡人魔，想不到俺們楊小侯爺，也有伏小做低的這一日啊」。張老者聽了此等信息，心裏喜

作一團，急忙匆匆趕出城來，回到店中，先對鄭雄拱手作揖，連道「恭喜……」。後方將那聽得之言，一五一十述說出來，衆人聽他說畢之後，瞧見杜爺手撚短鬚，面現喜色，並連連點首微笑。便知警告小侯爺楊彬，和那顧有道知府，均係江都客二次入城，所作所爲，恫嚇惡霸賊官一種策略。鄭雄自從父兄被捕，轉瞬五日，每天俱是提心吊胆，寢饋不安，只恨自己武藝未精，本領低弱，不能躡高躍下，身入監牢，搭救父親哥哥出險。如今聞聽張老耆此言，心裏雖然較比寧靜，但亦沒有良好方法洗清嫌疑，解脫官司，遂向杜爺人等憤憤言道：「兗州城裏官府，懼怕楊侯勢力，阿附權貴，不能代替人民昭雪冤枉，想那濟南省會，終有大似他的巡按督撫，難道個個諂媚楊賊，袒護楊彬，徒兒打算即日啓程，前往省城告一上狀，連這知府都統齊控在內。假若他們官官相衛，不接俺的狀況，便即披星戴月，趕赴北京，攔住皇帝老子鑾輿，呼冤告狀，索與將俺師姐這般深仇，一齊添在裏面，和那楊家大幹一場。當今聖上雖然登極不久，却係仁孝英主，那怕楊賊功高震宇，位加九錫，朝廷也會調他進京，嚴加懲罰，到那時候，兩家冤仇豈不全報了嗎。」鄭雄此言方纔說畢，即聞杜爺詰歎一聲道：「楊賊擁兵蘭州，不服調遣，擅作威福，自誇豪強，朝廷對他那種行徑，早已明如觀火。洞悉無餘。只因西北地處邊陲，寇氛仍未靖謐，民氣亦甚强悍，難以駕馭綏撫，倘非揚賊那等爲猛爲雄，在彼鎮懾，陝甘一帶絕無如此平穩，賢契打算前往京都，上告御狀，不但往返徒勞，毫沒效果，還恐招惹意外不測，將你父子三人性命送掉。」何玉妹此刻箭瘡已平，精神恢復，聽見

杜爺這麼的說，急對鄭雄含笑勸道：「師傅說的乃是實話，兄弟千萬不可冒昧，因為你
在京裏告下御狀，先得遭逢許多危險，若有一語稍行不符，一字略有出入，那般如狼似
虎那大官，便將金銀刑罰等類兵器，在你頭上亂溜旋轉，沒的狀告不成，反倒吓出一
場大病。一張兆祥乃一深明世故老人，亦說御狀亂告不得，仔細反罹災殃，更道現在這
督官司，只要打通楊府關節，別再往下深追，他倒爺倆雖居獄中，決定不致大受罪苦，
咱們若能協助官廳，帮着賄訪作案賊人，只要將那賊物追回，強寇交官，楊彬縱然橫蠻
成性，不講道理，但亦難以自肉生肉，再和咱們尋仇作對，老漢因為心地愚蠢，又沒唸
過詩書，僅能想出這個主意。不知諸位以為如何。杜老爺聽他這番言語，不住點頭稱是，
皆因鄭家舊纓後裔，世代書香，非比一般普通人民，假若自己趁着胸中氣忿，身上武功
，將他父子刦出監牢，甚且殺了臧官惡霸，那麼，學勤在家安身不得，必將拋棄田園廬
墓，帶着二子離鄉別井，遠走高飛，永遠不能回歸兗州居住，這樣雖然救了人家，實際
却是貽禍無窮，令他父母妻子中道拆散，不能圓聚會合，此等有勇無謀舉動，豈是俺們
任俠行義之人所可當爲？杜爺因有這些困難，故對兆祥的話十分贊美，且教鄭雄揀那
有體面的親友，請出幾位，前往楊府疏通一切，表明那柄梅花古劍，鄭家實係當街購得
，並非派人刦掠，且有鎮內商人可以証明。鄭雄聽了師傅言語，只好依着進行，請了親
友前去疏解。如今却說楊小侯爺自從玉妹那晚奪劍，搥傷十餘僕役，次夜復又發現匕首
書信，吃了一場虛驚。今見鄭家央托親友，前來說項，因思自己仰仗父叔，權勢煥赫，

固可挾持官府。却不能鎮懾江湖英雄，尤其難以阻止他們高來高去。再說鄭家乃一鄉宦，父子俱入學門，實在不是那等刁頑之徒，唆使惡人打劫我家，何況府裏祕派偵騎，去到蔡家堡內私訪，那劍委係一條外鄉漢子，拿在鎮中兜賣，他家花了八十兩銀子，始行成交，現在他既託人來說，自願協助緝拿盜匪，俺何不賣個人情，暫免追究，只要將那琥珀夜光寶珠送回，作案兇犯拿到，他家父子便可立時釋放。楊小侯爺這種慨然允諾，並非懼怕鄭家上省告狀，亦不是仁慈寬恩，皆因他那柄梅花古劍，強取他人，害了何家兩條性命，誠恐此事喧嚷開了，翻起舊案，給那京裏鐵面御史知道，奏上幾本，父親雖說聖恩優渥，不懼彈劾，但也應當收斂一點纔好，其次，即是何玉妹那夜來奪古劍，雖被射傷，却未成擒，眼看一位年老英雄，將其救出重圍，踰垣逃走，萬一被那鄭家偵知，收買過去，上京包一御狀，倒也厲害得很……楊彬因有此等顧慮，不但此事不願攬張，就是玉妹行刺那宗公案，亦僅斥令知府秘密偵緝，毋須怎樣明行公文，限期比交，俗話說：「水不急，魚不跳」，這麼一來，顧知府雖然作官心熱，指望尅日高升，但一想河明晃晃的匕首，保住頭顱更是要緊，今見楊彬吐出口氣，自己落得做點人情，即將學勤父子提出死囚牢獄，散監在單身房內，並吩咐一船牢頭禁子，不得虐待他們爺兒，更把駐紮鄭家莊的公人，也一齊抽調回來，只說此案已另得到線索，不久即可大白，毋須在那守候待免，竟州府下那般官差，誰不知道其中原委，齊道好個糊塗知府，起初只因逢迎權貴，雷厲風行，不問一點青紅皂白，即將一個縉紳逮捕入獄，甚至要動大刑逼取

口供。如今見着一把匕首，一封恫唬書信，却又唬得屁滾尿流，恨不立時放釋出獄，似此糊塗懦怯的人。那裏配做一府尊長，將來不知還要鬧些什麼笑話。不言這般府吏暗中談論，讖諺顧有道的弱軟無能，只說鄭雄自得親友回音，知道楊彬諒解，只要協助官兵緝到兇犯，送回照夜明珠，父親兄長便可釋放出獄，平安歸家，後見莊上幾個掛樁捕快，相繼離去，一日一夜也沒再來，更知楊彬業已照會府裏，不再逮捕自己到案，毋須儘在外面藏躲，很可返回家中居住，鄭雄見到這一點上，即將此意稟告杜爺，並請玉妹一同秘密回去，少時用過晚飯，天漸入暮，他們師徒三人，拜辭兆祥夫婦，玉妹更別過何騰兄弟，即望鄭家莊上行走，及至距離莊門不遠，李氏安人早得報告，趕忙帶着文娟小姐，匆匆由內迎出，原來在前兩天裏面，張老者業經暗通消息，述說鄭雄這次脫出危險，沒遭逮捕，煞虧杜爺一力保護，方纔未作階下之囚，要不，和他父兄勢必同一命運……李氏自得此種佳音，口內不住宣誦佛號，說是觀音大士暗中搭救，今見兒子同着他的師傅，另外還有一位翩翩少年，在那蒼茫暮色裏面，快步如飛，匆匆走來，她因鄭雄安然無恙，轉念想起丈夫長子，眼前不知是生是死，將來未卜是禍是災，當時心頭一陣歡喜，一陣悲酸，等待鄭雄來到跟前，一把將他拉進懷內，顫抖抖的叫了一聲「兒呀……」眼淚便似鍋中炒熱豆子，直往外爆，江都客因為外面人多，不便說話，急忙勸慰她道：「老安人暫抑悲痛，不用哭泣，咱們到屋裏談話去罷。」文娟窺見兄長身後，尚有一個俊俏男子，並把眼睛直看自己。嘴角上更露出微微笑容，她想此人既與二哥爲友，

何得如此輕薄，心內不由一陣勃怒，隨上立時泛出丹霞。當急折回身子，打算躲避開去，那雄鷹見妹子此種情態，趕忙將其喚住道：「此乃愚兄要好朋友，妹子勿須迴避，快請我來攙扶母親。」文娟聽他這麼一說，只好將頭緊低，扶着母親李氏，跟隨衆人向裏行走，迨她母女步進內宅，走入小書房中，舉目再行一瞧，俱各大大吃了一驚。她母女因何驚詫，請看下章敘述。

第二回

蔡家莊中初試鴛鴦劍
關帝廟外再失琥珀珠

上章書裏面，說鄭老安人同着女兒文娟，隨在杜爺等人後面，進入內宅小書房中，一看適纔那位少年，早已不見踪影，只有一位如花嬌媚女子，站在那裏說話，李氏母女不知端的，俱各驚得目瞪口呆，詫異萬分。鄭雄當將玉妹姓名，說了出來，並把她的生世遭際，以及拜在杜爺門下經過情形，簡約告訴她兩母女。文娟聽見兄長說畢，心裏異常羨慕，急將玉妹讓至閣中，二人好不親洽。從此以後，杜爺因要搭救學勤父子，便此疑案昭雪，常和鄭雄變易裝束，出外探訪，指望得到一點線索，將那盜劍劫珠賊人擒住，不但官司立時了結，且令鄭雄揚出威名，不致再行被人輕視。他兩師徒出外訪察，家裏便託何玉妹照應，免得發生別的事件。一日天氣十分炎熱，到夜還沒涼爽，玉妹因為師父師弟均不在家，自己受了別人囑託，怎好怠慢，她見文娟母女均已入睡，服侍丫環亦各安眠，當即輕輕下了綉榻，紮抹停妥，帶上兵刃暗器，便往院內四處查勘，及有走

到西跨院裏，突見一條黑黑人影，掠過牆角，直望正屋一帶奔去。玉妹久涉江湖，頗有經驗，如是夜行人物光臨，當忙掣出背上寶劍，躍登牆頭，再向各處一瞧，只見庭槐寂寂，院宇沈沈，清露凝光，月華似水。那條飛掠而過的人影，却沒見絲毫形跡，玉妹賭此景象，心中不由忐忑言道：我明瞧見一條長犬影子，幌過牆頭，現在怎就消失所在，她暗中還沒道畢此語，即見文娟那坐小院裏面，眠鶯驚起，宿鳥飛騰，繞着有窠巢的一株古槐，或楞楞飛過數匝，復又唧唧啾啾落了進去。玉妹瞧着之後，心中便大驚道：文娟妹子昨告訴我，說她住的那幢屋上，夜來聽見好幾響動，甚至院內也有輕微步聲，如今瞧這庭鶯宿鳥，一齊飛騰，不被人驚怎會如此……。她因見到這裏，不稍猶豫，即行由那牆頭，連竄帶躍，直奔文娟院中，及至到達對面房上，果見一條高大漢子，頭裹青巾，身穿褐色夜行衣褲，手拿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正自伏在窗前，向裏窺伺，玉妹瞥見賊人，心頭轉怒，急由背上摘下彈弓，扣上鐵丸，對準那賊漢後腦，喝一聲「着！」便嗖的一彈打去，那個賊人陡聞聲喚，大吃一驚，赶忙掉回頭來瞧時，那顆彈子恰好不偏不歪，打在他的嘴唇上面，當時門牙崩落兩顆，鮮血衝口流出，痛得賊人慘嘔一聲，便望來路躍房奔走，玉妹在此時候，那肯讓其輕輕逃脫，即自後面如飛追趕，瞬息出了墻垣，來到郊野，追至一座巨大莊院附近，那個賊人即沒踪影，玉妹來到此地，已有半月，知道蔡濤是一惡霸，惟因杜爺心地忠厚，常以恕己莫如恕人爲言，故沒訪察他的罪惡，今見賊人逃至他的莊前，忽然不見形跡，心中不由暗暗想道，師父常言蔡濤雖是惡霸

，却能勇於改過，自他來到蔡家堡內，從沒見他父子倚恃豪強，欺壓良善，假若自此安分守己，作個純良百姓，給那一般惡人瞧着，做個榜樣，直比殺他倆他還有功效。還能轉變世道人心……不想俺師雖然忠厚，盼他父子勉做好人，不再欺侮隣里鄉黨，爲害閭閻，而他這干強暴之徒，竟在外面假裝懦怯，作出種種改過表現，却於骨子內面，變本加厲，包藏禍心，乘着鄭家遭此冤抑官司，暗地派遣高手賊人，來報其子仇恨……何玉妹暗忖至此，原擬躍入蔡家堡內，追索那條賊漢，旋聽他的院牆裏面，哨笛時起。更鑼頻繁，戒備異常嚴密，個人假若倉卒躍進，動手廝殺，不但人單勢孤，徒勞氣力，強盜終於捉拿不住，再說自己匆匆追出，夜行衣褲也沒換上，一旦和其兵力相交，行動就得被人發現，少時弓弩齊發，箭如飛螢，豈不成了他們衆矢之的？玉妹想到利害關頭，怎敢冒昧，只能發恨一聲，拽轉脚步往回行走，仍由後牆跳進院內，因恐賊人尚有餘黨，再至各處巡視一遍，見沒其他風吹草動，方纔放心回房休息，次日中午時分，杜化鄭雄由外歸來，依舊未得絲毫線索，師徒二人均是磨拳擦掌，緊蹙眉峯，一遞一聲價氣不止。玉妹見他兩兒恁般煩灼，遂沒說出夜來之事，當即一面用言安慰，一面復暗暗想道：「這父子稱霸此鄉，無惡不作，前月蔡家次子所受恥辱不爲不深，而他家裏忍氣吞聲，至今一字未提，蓋因懼於俺師威名，不敢一較強弱，並非真正改惡爲善，甘心雌伏。即就昨夜情形看來，那漢子如係一高線一走的賊人，自應光顧上房所在，倉庫地方，盜取一切金珠寶玩，衣物銀錢，方合他的做賊身分，爲何特特去到東跨院中，潛伏文娟妹子

窮下窺伺，再就乾爹日前所言，蔡漢生有三子二女，俱已成年，個個都是好色子弟，淫奔嬌娃，莫非俺這文妹，花容月貌，玉骨冰肌，被那惡霸兒子窺見，明知彼此門楣懸隔，深淵別明，倘如來求婚媾，必遭堅辭拒絕，方欲乘此官司纏繞，押的被押，逃的在逃，家裏沒有一個男人主持，要把文娟強暴劫去，橫加蹂躪，熟知天神佛祖，不佑此輩兒徒，沒的劫擄人家未成，反吃姑娘打一頓子。這正是冥冥之中，自有主宰，天道好還，報應不虛吧……何玉妹默思未畢，心上忽轉一念道：蔡漢放縱一般子女，去作種種傷天害理之事，那麼，鄭雄父兄這場冤屈官司，亦可由他一手造成，以達自己借刀殺人慾望，洗却其子那次奇恥大辱。今日師父師弟俱已回家，眷屬不愁沒人保護，還怕發生什麼意外？我在夜裏左右閒着，何不前往惡霸東上，哨探一次，假若老天憐見，獲得此種疑案消息，甚至攪回琥珀照夜明珠，將他父子齊救出獄，不但不了結這場官司，顯着同師問藝一點情分，就是我和楊彬那件血海深仇，師父必定不再攔阻，允許重去兗州報復，鄭雄到那時候，還好意思推三阻四，不那我去收回那柄梅花古劍麼？何玉妹暗中盤算好了，當時怎肯說出，誠恐杜爺不放前去，少頃用過晚飯，天漸黃昏，她只推說頭痛腦暈，身上發疲，要早一點回房歇息，文娟道她真的病了。忙趕過去瞧看，並要和她同房安寢，以便夜中服侍，玉妹恐怕走漏消息，或堅不放個人前往，豈不耽誤許多大事，因道自己原沒甚病，只是身體異常困乏，想係夜來沒有睡好，所以覺得不很舒適，今日能夠早些安歇，補足睡眠，明天自然就精神了，文娟經她如此解釋，不往點頭稱是，遂叫丫

環打掃綉榻，鋪列衾枕，服侍玉妹安睡下了，自己又親手燃起一炷黑甜線香，方纔珊珊走出房去，玉妹等待她走出去，便叫丫環各自安歇。勿須在此張羅，她朦朧的闔上眼瞢，假眠一會，耗至二更將盡，聽見院內沒有聲息，即取一套新製夜行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十分合體，然後喜孜孜的，胸束絲絛，圍罩網巾，腰懸鏢囊，背插利劍，足登箭頭剗雲小蠻靴，肩披綉花英雄氈，一陣打扮齊整之後，悄行走至院中。嬌軀望下路灣，便啜的一個縱兒，翔至屋背之上，再快連幾個躡蹻，早已出到牆外。一直夠奔蔡家莊而去。玉妹來此地面已久，道路俱很熟習，量這二三里地距離，那消半頓飯時間，即行抵達蔡家莊山下，此時已至六月下旬，天空雖有星光，尚無月色，漆黑一片樹林，不易被人發現，所以她往上面走時，端的鷄犬不驚，鴉雀無語，一逕來到蔡家莊外，纔復繞至莊院後面，仰首瞧看牆垣，足有二丈高下，她當伸手豹皮囊內，掏出軟節飛爪，嗖的扔上，扣住牆頭磚縫，用力拉了一拉，覺得十分結實，便即攀住繩索，攀緣上去，再對院內四處一巡，見下面是片巨大花園，樓閣參差，亭榭錯錯，東北角上有幢大樓，巍峨矗立，高插入雲，景色雖看不很明白，氣象却極宏麗偉大，玉妹這樣觀察片刻，便由牆上拾塊小磚，望下扔去，聽得咕咚響一聲，更骨碌碌拋下幾下，知道牆根沒有埋伏，當即越過飛抓，收入囊中，更輕輕往下一躍，如同梧葉落地，毫無聲響，即行進入花園內了。玉妹因為此次前來，專為探聽楊府盜案，以期救出鄭家父子，不道蔡潘父子居住處所，穿在花園，抑係前面正屋，非探明白方可動手。玉妹一面這麼想着，一面往南疾馳，迨至

轉過一疊山石，看見東南角上樹林中砌着一道短垣，垣內廳堂數所，一般豪奴惡僕，奔進走出，穿梭似的不稍停留，玉妹心裏暗想道：如此更深夜靜，蔡家父子尚未安歇，必係商議什麼要事，待我伏在滴水簷前，竊聽幾句，然後再作理會，玉妹打算完畢，急忙穿木度林，達到廳後，見那門牆沒有多高，卽行一躍而過，因恐被人發現，卻又攀緣樹木，爬上屋去，提足丹田氣功，竄到那座華美廳上，再由後面滴水瓦簷，一個倒捲簷梁式，蜿蜒垂下，隨從碧紗窗裏，向內張望，見那廳中陳設典麗，閃爍輝騰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，玉妹瞧看綺宴之中，上坐一位老兒，鬚如霜雪，鬚鬢銀絲，枯瘦身材，短小手足，體高不過五尺，而他那對巨大眼睛，既圓且亮，如同電炬一般灼灼放光，何玉妹暗思這個老者，本領必定卓越，內功想極高深，但與蔡家父子交遊過往，看來亦非什麼善類。她再瞧那老叟左右，一邊坐着蒼髯龍鬚，一張血盆巨口，連腮帶鬚長着髭鬚，短長和尚，皮肉黝黑，厚粗腰圓，兩道掃帚濃眉，一張血盆巨口，連腮帶鬚長着髭鬚，短扎扎的儼如鋼戟。和尚右肩之下，却坐的一位道姑，年約三九，正當芳齡，面似芙蓉，腰如楊柳，脂凝玉潤皮膚，窈窕風流體態。和那僧人併肩坐着，一如半截鐵塔，一賽折枝鮮花，互相炫耀得端妍立分，何玉妹恰看至此，卽聞廳外步履響動，走進蔡洪四個子女，一齊望那老者叩拜道：「俺們兄妹不知師爺駕到，未曾出莊迎接，還望老人家恕罪。」何玉妹聽此言語，心裏豁然徹悟道：這個老兒必非別人，定是師傅所說的踏雪無痕，又名飛燕子公孫楚了，怪道趙傑兄長那門大仇，師傅不但肯明言，竟連鄭雄師

弟亦遭瞞住。如今瞧他年歲恁老，精神猶自十分矍鑠，果真非同泛泛之人，不愧江湖道上那樣馳名了……玉妹因有高人在座，恐怕顯出破綻，當把倒掛着的身子，悄悄縮回簷口，僅探一頭向裏窺伺。隨見公孫楚點一點首，指着僧道向他兄妹言道：「這位師父俗家姓丁名勇，早年亦是我的弟子，現在因為勘破紅塵，甘心出家，經我師尊大明長老剃度，在茅山大悲寺做了和尚，法名叫作了凡，此位姑姑道號素心。亦係半途路中勘破，更是江湖有名人物，她娘家姓趙，小字彩雲，乳名又喚雲娘，自幼便愛拈針綉，學得一身絕好武藝，後來因為嫁個丈夫，十分愚陋，公婆又極苛刻虐待，她在那種氣忿之下，一旦忍耐不住，傷了兩條人命，便即逃走江湖，四處飄泊，在外熬了三五年，復經名師指點，方纔拈出一個綽號，即是南北聞名的：『飛蛾兒趙雲娘』，她因近三年中，作了幾番驚天動地案子，纔得江浙一帶人人耽憂，個個害怕，官衙裏面一般偵騎捕役，跟着蹤跡到處追尋，一點不放鬆她，她見情形好生緊迫，便即將計就計，立刻脫却華服，換上榴衣，並倩老夫從中介紹，拜在茅山上清觀中，玄虛道長座下為徒，做個掛名弟子，法號賜為素心，他因因開他家父子，由東道上十分稱耀，日常想前來拜識，只恐沒有橋樑，今乘老夫北上之便，一齊同來，以償夙昔那段志願，你等俱是後生小輩，應當同拜師叔師姑。不特是普通常禮相見一。何玉妹聽了這段言語，才知道姑乃係江湖著名賊，綽號飛蛾兒的趙雲娘，因為要避官人耳目，逃脫偵騎捕緝，始將裝束變易，扮做出家人的模樣……玉妹暗思夫畢，即見蔡家子女即罷僧道，侍立兩旁，踏雪無痕再

看一看，便向蔡濤急遽問道：「他四兄妹俱在此地，紀國孩兒如何不見？」蔡濤聞聽此語，便令莊丁一齊退出，僅留二三心腹在內侍候，隨道本年四月廿旬，鎮上來了一條河南漢子，自稱姓趙名傑，一夜拜訪當地英豪，二夜投遞「帶場」請帖，三更沒有轉託他人，來向俺們父子知會一聲，以便作個照應，他竟在鎮內出祖觀前，擺下場子，賣弄鎗棒，希圖詐騙一些銀錢，若依孩兒們的意思，說他恁般大模大樣，目中無人，咱們也就板起面孔，休講江湖義氣，將他先行毒打一頓，然後驅逐出境，是俺在那時候，心起一條外鄉漢子，必不懂得此地風俗，再說他是使鎗棒賣膏藥的，和他如此釘對釘、皮對皮，日後傳播江湖道上，笑俺蔡家堡內好生小器，故即吩咐他五兄妹，不准與武，僅教遍告堡內人等，只許自瞧，不准給錢，由那小手發科打諢，冷嘲熱罵，大家可以裝沒底見得了……蔡濤說到這一節時，更把江都客如何幫襯場面，鄭雄如何給與銀兩，蔡紀國怎樣被甩挨打，以及受那鄭雄奚落言語，一五一十均說出來。玉妹聽他話猶未畢，即見飛燕子連連將頭搖道：「江都客姓杜名化，表字雲飛，乃當今四大義俠之一，紀國孩兒年既不小，耳又不聾，怎往老虎口裏去探頭顱，如今鄭家得他爲師，教授武藝，你們這就可難復了」。玉妹見他話方落聲，了凡和尚便早發作，拍的放下手中酒盃，霍然站起身道：「師父休長他人志氣，滅却自己威風，小徒雖沒多大能耐，倒要會會這位江都大俠，看他究竟是賴長髮頭，肩生幾臂，爲甚當年累月，南地北天，總聽見人稱他英雄，贊他了得，直把酒家兩耳都灌滿了」。何姑娘聽此數語，暗中尤其歡欣，深慶自己得此良

帥，朝夕隨侍，只要個人勤加練習，何愁武藝不臻上果？玉來正自如此慶幸，即見蔡將哈哈大笑，並把莽僧拉入座中，重行飲酒，復聽他對三人說的言語，十分幽細，竟是絲毫不能辨別，後僅見那踏雪無痕，仰面微笑言道：「痴兒……如今臂傷方痊，精神未復，他又興起此種念頭，害了單相思病，這真叫人爲難煞了。」何玉妹聞及此言，正與昨夜情形相對，暗想自己這種揣測，果然不爽分毫，從此蔡鄭二家又該添上一層新糾紛了。她在暗中正作此想，即見那位假女道士，挑髻帶赤，鳳目含情，一把拉過玉面虎蔡紀勳，妖媚媚的笑問他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可別說假話，令兄害的那種病兒，是否純真單相思症，倘若沒有風寒暑濕，在內摻和，我倒有種神奇靈藥，包治此等症候……」。飛燕子聽了這話，亦忙笑對衆人言道：「我是越活越不行了，真個老得糊裏糊塗，眼前坐着一位醫師，慣收相思的五瘟使者，却怔急得搔首抓耳，毫無辦法，教人聽着多麼笑話。」玉妹見他說到此時，那趙雲娘微微一笑，隨由懷中掏出一隻葫蘆，拔開木塞，傾了半觔，不知是膏是丸，是丹是散，用片白紙包裹好了，方笑吟吟遞給蔡壽道：「此藥非我所製，乃係得自一個番僧，名曰叫德還魂續命金丹，善能祛除風邪，鎮壓驚恐，安神定魄，益虛補勞，我想二公子此次貴恙，雖說因爲眷戀佳人，不思茶飯，以致懣懣病倒。但若究其根源，想亦起於寒暑失調，飲食不節，因之內疾叢生，外感乘虛而入，再加上平日傾慕之人，夢縈魂繞，日夜相思，遂使病象千變萬化，而目前這種狀態，若將此丹用酒化開，趁熱服下，少時清升濁降，神定志醒，妖夢摒除，睡眠安穩，脾土漸漸恢

復。營胃自然開則，那病豈不消滅於無形了」。玉妹聽她這篇醫藥理論，尙屬合乎情理。不是那等仙丹靈藥神話，當見蔡壽滿臉堆笑，歡喜非常。向那道姑奉酒一杯，權當謝禮，並教身後一個伶俐小廝，拿着奪命金丹迅速送與二公子服用。何姑娘想到此案糾紛，實由飛天虎強暴而起，昨夜派人去劫文娟，亦係他這色鬼主謀，如今既有此等機會，何不前去哨探一遍，也許再得其他線索，玉妹暗中籌劃好了，當急跳下房來，蹣出牆外。釘住那個持藥莊丁，不即不離，不遠不近，一直望南行去，瞬息出了花園，向西另拐一灣，見那小廝推開一座跨院雙扉，便即側身進入，她因恐怕院內人多，覷出首尾，便忙跳上矮牆，躡登屋頂，伏在脊脊後面向下窺伺。旋瞧那小廝蹣手蹣足，走上台階，掀起北屋掛的竹簾，探入頭去先望一望，隨又低低咳嗽一聲，算作知會，在此時候，即見簾子輕輕飄動，走出一個丫環。年紀約有十八九歲，滿頭珠寶放光，渾身綾羅包裹，瞧那小廝先將丹藥遞過，說出來歷名色，以及怎樣沖調服法，後又和那丫環咬住耳朵，囁咕幾句，再做一個滑稽鬼臉，方纔笑嘻嘻的走了，玉妹待她送出小廝，重回上屋，院中仍是鴉雀無聲，十分清靜。當由屋上跳躍下來，鵝行鶴步，走至北窗跟前，將臉貼住碧綠鐵紗向裏一望，只見房中陳設華麗，轉勝香閨，那飛天虎蔡紀國，臉黃肌瘦，果是病容，躺在一張牙床上面，雙目似睜非睜，似閉非閉，手內拿着一個晶圓物事，大如胡桃。因放紅光，口中不住謔言囁語叨唸道：「倘若將這一個寶貝，送與美貌佳人，使其救出父親兄長，了結這場官司，她必感佩俺的恩德，願委終身，那麼，咱們兩家不但冤消

恨解，還更聯上秦晉，豈不是條上上計策？無奈爹爹顧三慮四，大哥又混出主意，昨夜派了一名高手弟兄，去劫心愛佳人，不料在她莊院裏面，躡出一位紅衣女子，武功躍躍好生了得，那個弟兄攝入未成。倒吃她一彈子，打得唇腫齒落，好生疼痛，唉，俺這一條性命，只怕旦夕便合休了……一。玉妹聽畢此等言語，心中恍然大悟，暗想蔡紀國手內東西，必係楊彬所失的琥珀夜光寶珠，據此看來，鄭雄父兄被捕入獄，沉冤莫洗，意如自己所料，純係蔡濤暗中造成，以達爲子報仇願望，她一想到此點，正擬破窗突入，奪取那顆琥珀明珠，忽見方纔那個丫環，一手托住藥包，一手提壺熱酒，自房後面婀娜走出，她因不敢莽壯，只好暫爲忍耐，等待機會再行動手，孰料在此時候，牆外突然步履雜沓，笑語喧嘩，且望望院中湧入，玉妹知道來的人們，定是蔡家兄妹，當忙躍上牆頭，伏在暗處偷看，果見靈山虎蔡紀綱，引着兄弟妹子，自外走入，並笑話那條黑胖和尚，說他無論道德怎樣高深，本領怎樣精奇，但具那種急燥性情，也難超凡誑果體，嫌身體，更怎得到蛻化飛升，玉妹聽了此等評語，險不笑出聲來，急忙用手將口握住，方沒發露破綻，繼見他們兄妹四人，走入紀國屋內，探詢他的病症，且聞粉牡丹蔡秀英格格笑道：「那假姑子人既年青，貌又美麗，體態更其窈窕風流，她聽二哥害相思病，臥床不起，急由懷中掏出丹藥，要給他醫治此症，我想道姑怎般關切，這樣慈悲，何不請她好事做登底，人情送到頭，將她接來二哥房內，廣施惻隱，大發慈悲，親作一度現身說法，只怕比服金丹還靈效呢」。玉妹聽她這麼說後，屋內衆人哄然大笑，更你一言

我一語的互相挪揄。當時覺得臉上一紅，不由暗暗罵道：「好個沒出門子黃花閨女，竟是這樣寡廉鮮耻。一點不顧羞臊，難怪闔院裏面有秀男子。同俱遺姍兩姐妹玩好，竟有破其斷送生命，唉，蒼蠅龍這群子女，真連禽獸都不如了。何至心恨至此，誠恐紀綱等人良久不出，自己難以下手，假若錯過此種機緣，不但十分可惜，且後還許永福再逢，在暗中籌思半忽，忽然想出一條主意，當即躍至外面院中，太深了，如此如的，製作一番，隨又急忙奔入，伏藏在房後簷上，觀看靜動。過約半盞茶時，果見一個俏秀丫環，由外踉蹌跑入。對紀綱等人急急問道：「公子小姐快去觀看，我們外院假山石上，現出紅黃藍白各色各樣雲彩，霞光萬道。瑞氣纏繞，霞煌燦爛。極其美觀哩。」玉妹聽見衆人閒說，面上俱現出驚奇，一同奔往外院觀看，就是宿疾未痊的紀綱，亦叫丫環攙着前往，玉妹見他兄妹出去之後，那顆琥珀夜光寶珠，猶自擲在床上，她到此時，那敢怠慢，急忙跳下屋來，翻身入室，一手抓起那顆明珠，揣進懷內，恰才走轉嬌軀，竄步出房，却見院內一個女子，大聲叫道：「真有奸細」，即行抽腰間寶劍，迎頭來砍，玉妹嬌叱一聲，掣出背上鴛鴦寶劍，喝道：「賤婢休嚷」，便將劍望上迎去，只聽得的一聲脆響，將那女子一髮絲寶劍，險不磕飛了去。當時得她芳魂出殼。玉妹離身。叮嚀叫喚一句。忙即扭轉纖腰，往後奔。口中並高聲嚷道：「哥哥姐姐快來，院內有了奸細一。原來紀綱等人，聞聲報苦，急忙前去觀看，及至走到外面院裏，瞧見太湖山石上，真是雲霞繚繞，五光十色上下奔流，變幻無際。衆人因爲平日所未觀，俱皆

嘖嘖稱奇，正擬叫人報進內宅請父母前來欣賞，忽見飛毛腿賀成，同着紀綱妻弟孫虎，由外面來探紀國弟的病。衆人知他久闖江湖，見多識廣，便教觀看這件奇異事體，賀成瞧了一瞧，又用鼻子嗅嗅，便對紀綱急急說道：「一大哥，你們着了賊人道兒，這是有名調虎離山計策，怎的都不知道。」紀綱還沒容出話，只聽淑英秀英嘆嘆笑道：「咱們賀成哥哥，平日總愛故作危詞，聳人聽聞，這是二哥住室，又非上房倉屋裏面，藏着什麼金銀財寶，賊人使這計兒幹麼？」賀成聽說笑了一笑，復又搖首言道：「二位妹子雖會武藝，那裏懂得江湖事情，現在說也無益，你們二人不拘那一位，且忙回到屋內去看，要是沒有詫異之事發生，纔是二爺紅鸞異動，天賜景雲瑞偶，那便算起見還空饒舌，情願認錯，假如不幸而言中，果是賊人施的詭計，你們却要當點心，仔細再上別的當啊」。秀英性情較為輕浮，聽見賀成如此的說，便對淑英笑笑言道：「姊姊守着賀成哥哥，別放他走，待妹子回來再行罰他一。秀英說罷之後，即行跳進院去，打算入內巡視一週，見沒什麼動靜，便即出來查問賀成，豈知她剛走未院中，恰逢玉妹從內闖出，淑英大驚之下，深恨義兄見識，一面忙拔鐵鑊雙刀，截住廝殺，一面便大聲喊叫有了好細。希圖衆人幫助捉拿，不想玉妹那對鴛鴦寶劍，乃係義父張兆祥所贈，實爲古代稀有名器，與玉將莫邪可以匹敵，張老者得此一對寶物，是遠在十五年前，店內住進一位老年客人，覆姓東方，雖名雖亮，自從搬入之後，一病難旬，纏綿不起，身邊又極蕭條貧乏，後來病到十分危篤，感念兆祥醫藥扶持，相待之懇，便將這對古劍含淚取出，鄭重給予，並說此劍

非比凡品，如遇識者可值千貫，萬勿當着等閑兵器出售，尤其不要落入匪人手中，否則，這個罪孽便造大了，等於幫助匪人燒殺淫擄，死後可就永墮輪迴。千年萬載不得投去。且懇兆祥於其遺後，代備一具薄棺，草草殮葬，墳前代他立塊石碣。上書：「燕人東方亮之墓」，年月朝代皆不必寫，只此八字已足，他雖死在九泉之下，亦當感佩盛德。……兆祥念他是位落魄英雄，又有贈劍之誼，故當老人彌留人際，即行購置一口上好棺材，許多裝殮之物，請他自己一一寓目，那兆祥觀看過了，愈加喜悅，便笑笑，噙噙溢然而逝。張兆祥自從得着鴛鴦寶劍，誠恐與人覬覦，前來偷盜，故即嚴密收藏，沒有教人看過，甚至漸漸將其忘記。日前因收玉妹作爲義女，方纔想起那對古劍，一攔已十五年，自己收着不但沒用，且要多耽一番成心，當即將劍轉賜玉妹，作爲見面禮物，誰知古劍拿出之後，江都客接過手中一瞧，見是師傅東方繼亮兵器，心中不由大吃驚，及至兆祥將話說明又往墓上祭掃一次，他方連連點頭歎息道：「俺師性情古拙，不同俗流，一生打強扶弱，濟困拯危，只求事之澈底，心之自安，便即飄然引去，從不露出個人姓名，故他俠行遍於海內，義澤沛及四方，而姓字却沒一人知道。聲威更無誰來傳播，俺與恩師鄱陽一別，瞬已十八九載，其間雖然不時探問，終如閒雲野鶴，渺無定所，絲毫不得一點音訊。誰料他老人家，已於十五年前作古，鴛鴦寶劍更於此時出現，傳給他的孫徒。這樣看來，人之富貴家通，離合生死，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」。玉妹自得這對鴛鴦寶劍，視若珍寶，愛如明珠，平日即拿一些頭髮試驗，果然吹在上面紛紛斷落

，不爽毫厘，惟對削鐵如泥那一句話。她恐傷及月口，不敢輕於嘗試，就早適纔淑英闖來，雙刀齊下，她亦恐怕震傷寶物，且明其其年幼力弱，故僅運用劍脊向上格去，要是路刀朝上，淑英雙刀便早削折，安能保得無傷無損，玉妹瞧她遁逃走了，急就燈光一視劍身，見沒纖毫痕迹，當時心中異常高興，急待聳身上房，一走了事，突見紀綱率領二妹二弟，和兩個不認識的男子，只除紀綱不能動手，扶住了環在旁觀看，他們俱係掄劍挺刀，蠶湧上來，玉妹自經杜爺指點武藝，尚沒發賣一次，今夜她見蔡家幾個男女，合併殺來，她當下冷笑一聲，正欲掄劍迎上，忽見紀綱圓睜兩隻怪目，連瞧個人幾眼，忙即約住他的弟妹，笑笑用刀一指道：「你這女子姓甚名誰，家居何處，今夜來到俺的府中，是偷是盜，或係奉着誰人差遣，另有其他圖謀，你若老老實實不撒謊言，少爺看你年幼無知，放開一條活路，饒恕不死，倘有半字虛假，少時擒到手裏，自有你的樂子嘗哩」。玉妹見他說到末一句時，神態異常輕薄，心頭一陣火起，便用雙劍一甩道：「惡賊休得胡言亂語。你家姑娘一非偷劫財物，二非受人主使，三更沒有什麼圖謀，今夜來得爾等家裏，無非路見不平？拔刀相助，取回一點小小物事，要問你家姑娘姓名，爾等腳下沒釘釘子身後沒墊墊褥，倘如一旦說了出來，將爾等吓躺下去，也是損傷陰德，可是，姑娘今夜穿着紅衣，你們就認做紅衣女子得了。」何玉妹說至這裏，心內一陣暗笑，仍挺躍身上房，一走完事，不料紀綱那個色中餓鬼，瞧見玉妹桃腮杏靨，體態婀娜，便又動了垂涎之念，急向衆人有力沒氣言道：「諸位兄長弟妹，這個女子非常標緻，兄

弟看着很爲合心。懇請你們同心協力，將她拿住。敢情也能醫我的病症。一飛山虎這幾句言語，頓把玉妹招得怒高千丈，氣沖斗牛。她當下一擺鴛鴦雙劍，打算將紀國一劍擄倒，了結禍根。那時再走不遲，無奈紀綱等人眼明手快，一聲呼哨之後，猛湧上前，將玉妹圍圍圍住，好個初出馬的巾幗英雄。真不愧俠門弟子，掄開兩股鴛鴦寶劍，如同梨花蓋頂，瑞雪飄身，漫說紀綱等人兵器不能近身，就是兩點也難落兩進去，少時聽得咚的一聲巨響，乃是孫虎手內那對八楞金爪銅錘，碰在玉妹劍鋒之上，直將湯溫大小一個錘頭，呼的削落，接着更聽得喳撲咚數聲，却係紀綱朴刀沒了一半。淑英寶劍也被削掉尖鋒，置成仗着機謀鬼詐，悄悄遠至玉妹身後，掏出一隻百練飛抓，希望抓住姑娘脊領，生擒活捉，沒想玉妹何等眼明手快，聽得腦後兵器風到，趕忙將頭一低，順手用劍向左一挑，一個白蛇吐信姿式，早將飛抓鋼練甩斷，抓頭遠遠飛去，恰巧不上不下，不偏不歪，落在紀國嘴上，銅抓見肉，皮破血出，何況他是站在那裏。靜等衆人拿住這個女子，成就親事。如今沒想事出非常，自己嘴上着了這一爪兒。當下一驚一唬，便咕咚栽倒下去，又因痛得特別厲害，有話說不出來，即在雪白牆根底下栽筋斗，豎蜻蜓，拉大頂，滾繡球，一套不了一套的玩。孫虎等人敗陣下來，正看紀國被英賀成三人截殺，回頭瞧見紀國這種動作，他因是個昏頭昏腦的人，便拉住紀綱笑笑言道，一姐夫，你瞧二哥見捉媳婦子兒，就樂到這等模樣，自己勸勸斗拉大頂耍子一。紀綱聽說之後，急忙一瞧，果見紀國只在地上擲騰，他當忙至跟前一看，見他滿嘴鮮血淋漓，只哼哼的嚷痛不止。

紀綱急忙將他攙扶起來，令人招往後宅。又見他們三人不能取勝，當急伏在孫虎耳旁，如此如彼吩咐一回，孫虎便即飛奔而去。玉妹雖在和人廝殺，但對蔡壽等動靜，亦觀察得非常明白，忽見孫虎狂奔急出，便知是到後面搬取救兵，當下心內便暗想到，憑我身上武藝，掌中寶劍，蔡家父子實無足懼，只怕他們去到後花園裏，請來踏雪無痕公孫楚，以及和尚與假道姑我若不能此時遠走高飛，半時必定要吃危險哩。玉妹見到此點，便望秀英嬌叱一聲，掄劍劈去，秀英趕忙一偏身子，往旁疾閃。玉妹趁着這個閒隙，雙足一用勁兒，颺的躍出丈外，正待竄上屋時逃走，突見月洞裏，鑽進那個了凡和尚，手提一根水磨禪杖，足有茶盃粗細，逕奔個人劈頭打來。玉妹瞧他力大杖沉，誠恐自己不是敵手，赶忙將身望左一偏。掄劍直搥和尚左肋，了凡禪杖擊空虛了，心中轉怒，今見玉妹人到劍到。大吼一聲，便急扭轉態腰，用杖望外飛磕，玉妹懼傷自己兵器，颺的把劍抽回，隨使白蛇吐信姿勢，徑刺他的喉頭。俗話說：長兵利遠戰，短刃善肉搏，和尚因為禪杖過長，玉妹竄躍又極靈俐，如今被賊襲進身邊，劍攔要害，當時格既不可，逃更無及，只能啊呀大叫一聲，正擬拋去手中傢伙，來奪她的寶劍。此時遲，那時快，玉妹劍鋒，剛要攔到了凡嚥喉，便見一顆金色彈丸，直望自己面門撲來，她心中當下一驚，急忙向旁閃避，待等將那彈子躲過，掄劍再去攔和尚時。復見對面房屋之上竄下一人，墮如飛鳥，輕比落葉，手上並沒兵器，僅有一張小小彈弓，對着自己哈哈一笑道：「你這女子倒很了得，竟能脫過爺爺彈子，憑你這點能耐，很可說出個人姓名」。玉妹瞧

他並非別人。正是踏雪無痕公孫楚。心中便即暗暗想道：「今夜可糟透了。斷難逃出他的手內……」玉妹正在此猶疑，更聞紀綱等人在旁言道：「一師爺爺，這個紅衣女子好生厲害，好生狠毒，奪了我家琥珀夜光寶珠，更傷了許多兵器，適纔若非了凡師父來到，我等還恐遭不測呢。」公孫楚聽如此說，將頭點一點。復用強弓對玉妹一指道：「你這女子是受何人主使，抑係自己偷盜，何不親自說出姓名？」玉妹經此這麼一問，靈機忽然頓露，便道：「姑娘自生以來，從沒姓名，更不懂得什麼叫做一主使，今夜來到偏等莊內，即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假若就要問我姓甚名誰，姑娘就算姓紅名叫衣女得了。」公孫楚聽了此言，心頭轉怒，便向地罵道：「好道：一好個不識抬舉丫頭，爺爺見你年青歲嫩，面目姣好，且不像那等爲非作歹賊人，故於適纔發彈子時，先拉弓弦，後方打出，成心讓你開聲發閃，不敢傷了花容月貌，現在詢問你的姓名，反倒如此裝模做樣，不肯直說。難道你那尊姓大名，貴比鳳凰麟角，不願說與衆家？抑是嫌俺鬚髮霜白，心裏嫌惡，不願與老頭子見。要給那老漢生小子留名？」飛燕子此言方畢，直把何姑嬌氣得肝破肺裂，渾身顫抖，頓當掙扎，直掙至前胸，公孫楚一生闖蕩江湖，內外工夫俱添了，他見何姑掙起之時，先下閃爍，霞彩交流，當時暗贊一聲「好劍」，急把雙足往下踏點，一劍當空，響起丈餘高響，落在前面仍是大笑不止。玉妹見他恁般技藝，心內尤其吃驚，一劍過空之後，接着趨行兩步，第二劍復又狠命刺去，公孫楚在此時候，並不拔閃，只把身子往左路躲，讓過鋒鋒，隨將手內那張彈弓，

望他臂上輕輕一擊，這在情理上說來，公孫楚自從鏢傷趙鵬，恢復榮譽，便即隱避茅山，不再輕履塵世，更不願再造罪孽，今夜也見玉妹年歲既青，又是一個女子，故僅運用三分氣力，甩一弓弦，看她是否經受得起。孰知鳳姑慣擅武藝，未練內功，左臂經他腰的擊中，即行擰肩綑目，痛徹骨髓，險不將劍仍落地上，飛燕子見她如此嬌嫩，不由哈哈一笑道：「爺爺僅使三分力量，你便痛得滋牙裂嘴，噯噯連聲，假若再加一倍氣力還不直挺挺的倒落塵埃，好姑娘，你既沒有什麼本領，何必冷灶裏面爆熱豆，狗拿耗子多此一舉，眼前，爺爺依然慈悲不改，舊話重提，你若說出真實姓名，來此究受何人主使，俺便手下留情，開放一條活路，倘敢再行執迷，不說實話，少時弓弦起處，決定將你活活打死……」。踏雪無痕話方到此，即聽屋上有人冷冷笑道：「既是江湖高明好漢，南北唯一英雄，為何倚仗人多勢眾，欺負一個荏弱女子，這樣那裏配稱英雄？配稱豪傑？直令某家笑掉一顆大牙」。衆人驟聞此語，俱各大吃一驚，便齊仰起頭來，向那屋上觀看，只見檐口站定一人，帶眉虎目，掩口龍鬚，身穿夜行衣褲，臂掛金鎗彈弓，手內拿住一口寶劍，青光閃爍，可不鋒芒，對臂小而瘦又哈哈大笑不止，玉妹瞧見來的此人，並非別位，正是自己師傅杜化，當時心中十分歡喜，便向屋上大聲叫道：「師傅快來，搭救我能……」。玉妹先言後說，杜爺即早懸身下屋，對着飛燕子拱手拱道：「公孫兄台還認得小弟嗎？」踏雪無痕見是江湖客來到，心頭不覺暢快，便由背上掣劍在手道：「一姓杜的朋友，咱們江湖道上闖蕩人物，應當打強扶弱，濟困除兇，方台任俠行

義身分，你明知道蔡濤是我徒弟，蔡紀國係俺侄孫，却爲什麼幫助惡人，將他毒打，直至今日尙且臥病在床，行走不得，現在，你又匿遣此位高足，來到蔡家莊內，不但劫掠珍珠寶物，還更傷了好幾個人，杜朋友，像你這樣倚恃技藝，欺騙平民，只怕有點說不過吧……一。江都容聞聽此言，微微笑道：「老兄台責備的話，杜某自當謹領，不過，水有起源，事有起因，老哥應當調查明白。然後來向他人問罪。再說，令徒父子平日行爲，或好或歹，此間自有定論，更應訪個清清楚楚，水落石出，方可免除許多誤會。假若聽信一面之詞，祖私獲損；那也非是英雄本色。尤其不是我我所作所爲。一。蔡濤父子橫行鄉里，稱霸一方，踏雪無痕如何不知，只因自己生性強悍，一世不肯報輸，便即挑開此事不談，將劉望何玉妹一指道：「杜朋友，咱們不要勞唇費舌，徒託空言，只說你這一位紅衣弟子，姓甚名誰，家住那裏，爲甚晝夜進入人家，劫掠殺戮，一任己意，這種道理又當怎樣解釋……一。江都容聞聽此言，還沒回答，玉妹便即厲聲叫道：「姑娘明人不做暗事，好漢做事好漢當，委實取了蔡紀國一顆珠子，不過，這顆寶珠既非他家私有，來路更欠明確，裏面還更關連幾條人命，姑娘欲借啞叭物事；解決一樁疑虛案子，倘若不是真賊實証，過兩三日自當送還，否則……誰做案子由誰擔承，誰殺了人由誰償命，何必定要暗施詭詐，陷害他人。自己反倒逍遙法外呢」。玉妹說過此數語後，只見杜爺面現喜色，連連點首不已，再見蔡紀綱等兄妹四人，却又待得抓耳搔腮，焦灼異常，並向飛燕子同聲叫道：「師爺爺，這個女寇面善心毒，口蜜舌劍，今夜好夕將

她擒住，莫使逃逸纔好」。他們兄妹方說至此，蒼髯龍蔡濤，復親赶到，經過子女如此如彼一說，隨將肩頭披繫腰的甩落，掣出腰間雙龍金刀，口中一面嚷道「完了……」，一面便令賀成快敲梆子，傳齊滿園莊丁，要將杜翁師徒擒入手內。江都客原因夜中巡查，尚未安眠，忽接內宅傳出報告，說何姑娘踪跡不明，兵器鏢囊均沒有了，他想玉妹數日之前，曾謂鄭雄父兄這樁疑案，必係蔡濤爲子報仇，暗中造成，非往他的莊內密查暗訪，決難得到綫索，今聽玉妹突然失蹤，並將夜行衣褲穿走，當令鄭雄保護眷屬，千萬不可擅離莊院，自己便即結束停妥，去往蔡家莊內探視一動，及至竄到這座院中，果見玉妹十分狼狽，逃走不得，且有被拿危險，當忙飛身跳下屋來，和公孫楚折辯道理，如今瞧見蔡濤來到，並發梆子齊集莊丁，因思玉妹雖然了得，竄躍終欠出類拔萃，假若四面弓弩齊發，重興演出楊府情勢，自己端難一身兩顧，再說玉妹在此時候，已將琥珀照夜明珠取入手內，何不令她趁此衝出，先行回家，不但人珠均可保全，俺也免去許多照應了。江都客暗忖至此，急向玉妹遞過眼色，叫趕快些逃走，豈知踏雪無痕見多識廣，機智萬分，今瞧杜翁神態猶疑，對女徒弟悄悄傳暗號，便向蔡濤父子大聲吩咐道：「這杜翁朋友和俺認識，自應交給老夫款待，不用爾等上前幫忙，和那兩個紅衣女子，聽說紀國十分喜悅，你們用心將其留住，給他圓成美夢得了……」。飛燕子話猶未畢，杜翁師徒俱各大怒，便即掄動手中兵器，望他要害一齊擲去。公孫楚瞧見三劍齊來，毫不着慌，因將身子望後略退，使用寶劍往外一磕，只聽噹噹幾聲脆響，四支劍上金光齊迸，火

花亂飛，吓得三人手麻腳軟，各自跳出圈子外面，觀看鋒刃是否殘缺。及見兵器俱沒傷損，精神卻又一齊陡長。復行吆喝一聲，站成一字形式，與韓眼門起來，社爺用意不在所殺，只想玉妹速出重圍，自己亦即遠走高飛。少時將珠送往惠州府，救出鄭雄父兄，然後協助地方官兵，剿拿蔡濤。竊，豈不更為名正言順。比之潮連爭門，強得多了。所以三回五合之後，社爺仍然暗中知會，叫女弟子迅速突圍。自己亦即跟着出來。玉妹經師一再催促，心裏亦已領會。當急抽回鴛鴦雙劍，望東竄走，公孫楚因被社爺絆住，分身不得，便向蔡濤等人高聲叫道：「紅衣女子要逃走了，你們赶快截堵着罷。」蒼髯龍聞聽此說，急忙擋住玉妹去路，手掄金刀望她一指道：「一來時有路，退後無門，好賤婢子，留下粉頭讓爺走罷……」。玉妹此時也不答話，將劍分心便刺，蔡濤哈哈大笑一聲，金刀擡起，往外猛磕，玉妹道他使的甚常兵器，劍擱近身，颼的往上劍起，一個海虎撈月姿勢，只想將他金刀削折，誰知蔡濤的刀既名貴，藝又精純，瞧見玉妹突改招子，來到自己兵力，因即將計就計，金刀微微往懷一縮，隨用順水推舟絕技。刀鋒揉過劍尖，刃口疾轉向外，順着她要往回撒招，緊提劍身，哧擦往外劈去，玉妹那裏見過這等刀法，當時嚇得心驚胆顫，魄散魂飛，本想用那被揉住的劍，將刀格開，第一自己氣力單薄，排牠不動，第二個人正往回撒招，無法措手。第三他的金刀順劍劈來，落既不可，逃又無及。雖然不能傷害性命，但在最低限度，却要削掉幾個手指，何姑娘在此千鈞一髮之時，突然把心一橫，她因右手的劍被人捉住，施展不得。左手鋒刃却終關着，沒有

陷入同一命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蔡壽金閃閃騰騰人，剛要削到她的劍柄，玉妹豁出右手數指，讓他削去，左手掄的那柄鴛劍，便急旋風一般捲起，且還帶擱蔡壽金的喉，背脊龍鬚蕩半空，不知會過多少受驚，經過若干戰鬥，但對玉妹這等一捨命招子一，劍是今日方纔領教，他心中當時一時，反悔了半刻，反而當刀飛往回撒，上碰她的寶劍，只聽卜通響了一聲，胸前那根十字鐵帶，又與她的劍碰，鏢鏢咕咚落在地上去了，蔡壽雖然將劍儘開，沒有受傷，手足却已嚇得麻軟，不能再爲對敵，他當虛砍一刀，拔步奔走，擬叫莊丁撒開包圍，用箭取得最後勝利，就料玉妹呼哨一聲，飛身上屋，叫道：「師傅我先走了一，她即連滾帶躍，直望牆外奔走了去，蔡壽見她如此英雄，氣得將足只蹂地道：「這個女子又猛又勇，又狠又毒，又豁得出自己性命，適纔若非俺的手快，縱然削下她一隻手，這條老命却早完了。」蒼髯龍話說至此，瞧見師傅塵戰僅化，僅還平手，不得絲毫便宜。因思今夜這場拼鬥，雖是江湖人物搏擊，實際却係鄭傑二姓爭霸，倘若師傅年邁力衰，復行敗北，不但蔡家威風從此消滅，難再振興，就是俺師半世英名，亦將付諸落花流水，永遠不能重恢復了。蔡壽想到此一點上，本擬教人上前助戰，將杜雲飛活活拿住，惟因踏雪無痕生性倔強，一世不肯服軟做低，假如幫陣全打輸了，他倒不會怎樣發作，僅說自己戰敗已足，何苦又要饒上他人，萬一獲到少許勝利，他的脾氣却即大了，噙着衆人嫌他老邁，害怕不是別人敵手，你們既有這種本領，還要我這老朽幹嗎？蒼髯龍顧此慮彼，忖度半響，當時暗暗傳齊莊丁，在四處隱藏埋伏，只要聽見

梆子敲動，便將弩箭飛射杜化，切莫使他逃出去，他這準備恰纔完畢，即見杜爺颯颯一聲，跳出窗外，將劍望四下裏一指道：「公孫老兄，你我俱是江湖好漢，有姓有名奢遮人物。爲甚前面說的言語，如今却有反悔，竟將弓弩手在四面埋伏呢？」飛燕子聞聽此說，羞得老臉發紅道：「這事某家完全不知，必係他們衆人所爲，杜朋友請你放寬心吧，誰在暗中偷發一箭，無論射着與否，老夫不但認罪服輸，還要將那放箭的人斃死，來……咱們依舊拚個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得了一。江都客原本無意苦鬥，且明知贏他不易，如今瞧見玉妹已走，自己正好設計脫身。目前抓住這個機會，怎肯輕易放過，便將頭搖一搖道：「公孫老兄，您雖這樣英爽豪邁，不欺不詐，頗與某家分個強弱，見個高低，爭奈令徒等人虎視眈眈，在旁掠陣，弓弩手四面埋伏，只待梆子發動，杜某縱有驚人本領，絕大武藝，能夠將你一劍攔倒，甚至一脚踢死，但於那種時候，他們兵器在手，羽箭填弦，還能謹遵您的信誓，不和某家來爲難嗎？今夜，天光也快亮了，彼此也該休息休息，您若真個英勇如昔，未減十二年前威風，咱們最好約定日期，在那荒僻沒人地方，各憑胸中學問，手上工夫，再分一個輸贏得了一。踏雪無痕，生豪強，不肯示弱，今被杜爺這樣一激，即行打着哈哈言道：「姓杜的明，你也未免太小氣了，因爲，咱們俱是江湖道上人物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從來不會什麼翻悔，那怕你那財是兄的劍鋒，搗進丈夫腔內，他們經過適纔吩咐，也決不敢暗放一箭，怕打一箭，希圖挽回的末劫。如今……您既這麼多疑多詐，胆小如鼷，某家便亦抬起膀子，放你回去多活一

宿，免得別人笑俺關上家門，倚仗人多。打你這條無敵好漢，不過咱倆既爲江湖豪傑，說話總要當得錢用，你既倡議單人匹馬，決一勝負，那麼，比賽地點在東，在西，抑南抑北，請你快些指定出來，某家若是心存懼怯，屆時不到，以後天涯地角，覩面相逢，由你怎樣懲罰羞辱得了……」。江都客原是別有用意，打算脫身，今聽飛燕子如此表示，正中個人計較，當時隨口約定日期，在南山比試，公孫楚在此時候還有甚麼話說，便對杜化將手一拱道：「杜朋友，老拙準於明日晌午，前往南山赴約，你若只圖脫身，害怕不到，將來一旦見面，休怪言語不留情了」。蒼髯龍父子等人，只望踏雪無痕大展威力，搗倒杜化。甚至將他要了性命，不但蔡紀國過去受的恥辱，從茲煎洗，一吐胸頭宿怨，就是鄭雄自此以後，亦沒誰來再作帮手，敢和蔡家抗衡爭衡？今見杜化陷入包圍，已瀕絕境，却又運用花言巧語，將飛燕子連激帶騙，暫行停止鬭爭，允許放他出去，萬一杜化心懷詭詐，遲不赴約，就將蒼髯龍夜光寶珠，送回楊府，那麼，鄭雄父兄固可冤屈昭雪，釋放歸家，而兗州府的官兵捕役，更將如同驚濤駭浪，奔騰我家，抄捕盜珠竊劍強盜，殺死丫環真兇犯呢。蒼髯龍思慮至此，止極大會藝師踏雪無痕，和江都客翻轉面皮。毀棄前約，再教山下埋伏弓箭手，一齊向他發射。那怕杜化本領再爲高超，躍躍如何望絕，也難逃出矢林箭雨，安全保住性命……但他此念還沒完畢，即見門徒賀成悄聲言道：「這杜雲飛裏功外技，十分了得，委實不易將其擒住，現在師爺爺既已訂約，咱們怎能翻悔，何不趁此時候，罷手干戈，各憑機智，再行分個高下得了」。賀成言至

這裏，復又俯在蔡濤耳邊，如此如彼說了幾句。蒼髯龍聽他言語，極爲妥當。遂卽跨步上前，對江都客大聲言道：「姓杜的朋友，衛師因爲年紀高邁，氣力衰弱，今夜與你苦鬪半宿，未得稍微休息，精神不能馬上恢復，俟今代師改訂約會。華於後日己未子初，單入五馬，不帶懸從，在那兩山裏面恭候會駕。請你屆時不要爽約得哩。」江都客本欲信口之言，並沒真的要比劍鬪，今見蔡濤如此表示，尤中個人心意，當卽滿口應允下來。蒼髯龍在此時候，便叫莊丁倒鑼一聲，將月琴手完全搬送，纔又吩咐手下的人，大開各門，送江都客安然出莊。踏雪無痕記此情景，知道他們必有計算，自己怎好不依，因將寶劍插入鞘內，笑笑來挽杜鰲手臂道：「咱們哥倆只聞姓名，從沒晤面。今夜想是前緣註定，在此會合。走……待俺挽住你的胳膊，護送出莊，便不怕人暗中計算了。」江都客聞聽此語，亦將屠龍古劍歸還鞘中，伸出手來和公孫楚緊緊握住，並打了兩個哈哈道：「俺們任俠行義之人，第一不趨名利，第二不避危難，第三更不貪生怕死，只要自己所作所爲，於理無虧無缺，於心能問地安，卽使赴湯蹈火，履險涉危，把條生命性命送掉，亦不能夠絲毫畏怯，賢徒既令大開門戶，獻送杜某出莊，焉能作那小人行徑，更從暗處加以狙擊。」江都客言至此句，便卽昂首闊步，與飛燕子挽臂同行，一點不作準備，少時出到蔡家莊外，彼此復又緊抱雙拳，說聲「再見」，二人卽行含笑別過。現在不言公孫楚返回莊內，和蔡濤等重作商量，怎樣應付江都客師徒，提備他們再來暗算，一面更又依着賀叟主意，調兵遣將，撒下天羅地網，以便奪回夜光寶珠，照舊自新一切。

恥辱。如今只言江都客杜化，自與踏雪無痕訂下約會。賤賤分別，便望鄭雄莊子如飛奔走，當他行至中途路上，天色已經大明，東方更漸漸升起紅日，杜爺轉過一叢樹林，瞥見玉妹鄭雄二人，率領十七八條雄偉莊漢，單身束縛，手持兵刃，直望這條路上朝水湧來，及至走到切近，他倆盡見杜爺清平無事，安然歸返，急急搶步上前說道：「俺們因為師傅苦關半夜，天亮未歸，誠恐惡霸莊上人多勢衆，鏖戰難脫，心中好不煩灼發懼。現在師傅既回來了，很用不着再去拼命……」一。鄭雄二人言至這裏，復問杜爺爭鬥情形，出關經過，江都客將頭點點道：「說起話長，咱們回家再細談罷。他們師爺一路歡歡喜喜，說說笑笑，少頃回到莊中，鄭老安人母女，亦由內宅早迎出來，並向杜爺道謝不迭。江都客在此時候，一面述說應門踏雪無痕始末，以及和他約定比試日期，一面即教玉妹取出琥珀夜光寶珠，和鄭雄等仔細觀察。果與楊府說的一模一樣，無稍區別，當與衆人商議言道：「此珠雖是設計取得，究竟已當破綻。蔡濤父子因為利害關頭，存亡所繫，絕對不能善罷于休，從此不開不問，咱們現在應當緊急辦的，却是將這一顆琥珀寶珠，迅速送與從中調停的人，請他馬上賁往楊府，親手交給小侯爺楊彬，就便將這筆回寶珠情形，向他詳細申述明白，一面懇其知會兗州知府，一面自己再備呈文，他兩父子即可保釋出獄了，至於楊府那起盜劫血案，贓物來處咱們已說，衆人姓名亦俱告訴清楚，他們假若懼怕惡霸，畏首畏尾，寧願這樣銷聲滅跡，不再追究，咱兒只好自作準備，免得暗中受人計算，倘如楊彬定要兇首，逼着兗州知府去拿強人，你我師爺在那時候，却

道不得一爲人爪牙，江湖騰笑一，那一些冠冕堂皇言語，卽應協助官兵捕剿，將惡霸父子一網打盡，半個不要使其逃逸，這麼一來，咱們固可除掉仇人，無須提心弔胆，每日每夜都要防備，卽自附近鄉里來說，亦替人民昭雪許多冤枉。剷去無窮無盡大禍害呢。王妹等人聽了此言，齊聲稱是，大家復又商量半晌，最後決定，仍由鄭雄攜帶一名莊丁，懷珠入城，懇託過去說事親友，前往楊府辦理一切，他們這樣規劃完畢，鄭雄卽行整理服裝，帶上銀兩。將那一顆琥珀夜光寶珠，包裹嚴密，揣在貼肉衣袋裏面，隨叫後槽配上兩匹快馬，他當別過母親妹子，杜爺玉妹，帶同一名精壯家人，前往城內去獻楊府失珠，以便搭救父兄出獄，江都客到莊門外面，吩咐鄭雄沿途小心，速去速回，如若須要耽擱，可先打發莊漢來家，捎回一封書信，免得我等懸念，鄭雄經過師傅叮囑，連道弟子理會得下，卽與家丁跨上快馬，如飛而去，杜爺送了他兩主僕，返回內宅，玉妹復把蔡紀國觀觀文姐情形，以及前夜彈擊賊人經過，向大家重興訴說出來，杜爺聽了將頭點一點道：「這顆珠子送到定州，蔡盜罪案卽行證實，楊彬雖然失物全歸，心滿意足，但他被殺那個丫環，據說生得極爲美麗，和蘭花富姬一樣嬈倖，如今既知賊人姓名，焉肯輕易放鬆，他必強令定州知府，派兵派將，捉拿蔡氏父子，只要惡寇斬草除根，殲滅淨盡，他們雖欲再行無禮，圖謀加害，今生非但不能，來世却也難指望了……」。

杜爺說到這句話時，復又打了兩個哈哈，他卽回房休息，玉妹更因兩宵沒得安眠，精神十分疲倦，遂亦自回自己臥室，和着衣服坐下，文姐聽了她的言語，起初吓得魂飛魄散

，面色變更，險不驚倒地下，及聞玉妹彈打賊人，竊聽察紀國病中囑語：心內便又暗暗銜恨道：好個狼心狗肺賊子，他家父親因要雪報前仇，不惜用這鬼謊手段，將我父兄齊陷入獄，至今尙沒釋放歸家，他復想趁危難之時，暗派賊人，把我劫走，以達自己那種禽獸慾念，孰知冥冥之中，早有主宰，遇着俺這一箇何家姊妹，這勝鬚眉巾幗英雄，不獨使他奸計無由得逞，且將楊府失蹤乘機尋回，據此以觀，足見俗話說的：害人翻害己。爲惡被惡磨，這是絲毫不會錯的，文娟到此等上面，對何姑娘愈加敬愛，愈加欽佩不已。少時，陽西下，暮色漸漫，天氣逐漸昏黑，江都客因爲心內有事，一覺醒後，不復再睡，自行起身下床，詢問鄭雄已否歸來，玉妹雖然年青貪眠，一着枕後，鼾睡去，故夢境十分甜美，但因文娟惦念兄長，日暮未歸，且沒打發莊丁先行回來，捎帶音訊，故卽將她連推帶拉，呼喚蘇醒，去見杜爺商議一切，當她二人步出內室，正往西書房中行走，忽見老僕李忠踉蹌奔入，氣喘吁吁言道：「小姐們……不好了，大路上湧來千百人馬，仍望咱們莊子奔進……」李忠此言未畢，江都客已然聽明，急由房中跳了出來，吩咐家丁速閉莊門，別讓人馬一直衝入纔好。他的言語方說至此，果聞莊外馬嘶人喊，異常嘈雜，如同潮水一般澎湃；江都客在此時候，明知鄭雄進城途中，出了舛錯，或係到了兖州府裏，託人送還失珠，楊小侯爺不但翻悔前言，拒絕開釋學勤父子，且將他一併逮捕，再派人來抄拿眷屬，杜爺雖然忖度及此，但恐鄭老安人母女驚嚇，故亦隱忍不言，嗣聞牆外喧囂聲中，有的在叫快開莊門，別教老爺們費手費腳，倘敢遲延一時半刻

將那要犯打脫走了。你家這場官司不但沒完，財產人口還許都成空啊……。一江都客聆及此語，復知玉妹楊府奪劍案子，如今亦已齊發，轉面瞧見鄭老安人，文娟小姐，俱都嚇得面如土色。渾身直打哆嗦，心中便即暗暗問道：鄭家這場官司，已然打了月餘，不至再不其他危險。縱然誣陷珠是暴政，劍係強奪，丫環亦這鄭雄手刃，好在人物均歸還了，且又有人從中調解，頂多不過罰些銀子，作為死婢安埋之費，亦即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絕不能夠問成抵償。現在值得上為顧慮一點，便是玉妹潛身此處，本為秘密，倘被蔡濤等人昨夜闖破，報警楊彬，假若在此莊內將她擒拿，匪但玉妹自己難保活命，即鄭雄等亦增不少罪狀。到那時，蔡濤再造一篇虛假言語，洗刷自身清白，將罪完全栽在他們父子頭上，那可無法分辯了。江都客暗思至此，即向李氏母女說明利害，要令玉妹當先逃出，免得自誤再誤別人，兩姑娘想到奪劍之夕，江都客亦曾出頭見面，和人廝殺，使道師傅我領逃走，你也不應勾留，難道真跪束手就縛，讓那貪官污吏三推六問嗎。江都客說此一番，微微笑道：「我又沒有老邁龍鍾，心口糊塗，去吃這糟不腦不腦官司，再說，我一身入獄，行動不能自由，憑你一個人力量，去救他們爺兒三位，也是不成的啊……。一江都客此言，說得鄭老安人、李氏母女一齊稱是，並俱紛紛流着眼淚，催他師徒趕快逃走。江都客一面收拾行囊，一面意也顧及李氏母女，不要害怕，只要有俺杜化清着，好歹要將這場官司弄清。教他父子三人平安無事，重返鄉里，不再遭受惡人欺壓，杜爺話方至此，玉妹已然勾當完畢，他乃穿了鄭雄一套衣服，裝成男子模樣。

，後復叮嚀文娟幾句言語，便與杜爺趕到前面，觀察動靜。只見莊內十數條三大漢，搬運百木頑石，堵塞莊門，任你外面如何叫罵，如何撞打，他們等於沒有聽見，只顧拚着性命防禦。杜爺瞧見這種情形，知道前面出去不得。當與玉妹退至莊後，復聽外面有人喃喃念道：「但願皇天菩薩保佑，紅衣女子別由後門出來。」第一，咱們擋不住她的傢伙，枉自送掉性命。第二，回頭打從此處滑了，公子可又決定不依。唉……咱們弟兄當這一份差使，可真不易，每日除開伺候客人，洒掃房屋，如今更要充做眼線，幫助官兵來拿強盜。杜爺聽了此等言語，知道後門外面也下了格，有人把守，假若冒昧突圍而出，給那眼明手快公人瞥見，自己和玉妹倒沒甚麼，是可從容發付，只是破綻一顯露了，鄭家父子愈增罪戾，官司愈將糾纏不清。江郡客因為顧此慮彼，十分慎重，少時天色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連當揀了一個幽僻地方，跟空牆頭。悄悄往各處觀察，只見莊前約有三四十個士兵，七八名巡快。為部除在牀子裏面，吱吱啃着地上的草，莊後也是一人一騎，數目和糧一半，尤其不懷不忌說的一千一百一，杜爺瞧這前邊人馬悉由一位將官統率，兩個楊府家人在做眼線，有的巡邏，有的挺着刀鎗鐵尺，以內職在喧嚷叫喊，威逼莊內開門，手中有不三樣動作，像惡鬼般聲勢一般玩意。江郡客看此等景象，當即跳下牆來，直向鄭家府大叩響數話，直向牆到西北角上，地極幽僻，又見一差役，便令玉妹先竄出去，只顧奔命，還有八差，不用和他廝殺，咱們師徒二人，在莊北祥家內會齊，到時再作別的商量得了。玉妹依從師傅吩咐，即與文娟洒淚分手，匆匆跳出

牆外去了，杜爺見她走後，猶不放心，誠恐捕役故示罅隙，暗中埋伏，賺你逃出之後，一齊動手，故於玉妹竄逸之際，二次躍上牆垣。偵察有無動靜，果見玉妹到了外面，絲毫沒有阻礙，轉眼即行去得無影無踪。杜爺瞧見如此，心內轉生疑惑，當命李忠搬來一張梯子，架在莊門牆邊，自己更教他一遍言語，令其上去盤詰，李忠因在鄭府多年，深受主人恩惠，如今雖然逢此巨變，亦只能午着胆子，冒險登臨，並囑杜爺言語向下呵問道：「你們那裏來的強人，胆敢假藉官府聲威，明火執仗，圍攻村莊，難道不懼國法王章嗎？」下面官兵聞聽此言，一齊抬頭觀看，有的認得他是李忠，便即高聲叫道：「李管家的，別要再推睡裏夢裏，胡說亂道，難道連俺神鈎趙的聲音，都不辨識？現在，快開門吧，滑了要犯連你都饒不了」。李忠故意怔一怔道：「咋」們家爺這場官司，雙方已有調停，府裏更存了底案，就是您幾位上次撤走，也曾見着硃筆紅批，再說，俺們主人又沒出獄，提人該往監牢裏面，怎又黑天半夜包圍莊子，這不活活倚仗官威，欺壓小民……」。李忠此言猶未說畢，外面官兵却早惱了，一齊怒聲大罵道：「俺是因受府尊吩咐，沒有怎樣動兇，你家竟敢潛匿要犯，抗拒官兵，倘敢故意遷延，遲不開門，拒捕罪名你可承擔得起？」杜爺立在梯子下面，聽得十分明白，忙向李忠打個手式，叫他答應開門。自己即行沿着玉妹舊路，一直飛奔出莊去了。原來兗州知府顧有道，爲人雖極諂媚，機智却很不錯，尤其熟諳目前禍福利害！他知鄭家此次所遭官司，實屬冤屈萬分，惟因懼於楊彬權威，敢不遵照辦理。後來鄭家託人說合，楊彬欣然應允，在他更是

歡喜萬分。深更將那珠子尋覓回來，雙方和平了結。自己落得兩面俱有交情，而到了今日下午，楊彬忽然被殺，兩名家人，手持密緘，來府求見。顧知府將他二人叫了進去，折開書信一瞧。上說夜光寶珠業已追回，仍爲鄉學勤飭人所盜。現在此案既已証實，請他迅速往抄鄉家，無論男女老幼一齊拘捕到案，千萬勿令一人走脫。最後更附着一行小字。外加法圖。說那晚上盜劍行刺女子，名呼何玉娘，幫助行兇匪犯，姓杜名化，別字雲飛。外間人稱江都客。並說這兩名男女刺客，俱是江洋大盜，綠林強徒，不但本領精奇卓越，英勇絕倫，心裏詭計亦極毒辣，較任何人都爲兇險，末後復謂那晚奪劍行刺，貴府亦曾目擊，且眼音受了驚恐，並非楊某虛構事實，誣陷好人。平白加了他兩此等罪狀，現在二晚牆門鄰家莊內，計劃打劫監牢，搭救鄉學勤父子，更擬二次進入公府，重盜明珠寶劍。貴府若不速點人馬，擒捉渠魁，根除禍患，第一監犯須當小心，以防不虞，第二做府生命財產，安不虞。亦懇迅籌良策。免到將來俱落不是……頗有道瞧了這篇書信，語氣似通非通，半明半晦，心中不由暗暗生氣道：「你和鄰家這場官司，說話就要拿人。指名硬派做賊，你雖身爲朝廷命官，一州父母，也沒敢替子民辯護，胡亂捉的關在那兒，後來鄰家託出親友，奔走調停，你在那時大發慈悲，允許珠還放人出獄，我亦沒有。小說合，索賂外肥，受了被害絲毫報雨。現在你將珠子追尋回來，賊証復又確鑿，說是鄉家父子派人劫取。我更沒有袒護盜賊，拒絕前往抄家，你爲什麼寫來此書，征往本府身上派些不是，這真如同俗話說的，公子爺的脾氣，好比四月天兒，乍暖乍

寒，時風陣雨，全沒一點準性，唉，我們這些作小官的，真正難侍候啊。顧有道雖然暗中生氣，大爲不滿，但對楊彬要的案子，不敢不辦。當即應往楊府家人，暫在書房等候，他便差了一名捕巡檢，點起四十官兵，帶同一批衙役皂隸，前往鄭家莊上捕人。顧知府因爲目覩何玉妹英勇，杜雲飛豪強，蓋都統勇猛刀沉力大，尚且非其敵手，如今差派這千捕盜人馬，怎能制其擒住。且恐饒上幾條性命，亦絕不能捕到案，故於兵馬出發之際，即將那位巡檢叫至一旁，假作指授機宜，暗耳低言，說幾句。巡檢經過知府夫人叮囑，敢不奉命惟謹，急忙帶着哨下兵勇，閃盔亮甲，擊鼓搖旗，直望蔡家堡內奔去，及至到達鄭莊門首，他更延不進攻，只顧堵住前後二門喊吶，杜爺瞧見這種景象，先猶十分狐疑，誠恐別有計較，後聽李忠與外攀答，知道官兵明緊暗鬆，虛張聲勢，並沒有真的認真圍剿。江都客看清此點，心中十分好笑，即由西牆飛越出去，一直奔奔張兆祥家內，及至到得那裏，何玉妹已早抵達。正和衆人談論此事，他們因爲變起倉卒，俱都曉得魂飛魄散，面目改色。如今瞧見杜爺來到，忙問莊內景象如何。鄭家母女是否可免就逮？江都客一面見過兆祥夫婦，一面垂着眉頭言道：「文娟母女既未犯法，又未觸章，縱因連累捕到當官，亦沒什麼罪過，此層咱們倒無可慮，只是鄭雄這個孩子，一去城中便無音訊，更未打發家人先行回來，倘於途中發生舛錯，咱們壓根不知，雖欲設法挽救，却從何處入手，這倒使我惴惴懸心呢」。兆祥聽了，忙請師徒言語，只好從旁解慰道：「官兵既沒提起舊案，又未言及夜光寶珠，鄭二公子人極精細，路上想必不會出岔。

現在，玉妹業已平安脫險。恁更離開莊子，明日鄭雄要到公堂，咬緊牙根，抵死不認窩藏刺客。楊府縱有確鑿報目，訪得吳萬真，却因沒有拿到人証，亦可向其抵賴。他們倒沒什麼方法。至於此事發生之後，是否影響到的官司。那可難以臆斷妄測了。江都客聽如此說，急忙將頭搖一搖道：「據我忖度此事，鄭雄一定凶多吉少。選入中途叔持，否則，玉妹住在他的家裏，前後已將一月，爲甚早不露出風聲。遲不爲人發覺，單獨昨夜身入蔡莊，取得照夜明珠，同惡霸父子廝殺半宿。今日便即洩露當官，重興翻起過去案子……」。杜爺此語還未說畢，何姑娘即行插口言道：「若依這樣說來，必是蔡莊那下賊人，覷出徒兒本來面目，且知楊府奪劍之事，故即一面將此秘密，報告楊彬，一面更許差派強人，埋伏中途路上。叔住鄭雄師弟，擅習琥珀照夜明珠，他們再施奸謀毒計，將那珠子奪回楊府，把鄭雄主僕一併解去，咱們不獨前功盡棄，人珠兩空。就是這場冤枉太盛官司，更將輪到底了。」杜爺聽了這番言語，正與個人所慮相同，因向張兆祥急急言道：「蔡鄭二家英雄爭霸，起先猶是暗中角逐，倒沒什麼緊要。如今既然你刀我鎗，明白對峙起來，從此更將愈演愈烈，不知伊於胡底。現在，我和玉妹因有前案，不能挺身出頭，但在此地長久隱匿，誠恐有個風吹草動，連累你家，也非良善之策……」。杜爺言至此處，即將自己目前要去地方，向他夫婦連說明白。並託兆祥明日進城，打聽鄭雄等人信息。他因恐怕耽擱久了，再被官人發覺首尾，跟踪追來，那却如何使得。當即帶了玉妹姑娘，乘著更深漏永，夜靜人稀，一逕離開蔡家堡，直奔嶧山靈谷庵去。

了，如今且自調下姓爺師徒，暫不叙說，只言玉妹適纔忖度的話，果然被她猜個正着，原來鄭雄自得照夜琥珀寶珠，心中十分歡喜，想到父親哥哥拘人監牢，今已匝月，現在將珠送還楊府，父兄即可平安得出，返回家中，不但冤屈一旦昭雪，骨肉重行圓聚，就是爲仇作對蔡家父子，因爲身犯國法，罪無可道，必定要受官府拘捕，飽嘗帶鐵窗風味，假若因此招出別的案子，他們父子四人之中，更許有一二人咎由自取，明正典刑，那纔大快合堡人心呢。鄭雄想到此等上面，愈覺欣快無比，當即貼肉藏好琥珀寶珠，帶領一名家人，騎了兩匹快馬，抽上幾絲鞭子，便時溜溜跑入大道，直望城內旋風般的奔去，少時跑到關帝廟前，鄭雄知道過此十二三里，渺無人烟，路旁多是蘆塘葦泊，伏莽叢刺，白絮絮一片蒺藜，密密無限榛棘，地勢好不幽僻險惡，因和莊丁曉前顧後，加倍注意，馬不能停蹄往前趕，詎料行至一個所在，忽聽左邊蘆葦深處，簌簌響了幾聲，接着右邊叢莽裏面，更刷刷的搖動不止，鄭雄恐有剪徑賊人，攔道打劫，忙由腰中掣出寶劍，作個準備，並叫莊丁放精細些，只顧打着牲口衝走，孰知他的言語還沒落聲，卽見前面拐角地方，忽然橫起絆馬蠅索，再看身後來路之上，也有繩子交叉截住，鄭雄臨此種情形，心裏暗道一聲「不好」，正擬飛身跳下馬來，再作脫險打算，而那兩旁蘆葦之中，更伸出許多「留君住」，「請客到」，各式各樣鐵鉤子，麻林一般向上捲來，鄭雄初入門徑，原極平常，如今在此狹隘去處，漫道他是手忙腳亂，施展不得，卽使本領較比高深的人，亦將痛感進退蹙厄，英雄沒有用武之地呢。鄭雄今見鉤叉來到，直

奔馬腿，當忙狠狠打上兩鞭，希圖竄躍過去，不想自己馬方纔跳起，莊丁牲口却被絆倒，二馬因是一母所生，同槽長大，雖係無知無識牲畜，倒也十分義氣，聽見同伴突然躺下，便即引頸長鳴，不肯往前奔走，任你鄭雄怎樣鞭打，牠只咆哮狂跳不已，正在此等時候，羣中撓鉤二次捲到，鄭雄再也不能倖免，連人帶騎俱被捲入旋塘，滾得好像一隻泥猪，他在此等時候方纔看見十數賊人，由叢草裏一湧而出，攔住自己和那莊丁，四馬攢蹄細個結實，並用兩只麻花核桃，堵人口內，然後打開大布袋子，分別裝進裏面，即喚起來上馬行走，鄭雄自遭擒拿之後，明知央求無益，徒費一番唇舌，故卽自在衆匪收拾，絲毫也不掙扎，今雖被裝袋子裏面，目不能見，口不能言，心內終是清清白白，他當時暗暗歎口氣道：我的命運直是如此舛薄，行動就得出岔子，想前買那一口梅花古劍，便將父親哥哥齊陷入獄，鬧得家裏神鬼不安，如今幸虧王妹師姊，奪得楊府已失明珠，自問可以贖回父兄，稍減個人罪戾，不期行至此等地方，復遇這批剪徑賊人，將我主僕一齊捉住，現在更不知道押往何處，運赴何方，生死牽割幾個字兒，尤其操諸他人之手，自己實難主持過問，唉……俺今一死固不打緊，可憐父兄尚未出獄，母妹如坐針氈，卽以師傅師姊來說，他個受了若干辛勞，冒了幾多危險，從那刀林箭雨之下，出生入死，捨命賄運，方纔將此琥珀明珠送入手內，不想我這背誼無用之人，又在中途遭此暗算，假若賊人乃是蔡濤派遣，此珠不但得而復失，難以保全，還恐觸動惡霸舊恨，將我活活置於死地呢……鄭雄恰才賠付到此，卽聞一人笑笑言道：「今日這場功勞，

端的非同小可，哈……黃的白的精粉之外，再賞幾個花不溜丟小媳婦子，咱們哥弟可就大寫意了」。鄭雄聽着此等言語，果是婆家派出的人，心中連道幾聲「完了……」，想起父母養育之恩，絲毫未曾報得，反將家裏害到天翻地覆，紛紛攘攘，如今自己更又踏進圈套，落入仇人手中，一條性命好比風前殘燭，草上輕塵，頂多不過苟延半日，即要被人謀害，鄭雄原係一位世家子弟，貴族兒郎，雖然愛好更着槍棒，究竟經過風波，目前遭人拴縛袋中，心內已自唬怕，現在更又付到厲害關頭，當急嚇得魂飛魄散，胆顫心兢，一陣極度恐怖之後，竟行昏迷暈厥過去，及至他覺身上微覺清涼，神志稍微明白，當即睜開眼睛，四下一望，只見一座廣大廳堂裏面，陳設十分華麗，正中擺着一張朱漆長几，類似官衙公案，上面排列幾件文房用具，兩支琉璃臺燈，案後坐着一位黑胖官人，年紀約有三十四五，濃眉凸目，連鬚短鬚，像貌生得好不兇惡威武，鄭雄轉睛再瞧自己，身上繩索俱已解開，手足亦沒照前束縛，仰面躺在一塊猩紅毡上，背脊已覺隱隱疼痛。嗣看個人身前左右，圍着幾名豪奴惡僕，其中一人手持茶杯，滿貯清水，因見自己雙目微睜，似醒若迷，復又滿吸一口涼水，劈面噴來，鄭雄當時啊呀一聲，兩待飛躍而起，却被幾個豪奴用力按住道：「聽說這個小子武藝高強，手腳很爲了得。如今既然醒了，咱們就得未雨綢繆，事先防備，免得他一抬抬腿兒，踢倒數人，回頭潑潑腰子，飛身上屋，咱們却不自睪眼睛，讓他稀鬆溜之乎也」。鄭雄聽那坐着的人，不像婆家父子，今聽衆僕這麼言說，心中不由好笑，當見衆人重興取出繩子，依舊五花大綁

，反剪雙臂，方纔提掇個人起來。雖至公堂跟前道：「這是我家楊小侯爺，親自來審此案要案，唔小強盜。你不赶快雙膝貼地。老老實實跪下，還等粗馬棒子搥上不成？」鄭雄雖聞楊彬之名，平日却沒見過。今聽家奴惡僕這番言語，心中不由大驚道：「依此情形看來，適纔路上打劫之人，不但是奉蔡壽差遣，捕捉我兩主僕，以便奪回琥珀寶珠，滅却自己作案痕迹，現在他更先佔地步，將此珠子送回楊府，說是在我身中搜出，連同証物一併押來請賞。我縱生成千口百舌，也難和其辯別真偽。何況楊蔡二家俱是惡人，氣味相投，聲息互通，漫說是珠劍皆自我身取出，無人來作公道証明，就要枉枉寬抑我家父子，平白栽上盜犯罪款。他倒有錢有勢，有聲有威。官府確欲照羅直斷，籍部冤屈，也只恐怕不可能吧」。鄭雄暗中想到此點，不獨忿恨填胸，且更怒氣勃勃，因對兩頭奴僕厲聲呵斥道：「少爺身犯何等國法，你們竟敢私自逮捕，橫加綑綁，並將引盜匪賊等等惡名，加諸良民百姓頭上，難道竟州府城之內，是邪沒有王法地方，由任爾等橫行無忌、血口噴人，不怕朝廷罰罰調裁嗎」。楊彬聽他開口國法，閉口王章，常即打着哈哈言道：「好個狡詐奸滑匪徒，真是一做賊三年。這勝當官，他將自己作的罪案，一言不語兒不提，還怔抬出刑名法律，歪派別人許多過頭，好……你這某家私自逮捕，妄加罪名，欺壓良善，藐視國法，俺就打你一個聖賢出世，佛祖生靈，回頭解往竟州府裏，憑官判斷，再行制裁某家得了」。楊小侯爺話說至此，突轉盛怒，即令家人掀翻鄭雄，用力責打。看他這個賊頭賊腦賊賤皮肉，能夠挺得多少板子，熬住若干刑杖。想那鄭

雄出身世家。那裏經過此等盛楚，加以楊府掌刑家人，個個兇惡無比，所以打沒數十板子，兩眼即青皮閃肉綻，鮮血橫飛，痛得他只徹骨鑽心，打熬不住。鄭雄在此時候，心想楊府倚仗父勢，多爲不法，平日尚且橫蠻任性，無依欺人，我今落在他手裏，自是前生夙孽，目下晦氣，假若和他一味敵慢，不稍賠口，真許一頓刑條毛板，將我活活打死。那有不寬更沒訴處，長久衙門於地下鳴。鄭雄想到此等上面，忙道楊小侯爺你是好人，我乃刁棍，罵的一點也不冤枉，打的分毫也不委屈，求您自內積點陰德，好歹叫這板子停住了罷。楊彬一生氣粗性浮，驕橫放恣，最惡人家道他，倚強陵弱，惡勢欺人。今聽鄭雄改換言語，不像適緣那般狂傲，因叫些人住了板子，將他押往兗州府內。並這主人私自將他逮捕，擅責一頓刑棍，如若捉得稍有差錯，打得分毫不對，請兗州府秉公審問，再行判處楊某罪刑得了。鄭雄聽他如此吩咐，心中不由暗暗恨道：「楊彬呀……：小爺只要天可憐見，命不合休，遲早總須報此仇恨，和你拚個強存弱死啊！」鄭雄這樣委委屈屈，分辯不得，只能由在楊府家人，押向兗州府去。可憐他這年青公子，腮上新被亂棍打傷，血肉淋漓，異常疼痛，舉步不到半尺遠近，嘴裏更是哼唧不止，楊府一干奴僕如虎似狼，那裏管他這些，一路呵斥叫罵，連推帶拉，腳不點地向前押進，少時解到兗州府裏。知府顧着道看了來文，心內愈加煩惱，但也不敢說出甚麼。就叫衙役收過盜犯鄭雄，押入死囚牢內，等待明日再行審問。一面更又整齊衣帽，親自去拜楊彬，回復派兵前往鄭家莊上，剿拿何玉妹杜化二寇。不想他那莊子裏面，委實沒有人踪影，

現在拘到鄭李氏母女，當堂嚴厲，亦說未曾窩藏二賊。楊彬聽了，顯知府言語，不由將眉一縐，道：「俺聞那個江都客杜化，乃是鄭雄傳藝師傅。在他莊內住已數月，至於紅衣女子何玉妹亦曾拜在姓杜門下，二且當出來劫掠良民，疊做血案，貴府為何不派得力員司，精悍捕役，將他師徒擒捉到案，代替人民除掉一大害呢？」府知府聽如此說，忙即陪笑言道：「下官自奉公子鈞諭，時刻未敢耽擱，即令屬下捕盜巡檢，率領弓弩騎兵，隨同府中二位尊份，飛馬前去圍剿，後據他們回來報告，莊裏莊外重重圍上，水泄不通，搜查幾度之後，委實沒見男女二賊，只好捉拿鄭家眷屬，回衙具報。公子既然訪得這樣確實，量沒怎樣錯誤，待等下官回到府衙，將那鄭雄父子嚴刑鞫問，假冒真正窩藏二寇，事先逃颺，也要問個來踪去跡，隱匿所在，然後再派能幹公人，逮捕歸案得了。」

楊彬見他神情惶恐，陪着笑臉央告，當亦不便怎樣追究，即行點點頭道：「這件案子關係重大，非同小可，希望貴府上緊辦理，將那男女匪徒破獲，小弟日後修繕家書，稟知侯爺，尊兄便可飛黃騰達，指日高升了。」

廝有這門話，此語，急忙謝過栽培，隨又辭別楊小侯爺，上轎回府，便將鄭家父子各夜提出，分別審問。鄭雄等人由他怎樣威嚇，只招延請杜化為師，傳授拳腳武藝，什麼叫做紅衣女子，何玉妹飛賊，他家既沒窩藏此人，尤其不知道這等名目，後來問到夜光寶珠一案，鄭雄又咬緊牙根，說是自己為明父兄冤抑，日夜察訪，近來方始探得楊府珠劍，是彼輩派人盜取，更發了一名看屋丫環，偷為搭救父親哥哥出獄，及代楊府破此巨大盜案，方纔夜入蔡莊，在飛天虎祭祀廟房中將

珠簾出。鄭雄供至此處。復把行到中途路上。蔡壽打發十數匪人。攔住劫掠。自己因爲力不能敵，遂和僕人雙雙被擒。懇求府尊判到蔡壽父子，嚴刑拷問，此案自能永落石出，昭然大白……願有道聽了這通供詞，心裏何嘗糊塗。惟因湯彬一再叮囑，不要嚴究舊案。尤貴勿須干連他人。只向鄭家父子追問匪人杜化。女賊何玉妹的下落得了。顧知府因受這種吩咐。怎敢違抗。當卽斥退鄭雄等人。分別收押。留待慢慢再行審問。光陰迅速。轉眼便是七月初旬。鄭雄因爲學有武藝。又是當案首犯。顧知府恐他越獄潛逃。或被同類匪人劫走。故卽命令牢頭禁子。將他收押死因獄內。不准和人通風說話。傳遞飲食。鄭雄自從出生爲人。那裏遇過這種苦厄。項上戴着沉沉鐵枷。手脚復被條檣鎖住。禁在一間單身房內。又潮又濕。又臭又腥。黑暗暗的不見一點光線。每天到了夜裏。滿耳聽着鐵索唧噥。罪囚呻吟。以及牢頭禁子嬉虐犯人慘呼。想到自己父子三人，身被冤抑。陷入囹圄。官府一點是非不辨。曲直莫伸。如今更其問也不問。只顧如此糊塗押着。不知何年何方得昭雪。方得脫此縲絏之苦。鄭雄思至這裏。忽又想起家中姊妹。是否安寧。杜爺玉妹師徒。目前更不知道逃奔何方。可否搭救自己父子。鄭雄蹲在柵門近旁。心裏不住這樣忖度。耳內聽得牆外雞聲。鐘聲敲響二更三點。此時犯人俱皆入睡。各處燈火齊滅。僅獄神祠一盞清油燈兒。半明半暗。微弱如豆。發出陰慘慘的光亮。鄭雄在此時候。忽覺一陣涼風吹起。隨得祠上鈴鐸齊鳴。燈焰更其閃閃爍爍。飄忽無定。接着更起兩陣夜風。不但吹得塵土飛揚。爐香發燭，且將獄祠那盞油燈，呼呼的撲滅。鄭雄

因爲夜漏深沉。氣候轉涼。王擬摸上靠牆短榻。微微打了一盹兒。突見對面獄神祠旁。恍惚閃出一條黑影。時高時低。若進若退。但一眨眨眼睛。便又不見絲毫踪跡。鄭雄初入獄內之時。卽聞一般老囚閒談。說這牢中死人過多。慘發橫亡。尤其不知數目。每年到了秋決來臨。或者中元節近。一般將被判處死刑罪犯。眼內總是不乾不淨。發現許多怪異兆。並說這座獄神祠裏。更是冤魂怨鬼聚集所在。夜漏只要過了二鼓。便可聽見隱隱響動。若遇陰天下雨日子。火焰較低時候。亦常瞧見鬼影幢幢。在那祠內忽隱忽現。鄭雄想到這些言語。背上更如冷水灌淋。毛髮也一根根豎起。當時心內恐懼交加。悲哀叢集。不由怔怔倚住柵門。轉沒想到要去睡覺。不意在此時候。突又瞥得一點綠光。狀如螢火。在那儘南狹胡同內。甲字囚房外面。乍起乍落。盤舞旋滾。有時上升直齊屋檐。有時更其降到地面。總沒絲毫停頓止住。鄭雄瞧着此等光亮。心內愈加狐疑不已。便卽暗暗想道：此種綠光既類流螢。又像鬼火。真不是我命該絕。眼內不乾不淨。所見那冤魂怨鬼嗎。鄭雄方思到此。忽見那團綠火越滾越近。霎時來到柵門之外。他再運用目光一瞧。方見那種光亮後面。尚有一條黑黑人影。手內拿着一宗發光火筒。蹣跚蹤跡。正往四處窺探訪。鄭雄一見這人形狀。好像個女子。當時心中忽然醒悟。便卽微歎口氣道：「想我鄭雄命運。直是如此寒薄。現在身陷死囚牢內。求生不得。求死不能。更不知道何年何月。何日何時。方能脫去此種災厄……。」鄭雄此說還未道畢。卽見那人突的近前。隔著柵門低聲言道：「師弟不要悲苦。待等愚姊前來救你。」鄭雄聽

此說話之人，果是玉妹師姐，當道姊姊來救小弟，固然甚佳，但這門上封閉嚴錮，俺又枷鎖重重，倘若弄得鐵索唧噥，驚醒牢頭禁子，不但小弟難以逃走，且恐累姊脫身不得。玉妹此時微微一笑，悄聲囑咐言語，她即掙減手中夜光火筒，掙出鴛鴦寶劍，只見寒光略為閃動，門上鐵鎖已早削落，她又進入囚房裏面，輕輕砍斷枷上鐵釘，手鐐脚拷，將那鄭雄引到獄神祠後，暗處潛伏，便急掏出百節軟梯，搭上牆頭，教他趕快攀登逃走。鄭雄在此時候，倏然想到父子三人，齊押牢內，自己假若越獄潛逃，父親哥哥豈不罪犯加重，益發弄到有冤無處伸嗎。玉妹聽他將話說出，十分有理，當思自己既入龍潭虎穴，焉能畏首畏尾。因急問明他兩父子收押處所，囑咐鄭雄在此等候，千萬不可離開，待我救出令尊令兄，大家一同逃走。玉妹將他叮囑完畢，即照鄭雄所指路徑，如飛奔去，少時查着丙字十號，觀看門上釘的犯人牌兒，果是他兩父子，玉妹當又依照前法，削落門上鐵鎖，及至將身挨進房內，打開火筒四下一瞧，只見一位長髯老者，一位年青公子，側身臥在榻上，手足皆沒拴戴刑具，他兩父子想被火筒照耀，俱各驚醒，瞧見一位紅衣少女，站在床前，手握著發光火筒，一手執定鋒芒寶劍，當時心頭既驚且恐，倒一齊坐起身來。瞪着眼睛不敢呼喚。及至玉妹說出姓名，陳述來意，叫他父子趕快跟著一個人逃走出獄，以免在此受罪，不料玉妹此言方畢，即被鄭老爺低聲呵斥道：「我因養了一個不孝兒子，受到如此連累，現在還敢越獄逃走，做這罪上加罪之事嗎」。玉妹聽他這麼的說，復又低勸數語，不料學勤父子不但不走，反以聲張作為威脅，尤其大罵鄭

雄逆子，擅交匪人。害得父兄身陷囹圄，已是罪大惡極。如今更又唆使女寇，反牢劫獄，這不愈加違犯國法，罪不容誅嗎？」玉妹救他父子未成，復吃這頓大罵，當以眼前厲害關頭，低聲言道：「三郎大哥不肯逃走，俺也無可奈何，只是鐵鎖已被削落，柵門私自打開，明日禁子獄來，查明實情，回報官府，您倆豈不跟着受罪。」鄭學勸開聽此語，沉思一忽，便道此點僥倖有話解脫。不用你來耽心，惟請轉告鄭雄逆兒，只說我們爺倆準備千刀萬剮。頂他越獄潛逃之罪。叫他從此以後，好好作人，莫再累及祖宗墳墓罷了。」玉妹隨了這個釘子，實是萬分爲難，她當快快退了出來。迴循舊路，急向鄭雄報告，豈知跑到獄神祠後，一瞧鄭雄早沒影子，百節軟梯亦不見，玉妹在此時候，心內大吃一驚。正懸魂向他處查訪，忽聽獄中人音嘈雜，鑼鑼頓敲，一疊聲的喊叫：「有了好細，走了犯人。大家快些起來追趕。」玉妹聽見此等喧嚷，知道走露風聲，就攔不得，只好躍上獄牆，往外竄逃。少時奔到一個所在，瞧見前面一條黑黑人影，飛也似的向南疾奔，她當展出輕身工夫。旋風般的追趕上去，及至距離沒有多遠，玉妹見那人背上，還更挾着一人，並不時的回頭探望，瞬息瞧得自己來到，那人卽行停下脚步，站在路旁休息，背上之人更其緊靠身來，對着個人低聲叫道：「來的敢是偷師姊嗎？」玉妹聽這說話聲音，乃係鄭雄，當卽翻身躍到眼前，向他笑笑埋怨道：「你這個孩子，不怕把人殺，爲甚偷着就先來了。」玉妹說至此一語時，相對路旁那人一瞧，見他三十一二年紀，生得好不雄健，手內挺着一柄雪亮鋼刀，兀自把眼睨着個人，鄭雄待他將話說畢，

便道姊姊且勿說怨。待俺與你引見一人，欲知鄭雄引見此人是說。請看下章分解。

第三回

碧嶽嶙嶙宇中多恐怖
霜鋒突突樓內悉危機

上章書裏面，說何玉妹冒着危險，進入死囚牢中。將鄭雄的枷鎖劈開，救至獄神祠後，復又翻轉嬌軀，二次去救他的父兄。不料鄭老先公嚴肅公正，守禮守法，寧願屈死繯絏之內，不肯隨人越獄逃走。玉妹碰了這個釘子，急去找尋鄭雄商量。但又如同黃鶴飛去，不見絲毫踪影，及至她由監獄竄出，惴惴踏上歸途，方見鄭雄經一壯年漢子，將他哄離險地，玉妹心中焦急。對他好不謾怨。鄭雄一面笑笑答應，一面將那壯年向她引見道：「趙傑哥哥，這就是俺師父新收弟子。外號人稱紅衣女何玉妹呢」。原來趙傑回至洛陽，病已十愈七八，在家修養一個多月，身體便早回復健康。他因父仇尚未雪報，心裏終是懊惱，再一想起杜爺恩義，鄭雄交情，愈加令他意馬心猿，安居不得，即日辭了老母妻子，復向山東進遞進發，轉瞬殘暑盡，新秋到來，趙傑一日抵達兗州府內，天色將近昏黑，他常尋了一個店房，暫時住下。準備明日前往蔡家堡內，探望杜爺鄭雄。少時用畢晚飯，閒暇無事，趙傑出至店門外面，靜看行人。忽見跟隨鄭雄小廝興兒，偕同一位花甲老者，面色蒼皇，眉峰凝蹙，直望出城那條大路奔走，趙傑因這小廝往返取銀，口齒閃落，像說得十分清楚，如今見他此等形狀，心中暗生疑惑，當忙跟在二人後面，冒冒一聲興兒，你還認得俺否？兩個小廝聞聲之後，果然停止脚步，急轉回身。

，對着趙傑睜一睜，口內叫苦：「趙老爺啊！眼中珠淚便似熟鍋豆子。一顆一顆直往下迸，趙傑觀此景象，大吃一驚，及見興兒一面磕下頭去，一面哭着言道：『我家外公父子三人……』」。趙傑聽他話方至此，即見那位老者翻身近前，一把將其提起，並以怒容相呵責道：「你這孩子許要瘋了，見人便是哭哭啼啼，胡言亂語，真把老夫氣死累死……」。興兒沒有待要罵畢，即與老者悄言幾句，趙傑見他突收怒容，轉換喜色，並向個人深施一禮，低低言道：「老兒姓張名叫兆祥，與令師叔乃係好友，今有一件緊要事情，要與閣下言知，請酒樓一叙如何？」趙傑瞧見他們藏頭露尾如此尷尬，心內益加驚詫萬分，回溯酒樓結拜之時，杜爺盛贊居停主人誠摯，今聽兆祥這麼的說遂即點頭應允，二人隨入一家酒樓，要兩小小閣子，胡亂點了幾樣菜，叫興兒自己侍候，張老者趁着此時便從鄭雄購買梅花劍起一直說到官隊二次圍莊，兼拿杜爺玉妹師徒，他倆幸喜武藝高深，突出重圍，前往歸山靈谷庵中，暫避風頭爲止，最後便說他受杜爺囑託，每天進城打聽鄭雄消息，前日方纔得一確信，說他中途被人擒拿，搜出琥珀夜光寶珠，解往楊小侯爺府中，吃打不過，已然屈招勾結匪盜，劫劍掠珠，刀傷丫環一命，當夜即行解入府衙，押在死囚牢內，只候知府大人重審一遍，即行判決。今天俺更得個不好信息說，楊小侯爺業將此案飛報他的父親，老侯爺一覽之下，十分震怒，竟派夾馬行來雞毛文書，令兗州府不待秋決，先將鄭雄施刑，然後由他題奏朝廷，担任一切責任，俺因聞知此種惡耗，直把魂魄都唬掉了，故與興兒急急回奔，報給夫人小姐知道，趕緊打發

人騎快馬，再給杜爺師徒送信，不過她們母女二人，自從上次被拘到官，胆子都吓破了，再聞此訊，不知覺到是死是活，天幸義士今日到來，更與老拙相遇，務請速出一個主意，或往嶧山辛苦一趟，搭救鄭雄性命要緊……趙傑自聞這些言語，聽的驚得如癡如呆，半響做聲不得，他思自己此去嶧山，縱速亦須一日，來回更得兩天，假若兆祥聽來消息屬實，雖然搬得他四師徒前來，鄭雄却已冤屈被刑，於事無濟，趙傑想到此點，即行暗暗打定一個主意，便教兆祥二人回，先勿報此凶訊，待我去到嶧山回來再說，趙傑話說至此，復向兆祥打聽死囚牢獄，及將路程遠近詢問明白，彼此方纔分手，趙傑耗至二鼓將盡，始行返回店中，假說城內訪着親友，勿須住在外面，即將店錢伙食結算清楚，重行掛起包袱，便望東北方面奔去，及至玉妹進入牢中，趙傑亦行到達，瞧見她還手中利劍，斬關落鎖，救出鄭雄，將他引到獄神祠後，二次去學塾鄭詢，趙傑便亦跟蹤前往，暗中帶着照應，後聞鄭老先生更絕出獄，鄭詢更其不肯逃走，當奔往鄭雄跟前，叫聲兄弟快隨我走，就攔久了必要出岔，鄭雄瞧見趙傑來到，以為他和玉妹同來，心中益發歡喜，便道兄長來得甚好，俺正因為拳術未愈，發愁走不動呢，趙傑聽如此說，即將鄭雄掛上肩頭，借着軟梯上下，故沒費甚氣力，及至玉妹由後趕到，誤認不已，鄭雄方知他們二人，匪但沒有回來，眼前且不認識，當即說出彼此姓名，相互引見，玉妹因為趙傑年長，忙以兄禮參拜，並言監內已走風聲，俺等應速逃遁，苦待天色明亮，只怕難以混出城了，趙傑連點頭稱是，當復攆起鄭雄，向前飛奔，並乘昏黑之際

由東南角繞城而出。卽望嶧山加速行走。次日到得靈谷庵中。杜爺瞧見趙傑來到，鄭雄更被他和玉妹救出，當時心中不覺一驚，及聞玉妹說出原委，趙傑復把兆祥聽來凶信，如此如彼陳訴一遍。杜爺聽了還沒言語。妙園老尼便笑笑言道：「令徒只說前去探監，並沒說要劫獄救人。今將鄭雄解脫出來，不想還是誤打正着呢」。後來玉妹說到鄭雄父兄謬執迂見，不肯出獄，反將小徒罵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沒有半句言語可以回答，趙傑亦言他在暗中，聽見鄭老先生詞嚴義正，大罵俺的兄弟，便知玉妹往返徒勞，不能救出他兩父子，故亦沒有進入囚房，幫助行事，現在俺甚憂慮之點，卽係鄭雄兄弟被劫出來，他們爺倆柵門亦被破壞，誠恐官府不問青紅皂白，不辨是非真假，將這劫牢越獄所有罪名，一齊加在老伯大哥身上，那不活活害了他兩……」。趙傑此言還未說畢，卽見鄭雄面色慘沮，雙目直瞪，口內叫了一聲一愛呀！兩腳站立不住，便卽倒地昏厥過去。玉妹在此時候，固然深悔自己遇事輕率，過度孟浪，不該這樣倚憑武藝，一意孤行，致令顧此失彼，給鄭雄父兄增加罪戾，要受種種苦處。卽那趙傑亦悔個人言多語快，信口直陳，差喜鄭雄父親所說的話，沒有轉告他聽，假若完全給抖露了，他更要急殺愧殺，無顏立於人世間呢。趙傑一面暗暗忖度，一面拉着衆人救醒鄭雄，當只見他兩眼流淚，泣向杜爺言道：「弟子如此種下罪孽，貽害父兄，不獨忤逆不孝，直連禽獸都難打比……」。鄭雄言至此處，便說他要即日下山，身入兖州，向那知府衙門，細縛自首，免得父親哥哥身遭刑罰，受盡三推六問之苦。江都客聞聽此言，急忙向其

安慰，並令趙傑立刻下山，前往兗州城中，探訪他兩父子信息。如有什麼不好音訊，火速回報，以便設法打救。鄭雄復見玉妹師姊，更是自埋自怨，當亦不便怎樣再說。一日趙傑急遽歸來，述說鄭雄父兄蒙官體察，不但未加罪過，反說他兩安分守法，不愧聖門弟子，當日提出死囚牢中，閑散禁在另一監內，從此可以不受罪了，惟那文娟小姐，却於日前被賊劫走，至今還沒著落。夫人急得好不驚惶，特叫兆祥派人送信，將文娟這種凶訊，煩他即日前往靈谷庵中，轉告杜化玉妹師徒，懇其速爲設法搭救，原來兆祥聞知此等謠變，亦是唬得手亂脚忙，當即辭別李氏夫人，匆匆回歸家內，正待收拾行李包裹，親往靈山奔走一次，不意他還沒有啓程。趙傑即行奔到兗州，兆祥將他讓入店中，分了賓主坐落，趙傑便將那日分手之後，自己怎樣進入死囚牢獄，何玉妹怎樣救出鄭雄，現在他們師徒三人，俱皆住在靈谷庵內，惟恐家中放心不下，特煩俺來先送此信，就便打聽一切事體，張老者聞他說後，不由連連點頭言道：「日前俺進城中，恍惚聽見越獄風傳，只因沒敢過細打探，所以不知究竟底裏。兆祥言至此處，即將鄭老安人請其至家，告訴文娟小姐被劫之事，並拿出學勤老爺獄中書函，上述鄭雄業於某日夜中越獄，實屬悖逆不肖，將來絕難逃脫法網，俺爾父子仰蒙府尊明察不獨罪未加重，反倒提出死囚牢獄，照前散拘監中，俟將逆子逮捕到案，即可平安回家……趙傑聽了這番言語，忙同張老者笑笑說道：「鄭老爺那裏是恨兒子，罵他不肖，分明是說自己沒受連累，叫家裏轉告鄭雄放心，眼前，咱們應當斟酌緩急，分別辦理，免得文娟小姐再多受罪得了」。

趙傑如此言畢，卽忙別過兆祥，便望西路奔走。及至返抵靈谷庵中，向杜爺等備細說出，衆人聽了一面，固自慶幸，一面復又驚詫不已。鄭雄因爲妹子被劫，唬得三魂飛掉二魂，七魄散了六魄，他想擄掠文娟強人，必係蔡濤主使，給他兒子飛天虎蔡紀國出氣，如今落到惡賊手中，絕對不能善免，定是吉少凶多，甚至眼前已沒命了，鄭雄想到此處，便說自己要回濟寧，搭救胞妹，那怕將命送掉，亦須速往。江都客因他剛逃出獄，官府緝拿甚嚴，萬一被人瞧出破綻，重入羅網，當時卽會性命不保，故勸鄭雄千萬謹慎，切莫再蹈過去覆轍，杜爺言至這裏，復又吩咐玉妹趙傑，好生照應鄭雄，別要讓他私自出發，去冒那種危險，並且拜託住持妙圓，看覷他三兄妹，一個也勿離開庵裏，江都客一一叮囑完了，自己卽行收拾行囊，匆匆下山，直望濟寧兼程倍進，現在不言杜爺此去情形，只說鄭雄自經師尊訓示，當面不敢違拗，心裏好不焦急，故於深夜三更時分，乘着玉妹進內安歇，趙傑已入睡鄉，他便暗中摸索起來，結束完畢，卽由庵內逾垣跳出，飛也似的往回奔走，他在路上行了一日，卽早返抵蔡家堡內，因見天色業已黃昏，想到自己若回家中，母親必然知曉，甚要阻止個人前往，豈不耽誤大事，我在眼前暫別回家，待將妹子平安救出，再和母親相見，教娥瞧着也很快樂。鄭雄打定這種主意，索興耗到天色漆黑，方往鋪內買些飲食充飢，隨又在那呂祖觀裏，一座破鼓樓上，打了半個盹兒，休養沿途中的勞乏，迨至村鼓咚咚敲了三下，他方慢慢溜下樓來，跳牆出去，向蔡家莊加緊脚力，一氣奔去，好在此處道路，鄭雄俱很熟悉，無須向人探詢，少時竄至西牆外面

，聽見垣內警鑼鏗鏘，魚更得得，巡查人聲亦極嘈雜，果比早先森嚴許多，鄭雄知道這裏戒備甚緊，不易進出，當急趨至莊後花園，側耳靜聽，牆內雖有更鑼鳴響，却沒前面繁密，且只在那東北角裏，若斷若續，隱隱發聲。鄭雄聽得明白，抬頭觀看牆垣，高度可夠一丈，他當運足渾身氣力，雙的往上一躍，雖然竄登牆頭，終嫌費了手脚，因思自己各種本領，距離玉妹師姊甚遠，尤其在這竄躍方面，她能平登丈六高垣，俺則僅及八尺，今夜差幸躍上一丈，這是可以自誇自慰了。鄭雄一面這樣想着，一面揭起牆頭小磚，望下面用力扔去，只聽咚的響亮一聲，接着更嘈碌碌連滾數下，便知牆底一沒梅花釘春，二沒石灰陷阱，三更沒有水池等防禦設備，當即放心落胆，跳進園中，並望東北方面如飛撲去，鄭雄雖然本領不強，工夫幼稚，但以妹子被賊掠擄，厲害所關，故沒計及自身安全，性命危險，只揀燈火閃爍地方，急急奔走，希圖探出文媚踪跡所在，將其救離險地，脫出危厄，方纔可以不負父母，不負同胞手足之情分啊，鄭雄因有這種見地，一直連竄帶躍，勇往向前，心裏不存絲毫畏怯，惟以妹子被擄前來，現在是死是活，抑存抑亡，個人毫不知道，假若她的心地不堅，要懼強徒威脅，甚或受其利誘，業已貶損自己身價，甘同紫燕燕竊屈伏，做了他次子飛天虎的眷屬，那麼，俺縱是她嫡親哥哥，亦決不要這種妹子，更犯不着救其出險，到那時候，俺還替着手老母親，返回靈谷庵中，然後懇求師傅師姊，趙傑兄長，以及妙圓住持，協助俺俺鄭雄一臂之力，將這蔡壽全家斬草除根，設個磔盡，就連寡廉鮮恥妹子，亦決不能輕輕饒過，那方消滌俺這一口惡氣，

鄭雄因有此種轉念，心裏便覺疑懼萬分，誠恐文娟年歲青幼，意志薄弱，一旦把握主張不定，受了強人脅迫，不獨自己徒費心曲，臨就煩憂，就是這樣辛辛苦苦奔波兩日，亦算白白費了氣力，回頭還許招上煩惱，轉令自己臉面無光，難以再見王妹趙傑等人，鄭雄暗忖至此，脚下速度不覺減低許多，當他行經一座太湖石邊，便聽前面更鑼聲起，且望這條路上敲來，鄭雄恐怕被人瞧見，急忙藏匿假山背後，並暗暗的對外窺探，果見兩名上夜莊丁，自東往西行走，一個手內執著燈籠，腰間斜插鋼刀，步履蹣跚，走在前面開路，一個左手提著銅鑼，右手緊握木槌，跟在後面有力沒氣敲打。鄭雄瞧這兩個漢子，一面走着打着，一面却又嘖咕談話，忽見前面執燈的人，停止脚步，回身站住，向那打鑼更夫嘆口氣道：「一趙老五呀，咱們莊主溺愛兒子，聽信小話，平白無故和那鄭家結下冤仇，鬧得如此人仰馬翻，現在鄭小姐雖已到手，紅衣女尚未就擒，還有名叫什麼江都客的，本領也是甚爲了得，亦沒將其捉拿降伏，今日俺又聽見一個音信，不知確也不確，卽是鄭雄押在死囚牢內，聞已被人劫走，假若此訊果係屬實，那麼，咱們莊裏又當嚴上加嚴，緊上加緊，不許一點偷閒趁空了，唉……你我弟兄吃這一份苦根，當這一份苦差，素日好事落不到頭上，每夜還要增加班兒，手忙腳亂，不得稍停，這不活活累死人嗎」。纔見打鑼更夫嘆味一笑，順便坐在路旁石上，打了一個哈欠言道：「一張二哥，你且別要抱怨，待我告訴一件喜事，咱們莊主近來很爲活動，和獨眼龍李闖王都有交結，聽說日前來的素心道姑，並非真正出家之人，乃是闖王跟前愛姬，因要躲避官人眼目，

故作那等裝束打扮，她來這裏沒有三日，莊主即行被其招致，做獨眼龍第十太保，要替他大幹一番事業，惟以俺們兗州地方，距離陝西甚遠，且有鄭家爲仇作對，故於前日特請公孫楚師爺，帶領大公子紀綱，隨同那個素心師父，前往闖王所在答聘，又據僂舅孫虎言說，莊主昨已發下話來，要賞我等每人白銀五兩，酒肉五斤，日後闖王成了大業，衆人俱有高官可做，駿馬可騎，那怕一般火夫工役，個個也得封妻蔭子，祿位高升呢！一。鄭雄聽的這遍言語，心中十分大駭，暗想蔡濤勾結綠林，禍害鄉里，王法業已無可寬宥，如今更與李寇往來圖謀不軌，這種罪惡尤其人神共嫉，天理國法所極難容呢。鄭雄想到此處，忽又轉一念頭道：蔡家父子這樣胡作非爲，將來終是桑梓之害，俺既學了微末武藝，又有杜師趙兄等人幫助，即應趁早將其剷除，免到日後釀成巨患，所幸公孫楚老賊已離此間，素心紀綱俱皆遠出，今夜若能搭救妹子，脫離險地，然後懇求大家齊心協力，滅此強暴，豈不正是一個良好機會，鄭雄暗忖至此，急忙掣劍在手，由太湖石後飛躍出來，一手抓住執燈人的咽喉就勢仆於地上，轉面看那打鑼更夫，恰待起身逃走，却被鄭雄低斥一聲，飛脚踢倒，用劍向二人面上一晃道：「你倆若要性命，便勿大聲呼喚，否則，少爺手起劍落，如同殺了一猪一狗一。二人聽了這等口吻，知道尙能活命，便忙跪在地下央求道：「好漢爺爺，我倆沒吃豹子心，老虎胆，怎敢大聲喧嚷一句。」鄭雄低哦一聲，即由身上掬出繩索，將他二人手脚縛住，道又提到假山後面，用劍威嚇問道：「你們莊主叔來那位鄭家小姐，現在是死是活，已否成親，你得快快與俺說出實

話」。二更夫聽到問起這事？彼此不由一怔。鄭雄瞧見態度猶疑，掄劍卽望張二擲去，嚇得兩人魄散魂飛。齊聲央告說道：「爺爺快息雷霆之怒，等待小的二人說罷」。鄭雄聽他二人如此如彼，將話說畢，方知妹子雖被劫來，却不屈辱。現在正被蔡濤親提出來，在那雙福堂內勸告，假若今夜再不依從，依舊執拗，少時便有性命危險。鄭雄聽了這遍話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急忙問明雙福路徑，知道距此不遠，當將二人口內堵住，卽行如飛奔去。頃刻之間，竄行一座朱漆木橋，打從柳林穿過，再往正東走數十步，果然發現兩幢巨廈，上是崇樓傑閣，下乃廣大廳堂，景像巍峨，裝璜華麗，映在一片月光下面，真個金翠交流，氣象萬千。鄭雄瞧見廳外有道院牆，高僅五尺，圍繞甚遠。蜿蜒起伏，勢如長蛇，隔牆觀看廳中燈火，輝煌閃爍，不亞白晝，尤以正中懸盞琉璃海燈，千燭齊發，光華萬倍。更將屋中照得晶瑩明徹，值似鮫室龍宮。鄭雄聽見院內人聲嘈雜，更折頻繁，便知前面難以進入。當急避至廳後，跳上牆頭，輕飄飄的躍了下去，鄭雄到得院內，卽行躡足潛踪，走向後窗，隔着碧紗向裏一瞧，鄭雄這一眼不看猶可。如今陡然看了，當只將他驚得骨軟筋麻，險不栽倒於地。原來鄭雄看見當廳地上，擺下一隻銅鑊，裏面滿貯清油，底下燒着態態炭火，業已通紅，油且縷縷冒出清烟，他再觀看廳堂正面，上坐着蒼龍蔡濤。下坐紀綱紀勳一干兄妹，兩旁更列着許多雄壯莊丁，妹子文娟外衣已被剝落，僅剩短衫短褲，面色想因受了極度驚恐，唬得一青一黃，變更無定，鄭雄看到這裏，卽聞蔡濤冷笑一聲，對着妹子言道：「好個無識賊婢，竟敢如此囂強，你與俺

兒結爲伉儷成就婚姻，也不辱沒的鄭家門戶。現在你如再不答應，少頃鍋油燒紅，往裏放進，你的性命便沒有了」。鄭雄聽他話剛說畢，妹子卽行破口罵道：「蔡濤老賊呀，任你說得海枯石爛，舌蔽唇焦。姑娘惟有一個死字，乃是確實答覆……」。鄭雄聽她言至此處，蔡濤氣得哇哇怪叫，並令莊丁多加木炭將油燒紅，炸了這個丫環。以洩胸中忿怒，鄭雄聽他說畢，忽聞廳前人聲喊起，好似潮水洶湧，接着便見兩名莊丁，飛一般的奔進廳來。報道家爺禍事不小，花園前面兩處火起，當聞蔡濤詫異一聲，蹣的躍起，問那兩名莊丁道：「怎言二處同時走水，莫非來了什麼奸細……」。蒼髯龍此語未畢，復見兩漢旋風奔入，跪在座前大聲飛報道：「啓稟家爺禍事……前宅西跨院走水，火勢猛烈，延燒甚速，現由管家督促搶救，後園倚紅軒成災，火勢既很凶熾，且沒人敢去救，請爺速行定奪……」。蔡濤聞聽此報，勃然大怒，抬起腿來要踢那小子道：「你們平日吃糧，一日賣力，難道火都不敢去救嗎」。那莊丁見他來踢，吓得躺下身去哭告道：「倚紅軒的火災，除非，公孫師爺前去救得，除他之外，爺都未必敢去救哩」。蔡濤聽他越說越奇，當將踢出之腿收回，叫他快說下面的話，那莊漢哭喪着臉道：「倚紅軒這火不是天災，乃係賊放，並在那裏趕殺救火之人，小的若非腿腳靈便逃走得快，此時早回姥婆家了」。蒼髯龍聞聽此說，驚問這個賊人是誰，如何此等厲害。那莊丁便卽咋舌言道：「這賊不是別人，卽係盜珠那個紅衣女子，拿着甬把寶劍，亂砍亂殺，好不厲害得很」。蔡家父子聞是何玉妹來到，一齊大驚失色，忙令孫虎賀成二人，帶領二十莊丁，趕

快將這文娟小姐，押往鴛鴦樓中，好好收藏，不得有誤。鄭雄聽見外面火起，玉妹來到，心內好不歡喜，正擬等待慈親擁出，自己同好搭救妹子，孰知蔡濤情勢緊急，心却細膩，先命孫賀二人押走文娟。後方率領紀國紀勛一千子女，前往救火廝殺。鄭雄暗言自己本領，而且非是賀成敵手，何況尚有孫虎協助。因即遠遠綴在後面，看見他們手執燈籠火把，一萬槍器械，擁着妹子文娟，如飛一般向北行走。少時來到一座樓前。鄭雄看那二十莊丁，一齊站住，不敢跨上台基半步，復見賀成獨出行列，半躍半蹣，直至樓前將手在那緊閉門上，一陣摸索掙動。兩扇巨扉忽然呀的一聲，頓時開啓。鄭雄看此情形，知道階下門上裝有機簧，暗藏埋伏，假若不明此中要訣，準定誤踏消息，性命不保。鄭雄恰思至此。只見樓內走出二人，和賀成低言幾句。他倆便即返身退入，不再出來。少頃更觀賀成將頭一點，叫把文娟解入。那起莊丁方纔連擁帶推，押至樓前，向內交割完畢。仍由賀孫二人帶着，急急返回前面去了。鄭雄待等他們走後，急忙躍至鴛鴦樓前，乘着銀月光，向階上留心瞧看，見各級台階之上，繪着紅黃綠白藍五種顏色，他因受着江都客指示，很懂得機關埋伏。當即微微笑了一笑，便將身子走着丁字斜步，儘踏那層白色兒的。果然沒出一點危險。鄭雄來到樓門下面，見一塊石梁之上，題着「鴛鴦樓」三個金字。樓門兩扇，闔得十分嚴緊。門上頂着兩隻鍍金銅環。黃澄澄的發出光亮。鄭雄將門推了一推，那裏活動分毫，他再仔細端詳一會，見右邊那隻吊環之下，有小小的圓眼窟窿，可以伸進一個手指。鄭雄見了恍然大悟，急用左手中指戳了進去，試着裏面果有機簧。

於是將指向左一拐，再望右一擰，猛聽呱噠一聲響後，兩門齊開，他方正高興，突見門內……連着射出三支弩箭，鄭雄幸虧身體矯捷，一陣亂跳躲閃，方將三支弩箭避過。他暗道兩聲厲害之後，便即竄進樓去。走了沒有十數餘步，裏面更有一座月亮小門，可是沒有關閉，鄭雄進入第二重門。見正面好似一座佛堂，氣象極爲莊嚴，地上砌的龍鳳花磚，多作蒲團形式，過了那個所在，裏面有條黑長胡同，左右露出寬大板梯。料是上樓之處，鄭雄看到眼裏，心想妹子必定竊押樓上，乘着賊人尚未發覺，我應迅速上樓，將她營救出險。鄭雄如此思畢，即行竄入殿中，他剛走得三五步兒，忽覺脚下顫動起來，當忙低頭向下一看。只見那蒲團似的圈子，一齊軋軋有聲，旋轉不已，自己脚下站的地方，更其轉得特別飛快，鄭雄觀此情形，知道中了埋伏，心中不覺嘆通一驚，於是隨着旋轉姿勢，打算飛身往外竄躍。更聽利啾一聲響後，那些圈子罅隙之內，更冒出許多鮎魚尖刀，長長短短，鋒鋒利利，無慮千百十把，恰似麻林一般怕人，鄭雄因爲脚下既站不穩，鋒芒尖刀只由土內冒出，又往上方增長不止。過了沒有半盞茶時，身旁利刃業已佈滿，長的竟達二三尺高，擠擠密密佈滿地下。比刀槍山還要險惡，當鄭雄驚得胆裂魂飛，手足失措，再過剎那之時，他更覺得兩足之下，有利刃往外鑽扎，自己因爲躍躍不得，只好往旁移動。少刻復覺新移之處，又有鋒刺迸出，且漸扎得脚心生痛，鄭雄到此時候，知道自己旋轉昏迷，一旦栽倒，準得扎個百孔千創，性命立時不保，他想妹子陷身賊窟，父兄尚困囹圄，均待個人努力搭救，骨肉方能團圓，現在自己復蹈此樓，生

命危險萬分，假若有個吉兇莫測，全家豈不一齊完了，鄭雄思念至此，珠淚如同泉湧，肝腸也覺寸寸斷裂。他這樣悲感一忽，精力漸漸不能集中，頭腦亦即發生眩暈，他見自己心情紛亂，實在難以支持，當即咬緊牙根長歎口氣道：「鄭雄救妹心切，不聽師長勸告，私自來到惡霸莊中，打算救其出險，以慰年高老母。誰知來到樓內，誤蹈機關，遭此危厄，與其身受千刀萬刃，何如自刎而亡……」。鄭雄說至此句，正擬橫劍自殺，突見樓外竄入一人，低叫兄弟切勿驚慌，待姊姊前來救你。鄭雄陡聞此語，精神不覺一振，當見那人口銜鋒鏑，躍至階前，掏出一隻百節軟練飛抓，颼的釘上佛龕，隨又抖開抓尾繩索，縛於自己腰中，雙手抱柱面前漆柱，嗤嗤緣登上去，再用兩腿死命夾住，然後懸出身子。將軟練扔在個人頭上道：「兄弟將劍銜於口中，手足一齊騰起，攀住軟練，慢慢向此抑勁，自然可以出險了」。鄭雄聽見此人聲言，知係姊姊玉妹到來，當時心中大喜，急忙遵從她的言語，銜劍於口。伸手攀住飛抓鐵練，急急往上一竄，玉妹見他將練攀住，復又緣升柱頂，將鄭雄直吊起來，脫離脚下刀林劍壘，一點沒有危險。玉妹待他盤至此端，跳下繩索，自己方纔由柱溜下，低低抱怨他道：「兄弟要來搭救令妹，也該明白知會一聲，爲甚麼不言不語，偷着前來，萬一發生怎樣不測，教我如何回答師傅」。鄭雄聽她如此的說，一面認錯不已。一面更謝搭救之恩，最後復對玉妹低聲懇求道：「舍妹被賊押送前來，必在此樓上面，還懇師姊協助一臂，將她營救出險纔好」。玉妹聽他如此的說，將頭搖一搖道：「此樓滿佈機關，遍藏消息，師父尚且稱說厲害，不敢

輕於攻打，你我雖然懂得一二埋伏，究屬皮毛，難知其中奧秘，今夜趙傑兄長亦已同來，且在前面放火誘賊，不知結果怎樣，咱們應當趕往接應，別要讓他一人吃虧……」。

鄭雄聞說之後，連聲稱是，急與玉妹竄出鴛鴦危樓，望前如飛奔去。少時走到園子中央，只見倚紅軒一帶火光已滅，前面宅裏亦未成災，花園東南甬道角裏，依然火把照耀，人聲嘈雜，在那喧嚷捉拿刺客，玉妹鄭雄觀此景象，心中倒各暗暗想道：憑俺趙傑兄長那身武藝，難道還會遭人羈絆，擺脫不得，而終認真動起手嗎？他二人這麼想後，復又稍作商量，即望有火光處撲去，及至奔到雙福堂附近，果見由南湧出一片火把，約有二三十條，光亮如同白晝，蒼髯龍帶着二子二女，以及若干教師打手，向雙福堂潮水湧去，少時復見兩個莊丁，將那趙傑五花大綁，如縛猛獸，亦望堂中匆匆解走。玉妹鄭雄暗地瞧見，心內一驚，便急閃在山石後面，待那起人走過，力緩悄悄商議道：「趙傑兄長性情剛直，不知隨機應變，今被蔡濤父子擒住，誠恐凶多吉少，生命堪虞，你我且往雙福堂後，潛伏暗中窺伺，必須將其救出纔好」。

他們二人洽商完畢，即行回到適纔隱藏地方，以便臨近動手，瞬息果見那兩豪奴惡僕，一前一後，將趙傑押在中間行走，前面執燈的並叨念着道：「他這牛子若起歹心，打算逃走，便是想害咱們哥倆，俺即狠下心腸，用鎗將他眼睛扎瞎，少停見了莊主，將話回明，還要受着特別獎賞哩」。

鄭雄玉妹聽他二人言語，心中怒氣上撞，急忙抽出膀下寶劍，握在手中，待二惡僕行至切近，彼此一舉手掌，呼的躍出，鄭雄執着雪亮寶劍，竄至拆棍惡奴跟前，一

脚踢落手中哨棒，見他剛要出聲喊叫，便即伸開左手鋼指，一把攔住咽喉，右手霜鋒向臉上一幌，將那莊漢吓得魂飛胆落，咕咚跪在塵埃。前面惡奴聽見聲響，趕忙回身將燈來照，却被玉妹打落燈籠，順手揪住頂上頭髮，攢翻於地，並用寶劍威嚇言道：「爾等若要性命，此時可勿聲張，假若活得怪膩煩了，要喊要叫，我便一劍一個發付了事。」二莊漢聞聽此言，吓得骨軟筋酥，遍體哆嗦，磕頭如搗蒜道：「好漢姑娘饒了命罷，小人沒吃豹子心，老虎胆，怎敢大聲喧嚷，請您寶劍快別下落，落了準得走不回去。」趙傑先還在旁怔首，後來辨識鄭雄玉妹聲音，心中十分歡喜，當將手七鐵箠用力一折，拍的一聲響亮，便早成爲兩片，再由地上揀塊磚頭，將那脚鍊砸了幾下，亦即唏哩嘩啦粉碎，趙傑手足一脫桎梏，立時怒氣冲天，急由地上拾起那根棍棒望二惡奴兜頭便打，不得他倆重興倒，下，熱淚交流，一齊央告言道：「好漢爺爺，請您饒恕我倆活命，小人奉着上面差遣，是身不由己，雖然說了許多狠話，却係故作危詞，空言恫嚇，並沒毒害心思，您可檢查我倆身上，倘若帶有一寸鋼鐵，半支雞子，您便活活打殺了罷。」鄭雄生性異常仁厚，瞧見他倆如此哀求，便將趙傑木棍托住，做好做歹勸他說道：「兄長此時且勿動手，待俺詢問一件事，他們如若想活下去，使將真情實話說出，咱們決定不再爲難，饒恕性命，倘敢假言欺騙，或明知故意不說，那時由你照準頂門，一齊打發回去便了。」二僕聽畢此言，復又磕頭哀懇道：「爺有言語儘管盤問，我倆知道一定實說，怎敢將話向你搪塞哩。」鄭雄微微一笑，即對二人情聲呵問道：「你家莊主近受闖賊招

聘，封爲什麼第十太保。你這二人是他身邊心腹，必定知道招聘文書，藏於何處，如將實話告訴出來，俺們決不傷害你等。否則，却休諷怨少爺心狠意毒」。二人聽問此等機密，不由面面相覷，玉妹即將寶劍望下擲道：「胆大刁奴，竟敢猶豫，不殺一個不知厲害」，那兩莊漢極畏玉妹，忙卽顛聲言道：「俺家莊主受了闖主封號，此乃實在事情，並非謠傳虛語，惟他對於此事，眼前嚴守秘密，不肯隨便讓人知道，卽那一道黃綾封冊，自從素心師父貼身取出，俺們瞧見一次，後來不但沒有，且無一人敢再提起，但聽傻舅孫虎言語，說那綾冊好比皇上聖旨，上面也繡雙龍，放在上房誠恐褻瀆，或被賊人偷盜，故用一個紫檀錦匣裝盛，藏在後園鴛鴦樓中，至於存放什麼地方，俺倆因爲不知底裏，未敢信口捏造，請您往那樓子內面，盤問看守的人得了……」。鄭雄聽罷這一段話，知非虛語，當對趙傑使個眼色，一齊言道：你倆雖未欺瞞，怎奈饒恕不得」。二人說至此句，劍棒同時下落，可憐兩個愚笨莊丁，只因平日倚仗豪雄，狐假虎威，在外欺壓良善，殘害鄉里，所以遭到如此報應，不得一個善終。如今却說鄭雄三人，拉起兩個惡奴屍體，挪往幽僻所在，以免被人當時發覺，後方詢問閃電手趙傑，如何竟遭擒拿，原來他與玉妹因追鄭雄，一同進入蔡家莊內，瞧見青髯關率領一班子女，正在雙福堂內祝福文娟，教她答應紀國要求，嗣見鄭雄潛身聽後，欲救妹子，他倆卽暗作商議，分頭前去放火，以便引出蔡濤等人，教鄭雄獨自成功，孰料惡霸異常機警，十分把細，聽說兩處一齊走水，便知火是仇人縱放，用作調虎離山計策，以便乘機取事，趁亂逃走，當卽

命令賀成等人，將文娟送往鴛鴦樓中，交人看守，自己方纔帶着一般子女，趕往前面救火，及至馳抵倚紅軒外，玉妹業已離開彼處，暗助鄭雄去救文娟，蔡濤督促所有莊丁，撲滅軒內烈焰，便又急急奔出花園，去救西跨院的火災，不想到得那裏。閃電手趙傑尚未逸去，仍在暗處徘徊觀望，玉面虎紀動性既機靈，眼光更其敏銳，他見南牆花木深處，隱隱站着一人，手內緊握雪亮兵器。因忙悄稟告父親，撒開包圍陣勢，然後一聲發喊，一捉拿放火行刺賊人，大家即將刀劍亮出，猛湧上前，閃電手在此時候，早已瞧見蔡家父子到來，惟他因為藝高胆大，沒將蒼髯龍等看入眼中，更思自己在此廝殺，糾住惡霸等衆，玉妹協助鄭雄兄弟，即可從容省事，將文娟搭救出險，孰料蔡家莊裏，處處設有埋伏，各地俱掘陷阱，趙傑和人動起手來，那裏顧到此點，結果被那玉面虎紀動，假裝不敵，望後逃走，引到掘有陷阱所在，一聲天崩地塌，英雄仰跌下去，趙傑連能被擒經過，轉問文娟何未救出，鄭雄玉妹亦述說完了，他即點頭言道：「俺聞江湖道上傳說，靈谷庵內妙圓師父，不但本領高強，武藝出衆，且更深知一般機關埋伏。生剋原理，咱們何不重往鴛鴦樓前，將那型式觀看明白，記個大概，然後晝夜重回庵裏，求她老人家大發慈悲，下山一次，搭救妹子出險，並將蔡賊那道黃綾封語，取入手中，什麼事情便都好辦理了。」玉妹鄭雄聞聽此言，齊道有理。便急趨回身子，仍望鴛鴦樓奔去，霎時到得那裏，鄭雄復又指指點點，述說塔下怎樣埋伏，怎樣踏着便有危險，玉妹亦言樓外倒沒什麼，只要揀那白色台階，走着丁字腳步，即可不蹈機簧，安然越過，惟有樓

內設備奧妙，變化萬千，非具真才實學，豐富經驗，絕對不可輕率進入，否則性命即將不保，他們三人藏於暗處，正在一面觀察，一面談論，忽聽身後鑼聲驟響，跳出蔡家四個子女，賀成孫虎二人，率領四五十名莊漢，旋風似的往上捲來，玉妹鄭雄見了，忙與趙傑各掣兵器，準備廝殺，誰知一陣梆子敲動，那數十名猛勇莊丁，個個臂挽強弓，手扣羽箭，撒開半月形的圈子，將樓前團團包圍，飛天虎紀國，手執八楞金爪銅錘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立在陣頭，對玉妹等大聲罵道：「鄭雄小兒，俺與你家同居鄉里。一縣為民，既沒新仇，又無夙怨，為甚三番兩次，暗派強人，進入莊院，騷擾劫掠，今夜更又親自來到，放火殺人，窺伺鴛鴦樓中所藏珍寶，似爾此等行爲，慢說千刀萬剮，罪無可贖，卽連禽獸狗彘也不如了」。鄭雄瞧見紀國來到，正是仇人相會，分外眼紅，如今更聞此等言語，當時氣得咬牙切齒，指着罵道：「紀國惡賊呀，你家父子暗定機謀，陷害俺的父兄。至今尙沒打清官事，脫出囹圄，此恨業已鏤心刻骨，不能解除，孰知你們這起匪寇，復又乘着俺家空虛，夜派強人，跳進宅中，將我妹子文娟，橫暴掠走，並在雙福堂內私排公案，妄設油鍋，威逼一個無辜女子，答應爾等親事，似你父子此種行徑，真該千刀萬剮，五馬分屍，罪惡不但不可消贖，卽遠超牛千世百世，亦當受此同樣報應，以爲作惡逞兇者戒啊」。紀國聽了鄭雄這一通話，直被罵得面青唇紅。閉口無言，便問那位兄妹當先出去，捉拿這個小子，玉面虎紀勳答應一聲，卽行躍動手中雙劍，跳進場中，和鄭雄打個照面，二人便卽一來一往，互相廝殺，可玉妹看得心頭火起，當對趙

傑知會一聲，掄劍上前，直取紀國，飛天虎知道她的厲害，正擬舞動金爪銅鏈，小心和其戰鬥，却見四眼狗孫虎、飛毛腿賀成，二人大喊一聲，齊竄出來，指着玉妹大罵道：「你這紅衣丫頭，幾次偷進俺們莊院，大肆焚掠，今夜若不將你擒住，碎屍萬段，何以消解胸中這口惡氣」。何玉妹聽見二人言語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小輩要想捉拿你家姑娘，譬如痴人說夢，緣木求魚，待俺將你兩個一一打發，各自回歸娘家去罷」。孫虎性情既傻且烈，經過玉妹這樣一罵，當時氣得暴跳如雷，掄刀踏步直望下剝道：「賤人休得說嘴，招架爺的傢伙」。賀成深知玉妹本領，且悉寶劍極端鋒銳，聽見孫虎二怔子舞動朴刀，當前截殺，自己因忙竄至側首，去打冷着，紅衣姑娘數臨大敵，經驗豐富，那把金劍放在心眼，今見孫虎怔頭怔腦，力大刀沉，奔上前來劈臉便剝，那個賀成狡賊，却又挪開身子，將劍直擱個人左脇，她當扭動纖腰，望右斜竄一步，三人立時成了鼎足形勢，然後緊握鴛鴦雙劍，使個雙龍出洞招子，直望孫虎兵器上削去，飛毛腿賀成恐寶劍受傷，趕忙抽了回來，更趁玉妹往裏撒招，復同孫虎刀劍併舉，齊奔她的中部，好個武藝精純紅衣女，她見兩宗兵器同時來到，一點不慌不忙，便即運用玄孤拜月姿勢，雙劍圍攏，鋒刃向上，待他二人刀劍旋風攔入，突然化作野馬分鬃，颯的左右亮開，去攪他倆兵器，嗣見二賊啊呀大叫一聲，往回撒招不迭，便又頓化白蛇吐信絕技，乘勢還撲二人嚥喉，賀成因爲性較機警，時時準備逃著，今見齊攔玉妹不成，爭差還傷自己兵器，故急一面撤回寶劍，一面竄身逃走，孫虎原是有名傻舅，又得賀成仗胆，只想拿住紅衣女子

獻上頭一功勞，自己該是如何光彩，今被玉妹風馳電掣，連換三招，這種有名太極劍術，漫說孫虎眼眩神昏，捉摸不住，就是蔡濤親自到來，亦將驚得心忙手亂，不知怎樣方是破着，如今且說四眼狗孫虎，瞥見玉妹鋒芒劍尖，逕撲過來，喉嚨。他心中當時一驚，且知躲閃無及，因忙挺起手內朴刀，趕緊往外去磕，只聽哈哪一聲脆響，刀被削去寸餘，劍鋒仍然擱進不止，孫虎傻在此時候，料想性命不保，當即咬住牙根，打定一個折換主意，卽是自己雖喪一命，對方也得身負重傷，要不，實在太不合算，故於劍鋒繼續點入，絲毫沒再格攔，急掄禿了頭的朴刀，反向玉妹臉上砍去，紅衣姑娘驟睹此招，不覺大驚。迨將寶劍撤回格時，孫虎却已飛躍出圈，並扭回頭哈哈笑道：「紅衣女子，太希到了危急時候，無可奈何，跟你這賤婢學上一招，果然奧妙神奇，百發百準，能夠逃得性命存活呢。」玉妹聽他提到上回之事，心頭一陣火起，正擬竄步追上前去，只見一點閃爍寒光，逕望自己面門撲來，她知道是暗器飛到，趕忙將頭一低，果然是支柳葉金鏢，擦耳打過，嘴面落在塵埃，隨聞對面陣圍裏面，一聲喝斥竄出兩個女子，正是蒼髯龍一雙女兒。淑英芳英姊妹，恐怕自己武藝不敵，單獨難以收場，故即結伴躍出。雙戰紅衣女娘，玉妹殺敗孫虎二賊，那將她兩姐妹放在眼內，三人復又大砍大殺苦鬥起來，閃電手趙傑站在一旁，瞧見鄭雄鏖戰蔡彪不下，看看要形敗北，他當提起那根水火鐵棒，厲聲大喝，上前助戰，飛天虎紀國手握金瓜雙錘，正替三個弟妹掠陣，瞥見趙傑奮勇躍出，慌忙將其黃往，短錘長棒鬥得好不厲害，少時趙傑殺得性起，一棒往下掃來，紀國

因爲傢伙過短，倉卒不能格阻，便欲跳起身子，躍過一邊，却被趙傑換個招勢，一棒搥中腰上，當痛得他兩眼發黑，咕一聲倒於地，閃電手瞧見之後，正擬復上一棍，將他性命了結，不想在此時際。跳進一個胖大和尚，儼如半截黑塔，口中叫聲「棒下留人」，手內禪杖如飛打到。趙傑聽見玉妹說過，這個和尚姓丁名勇，禪號開路神法名叫做丁凡，乃是蔡濤一師弟子，今見趙禪杖粗大，不敢輕視，當忙挺起鐵棍，往外一磕，果然覺得力量雄厚，非比等閑，自己絕定不是對手，丁凡見他武功雖精氣力有限，於是左一禪杖右一禪杖，只顧望他橫掃豎打，絲毫不肯放鬆，閃電手在此時候，只能攛得招架，沒有還手功夫，再行抵禦七八回合，不但漸漸難以支持，且連虎口震得生痛，紅衣姑娘一眼瞥見，暗中說聲「不妙」，即忙假賣一個破綻，待那粉壯丹蔡秀英彎刀劈入，她急往旁稍閃。一劍直望上削，陡地啍啍一聲脆響，秀英鋒刃折毀寸餘，不能再爲使用。當忙躍出圈子。敗陣下去，賽蕾微瞋見妹子逃走，勢力愈孤，心中尤其畏怯，却被玉妹飛起一脚，踢中左臂，掄動不得兵器，亦只能夠咬牙齙齒。遁逃歸陣紅衣女戰敗雙英之後，瞧見飛天虎紀國等人，正在佈置一般莊丁，要用長槍硬弩擲射，她當掏出一把彈子，扣上弓弦，先對了凡和尚暗發兩彈，開路神此刻興致勃勃，要把趙傑襲往鴛鴦樓下，教他自己踏上機關，跌入陷阱，然後再幫紀勳見妹，捉拿玉妹鄭雄。教他三人一個不能漏網。孰知趙傑力雖不敵，究非弱手，十數餘台之前，尚難達到願望，開路神因爲趕他不動，心內勃然大怒，便將禪仗呼呼掄起，雨點般的打入，閃電手在此時候，果真抵撓費力，危險萬分，後來和尚

大吼一聲，雙手舉杖，正欲下落，不料玉妹連珠彈子，自後打來，當聽碎碎響了兩下，了凡那顆又光又白頭上，一時紅霞泛起，鮮血噴流，痛得好不厲害，莽僧啊呀大叫之後，急忙躍出丈餘，拖起禪杖，抱着腦袋望後便走，趙傑原欲飛步追趕，却被玉妹攔阻，教他前去幫助鄭雄，玉面虎瞥見自己兄妹，均皆敗北，了凡和尚忽又逃遁，今瞧趙傑人到眼前，聲勢十分兇猛，當急虛砍一劍，也忙撒下鄭雄奔走，蒼髯龍接到失利報告，心中又氣又驚，當率一般侍衛莊丁，旋風般的撲進園來，並教賀成分別傳示，毋須和賊苦鬥廝殺，只管將箭射去，射死他們再作道理，趙傑三人重會一處，正商突圍方策，忽見蔡家子女齊退入陣。弓弩手一齊上前，玉妹更向他倆知會一聲，即把大批金色彈丸，望人叢中吧！打去。蔡濤等人脚方站住，那作此等準備，只聞啊啞幾聲慘喚，四眼狗孫虎早中一彈，打在左目之上，立時眼珠迸裂，血水飛濺，痛得他殺豬似的怪嚎一聲，仰天栽倒，手中新換一根熟銅桿棒，嗖的扔出，却又不偏不歪，不上不下，正中賽蒿薇蔡淑英纖纖秀足，想她剛夠三寸一副蓮蹻，驟經銅棍擊着，如何承受得起。當時痛徹心骨，急淚交流，坐在地下以手撫摸，站不起來，蒼髯龍聽見孫虎重傷，了凡頭破，淑英足臂先後受創，當今莊丁分別抬起，送出花園，速行敷藥醫治，更急傳下號令，鼓動鄉子，要將鄭雄三人活活射死，玉妹乘着他們搭救傷人，隊伍分亂，便請趙傑奮勇上前，當先開路，鄭雄本領稍為低弱走在中間，她自己一面亂發彈子，一面舞動鸞尾雙劍，三人喊吶一聲，飛撲上前，恰似生龍活虎，闖進蝦隊羊群，直望西南角上突圍奔走，蒼髯龍見因他們不住，心

中益發盛怒，急挺手內雙龍金刀，率領習武等衆，抄由捷徑，撒開陣式，重圍團圍住，閃電手見他親來截殺，想起適纔鞭打之仇，烈火高沖一丈，當即怒吼一聲，掄起鐵棒，旋風般打了進去，玉妹隨在他的身後，不住發出金彈，又擊傷了若干莊漢，餘衆見她手法準確，不獨不敢向前，反倒吶喊一聲，往後退走不迭，蔡壽睹此景象，氣得哇哇直叫「罷了……：僉今夜非拚這條老命不可」。蒼髯龍喝聲未畢，金色彈丸颼颼打到，好個武藝精卓老惡霸，他急擺動雙龍寶刀，只聽叮……：一陣細響，玉妹發出連珠彈子，悉被格落於地，紅衣女方欲再發暗器，忽覺腦後寒風吹襲，料係什麼兵器來到，當她急忙蹙過一旁，掉回頭來瞧看，只見一個精瘦漢子，年紀約有三十開外，手內緊握一支連環鐵拐，一面望着個人劈頭更看，一面更向蒼髯龍高聲叫道：「一師兄不要心慌，待俺來捉這個丫頭。」蔡壽陡聞此種呼喚，急忙抬起頭瞧，見是一枝桃苗方，心中當時大喜，使道兄弟趕快動手，將這猖獗丫頭拿住，她的姓名叫何玉妹，外號紅衣女俠，乃江都客杜雲飛弟子，專與咱們茅山一派爲仇作對，今夜千萬將其擒拿，勿使再行漏網纔好。苗方答應一聲「曉得」，卽掄連環拐杖當頭打來，紅衣女俠忙往左邊一閃，躲過鐵拐，隨挺右手寶劍，直搗他的前胸，孰知苗方這個巨寇，乃是踏雪無痕掌門弟子，唯一高徒，不但武技得其真傳，且更授以堅實內功，尤以白手迎刃一種本領，他精練得神奇卓絕，敏捷異常，只要伸出五個手指，準會抓住敵人兵器，百無一次能夠倖免，他今覷出玉妹所使雙劍，光華閃爍，寒氣森森，知非普通常物，定係古代名器，假若將其奪到手中，

搭上自己這身武藝，雖然不能稱霸天下，四海無敵，但也可以東西南北，一任遨遊，爲所欲爲行所欲行了，一枝桃暗忖方畢，玉妹劍早刺到，他只往旁稍側身子，讓過鋒尖，便急伸回左手五指，去攔她的劍身，紅衣女瞧着此等招式，知他練有深厚內功，並能白手奪刀，當時吓得心頭卜通一跳，趕忙憑恃眼快手敏，用個海底撈月解着，將劍急往下沉，使其抓擄不住，然後撒劍人後，躍出圈外，打算抹回頭去奔走，不料苗方身體輕便，脚下更爲快速，瞥見玉妹往旁避避，只把腿足稍微一閃，便早躍起七八尺高，直由玉妹頭上掠過，截住當前，掄開叮嚶嚶連環拐杖，逕擊她的下面三部，紅衣女瞧見脫身不得，只好咬緊牙根厮拚，那邊趙傑鄭雄二人，亦被蔡鴻父子團圍包圍，左衝右突不能出去，閃電手瞥得形勢危急，心中異常惱怒，雙手舉起那根水火鐵棒，望着蔡龍狠命打去，蔡龍瞧見良機來到，急用雙龍金刀望上一磕，當聽咯吱響了一聲，趙傑手中鐵棍，早被削去數寸，當時驚得魂飛魄散，手亂足忙，急把拾得紀國一柄金瓜銅錘，掣在手中，再行抵擋，彼此父鬥三五回合，閃電手驟見紅衣女使何玉妹，被那賊人腰的一杖，擊中腰間，恰待要倒下去，遭人擒拿，突見杜爺和那妙圓女尼，一齊竄到，接住玉妹鄭雄廝殺，趙傑因被二人前來，勇氣不覺倍增，即將手中下餘半截鐵棒，對準着蔡龍面膛，奮力甩去，蔡鴻心內陡然一驚，急忙向旁躲閃，用刀去挑鐵棍，趙傑復乘此時，踏進半步，當胸的一錘，着蔡龍磕頭鐵棒，此錘決難逃避，饒他往後退得迅速，亦被擊在大腿之上，咕咚望後栽倒下去，閃電手圍他救護人多，決難傷其性命，當同鄭雄去看玉妹

見她鐵拐在腰上，幸喜還不甚重，尚可勉強跳躍，故蔡杜爺妙圓攔住敵人，便即保其逃出園外，少時江都客自內竄出，妙圓老尼隨亦來到，玉妹三人上前接住，一面叩謝搭救之恩，一面便詢問殺結果，杜爺聽見天光漸明，路上多有不便，急道咱們先往張家店裏，暫行歇息，然後再作其他計較，衆人聽他說得有理，一齊點頭稱是，便即離開蔡家莊外，前往北祥家中，及至到得那裏，張老夫婦將其迎入，稍作寒溫，便問杜爺等人來至何處，江都客聽說之後，即把個人離開靈谷庵裏，進入兗州城中，打算運用別的良策，搭救鄭雄父兄妹子，以免再和蔡家結下深仇，連累他們不能在此居住，不料我的計策尚未定妥，妙圓師父即捎信來，說你三人先後離庵，不辭而別，想是返顧蔡家堡內，去救文娟小姐，後來她復恐怕我不著，信難帶到，假定爾等三人之中，有一遭近危險，豈不辜負老妻託付，故又親自啓程下山，巡往蔡家莊內打聽，恰好在此時候，我因接到捎來信息，十分懸心，即行攜帶隨身兵器，趕往看視，不期更與妙圓師父會着，江都客言至此處，便望鄭雄申誠道：「賢契妹子遭人擄掠，心中自甚焦急，那怕粉身粹骨不能怨恨，這是同胞手足分所應當，爲師怎能責備，不過，你的武藝尚淺成氣，竄躍工夫尤欠堪精，與其如此冒險前往於事毫無補益，何如待等爲師別尋計較，將你令妹平安救出，昨夜裏，幸喜蔡濤師父沒在莊中，那個素心道姑亦已他往，所以爾等三人縱橫衝突，沒遇勁敵，假如那個賊人未曾離去，夜出應戰，別說爾等早被擒拿，無一倖免，就是俺和妙圓師父，勝敗亦難逆料呢。」一鄭雄經過杜爺訓誡之後，一面頓首受教，一面即

把竊聽來的言語，向衆人述說一番，江都客聞聽完了，便對妙圓急急言道：「不想蒼髯龍老賊竟敢如此猖狂悖謬，接多闖賊秘密封號，將來勢必稱耗作亂危閭閻，你我任俠行義之人，卽應乘其根基未固，爪牙尚少，將他這種詭謀異圖，立時剷去，方可極救此方黎民，免得陷於水深火熱，重罹兵革燒殺之苦呢。」妙圓聽他說了半晌無語，最後方默默言道：「我因遇人不淑，憤走江湖，十四五年之中專門作那打強扶弱，濟困拯危俠義勾當，方纔賺得一個小名，叫做寒飛雪向黎民，又因俺年雖僅三十，而於七情六慾，男女之事，匪但心如止水，一概拒絕並更欠口不談，只得如惡如仇，故又給取一個綽號，喚作無情女白髮娘，其實係非草木，那得無情，只因嫁個丈夫，不是善類，翁姑逼着去操賤業，娘家父母雙亡，有一哥哥如同廢物，差幸幼年住在母舅家裏，學得幾套拳腳槍棒，後來飄泊江湖，又經明師益友指點，所以平生奔南走北，過府歷州，打遍許多強暴漢子，不明道德禮義之人，五年前的春天，俺因一時開心見性，頓賦紅塵，卽在本庵，楚月師父座下，殲侮孽孽，落髮修行，等閑不履塵世一步，後來本師玄寂，又將衣鉢傳授老衲，並賜偈語教誨誦誦，教俺千萬謹身心，勿使惡念飛入，尤其別要嗔怒重生，殺機再啓，否則，漫道不能證果西方，身登極樂，且更不合出家人的身分，杜爺見她言至此處，意頗拒絕，當卽對着兩個徒弟，以目示意，玉妹鄭雄見了，心內怎不領會，急忙跪在妙圓跟前，叩頭懇求道：「老師父皈依佛祖，不問世情，固係修真養性無上定律，玄規佛法不二戒條，但是我佛除妖降怪，拿魅驅魔，睜開光明慧眼，宏施巨大法力，

亦莫不是心懷慈悲，憫惜黎元，將那蠱惑人類妖魔鬼怪，縛的縛住，殺的殺却，免再興風作浪，爲禍爲厲，蔡濤父子稱霸是鄉，結惡不悛，近更倒行逆施，暗通閹賊，假若一旦羽翼養成，伺機竊發，本地閭閻固然受其蹂躪，十室俱要九空，就是附近各府州縣，亦將橫遭戕害，人民同罹鋒刃之苦呢」。妙圓見他二人跪求。急忙攙扶起來，並對杜爺含笑言道：「你教兩個門徒，這樣搓磨老衲，於心亦能安否？」江都客聽了，慌忙打拱作揖道：「尙望師姊大發慈悲，廣施能耐，將那鴛鴦匣中所藏李賊封冊，盜來手中，再把鄭雄妹子文娟，附帶救出，那便是修功德圓滿，也等以後不再糾纏了」。妙圓見他師徒一再央求，趙傑等人亦均籲懇，當時不便怎樣推托，只好詢問樓內一切結構，及至玉妹鄭雄說個大概，她方將頭點了一點，重對杜爺說道：「咱們多年師姊師弟，一言既出，驢馬難追，只要將那偽封盜到手中，文娟小姐救出，雖有天蹋下來大事，由你一人承擔，我可不再管了」。江都客聽如此說，忙笑言道：「師姊出家數年，怎麼變了性格，小弟說過難道不信，還要立下一紙文據不成」。兆祥夫妻聽了他們言語，心裏又是歡喜，又是害怕，當即預備南桌葷素筵席，給杜化妙圓等人接風，一面更秘派了義子何騰，前往鄭家莊中，將老安人偷着接來，李氏瞧見鄭雄在此，杜爺玉妹亦均在座，復把文娟當夜被擄情形，和淚述說出來，鄭雄玉妹俱忙安慰她道：「你老人家切勿傷心，保重身體要緊，目下師父請來這位姑爺，本領甚是了得，能將妹妹搭救出險，只在今夜便可相見呢」。李氏聞聽說了，忙又拜懇妙圓老尼，請她大施法力，救了女兒，還求搭救丈夫

兒子，便使全家骨肉圓聚，不再離散。她那怕年近六十，落髮修行，在庵中充當一個道婆，終朝撞鐘撞鼓，換水上香，跟着禮佛朝聖，度過餘齡，心中也是無事無礙，安安貼貼，免得每日這樣擔驚受怕啊。妙圓見她說到此時，潸然淚下，好不傷慘，當忙向其慰解道：「老安人後福正長，那能作此想頭，請你趕快將心放下得了一。少時酒飯用畢，大家各自安息，以便夜來行事，耗至夜色三鼓，杜爺便即隨同妙圓老尼，離開張家，直奔蔡溝莊，欲知能否盜得關賊封誥，救出文瑞小姐，請看下回分解：

第四回

身比雲輕妙尼遭挫折
彈如電掣苗寇逞兇頑

上回書裏面，說賽飛霞妙圓女尼，因受江都客師徒請託，鄭老安人一再懇求，心內一時慈悲念動，應允進入蔡家莊中，借教文瑞小姐，並取關賊罪道黃龍偽封，以爲剷除妖孽真實憑據。杜爺恐她一人前去，勢單力孤，故於當晚二鼓向盡，便即跟着妙圓女尼，一同啓行。他車到達鴛鴦樓前，給她巡風瞭望，作爲助手。少頃奔至蔡家莊後，躍上牆頭，向裏觀看，只見黑漆漆一片亭園，異常靜寂，不但沒有燈火光亮，且連更柝也未聽見一聲。江都客瞧着此等景象，殊與平日迥異，當向妙圓低聲商議道：「蔡溝父子性雖極暴，心却非常機詐，昨夜經過那場廝殺，雙方沒分什麼輸贏，今宵應當加倍提防，嚴緊戒備，方合一般宵禦之理，你看這片園子裏面，不獨不現一點緊，反比往日更爲鬆弛，莫非惡霸知道咱們必來，別施奇謀詭計，另外有種暗算不成」。賽飛霞聽如此說，瞧

見牆邊有棵大樹，高約三丈，可瞰全園，忙使一個紫燕穿雲姿勢，蓮蹄微躁，飛身躍起，直由牆竄上樹榦，縱目一瞧，只見園內林木深黯，滿呈漆黑，僅東北方有座高大樓子，露出幾點閃爍燈光，妙圓窺那型式地位，正是玉妹說的鴛鴦高樓，當急跳下街頭。仍然落在牆上。對杜爺點首言道：「園內果真不見動靜，僅鴛鴦樓微露燈火，你我今夜既來此地，焉有空手返回道理，縱有甚麼刀山劍壁，石雨鎗林，好歹也要進去一遭，到時再作理會罷了。」江都客聞說之後，連聲稱是，卽與妙圓飛身下牆，進入園內，因爲要救文娟小姐，輕盜傷封，便望東北角一直奔去，杜爺進出秦溝莊中，前後已有數次，一切道路頗爲熟習，今夜來至花園裏面，因爲沒有巡邏更卒，駐卡莊丁，一路之上勿須遮遮掩掩，潛踪秘跡，所以行進特別快速，如在荒郊原野，少頃抵達鴛鴦樓前。妙圓觀看最高之處，修的乃是一座佛閣，四面嵌着玻璃窗隔，中燃清油海燈，適在遠處所見光亮，明明閃閃出光輝，妙圓觀明之後，便對杜爺言道：「這座樓子外具圓形，內現稜角，必是按着伏羲八卦，精密構造，其中一然神奇奧妙，變幻莫測，處處可以陷人危亡，致人死命，昨夜鄭雄冒險進入，僅履初階，便卽遭受那等困厄，所幸玉妹心機靈巧，將其救出，沒有喪失性命，今夜愚姊奮身入樓，成功與否尚不敢定，吾弟千萬可別冒昧，切勿跟踪前往，僅在樓下替俺巡風得了。」江都客經其吩咐，連連點首，並囑賽飛霞小心謹慎，萬勿貪功，能取則取；能救使救，假如過於危難，可卽返身出來，咱們再行別作計議……賽飛霞答應一聲，卽行飛身向東，走着丁字連環脚步，上了台階，直抵

樓下。向那門上稍作摸撫。卽聽嗤溜一聲。雙扉頓啓。毫無異態。且沒一支弩箭射發出來。妙圓闖入樓子裏面。果見正中有座佛堂。十分宏敞。龕上燃着一盞油燈。燈光微弱。恰似半粒紅豆。她當掏出燐光火筒。向內探照。只見地上滿砌蒲團花紋。拜墊形式。一個套着一個。一圈環扣一圈。擠擠密密。大大小小。觸目皆是。細如蛛絲。不知何有若干數目。賽飛霞觀看之後。想到鄭雄誤踏機關。刀劍茁茁。軋軋旋轉。沒有倒下。當卽搖頭咋舌。暗暗言道：「此乃有名磨盤滾手。連環刀臺。假若沒有真實武工。準得頭眩目暈。嚇唬我哩。受那刀穿劍軋。極端痛苦。鄭雄本領不但未精。甚且還沒摸着門徑。昨夜陷人此等危地。固是玉妹跟踪趕到。設計救出。但依當時情形來說。假非神佛暗中護裨。使她心志不慌不亂。能用金鷄獨立姿勢。隨着輪轉跳躍。減輕昏暈成分。玉妹雖欲死命相救。怎奈措手亦無及了。妙圓看清殿中埋伏。急忙揮舞蒲團梅花心子。提氣凝神向裏行走。果然如履康莊大道。一點沒有驚息。少時走到佛龕左側。上樓扶梯下面。她再擰足火筒光亮。向上探照。只見梯子共二十七級。塗着紅黃藍白黑五種色彩。並繪有各式各樣花紋。賽飛霞將頭點點。卽按畫着白色梅花。板形梯子。不問距離遠近。寬窄陡險。一直撲奔上去。當她竄到最末一級。便見梯口四五步外。有座樓門。雙扉緊閉。關得好比鐵桶。妙圓搶步向前。拿着火筒逼近一照。門上除開兩只銅環。別無所見。端的嚴絲合縫。不露纖微罅隙。賽飛霞端詳半晌。方纔瞧出左環之下。銅色十分鮮明。似被人手時常摸擦。她心內當時明白。卽用劍尖微微一撥。果然有塊圓形銅片。吱啞突

起，軋軋旋開，現着核桃大小一個窟窿，妙圓瞧見之後，知有伏弩發出，急忙將身往旁去閃，只聽絃簧一陣嘯響，由那小小圓孔裏面，連着打出三支小弩，嗖……的好不厲害，賽飛雷幸虧深諳機關，躲避敏捷，要是換個別人，將眼向內張望，縱不射中咽喉要害，眼睛却要打瞎一隻，妙圓待那弩箭發完，方敢把身站直，按着潛簧伏弩解脫方法，先用鐵環套出總鈕，左擰三下，右退三把，上提下托，外轉裏勾，將那層層關鍵，退脫完畢，然後兩臂運力，往懷中使勁一拉，即聞咕噪嚙啞一聲，兩扇緊閉着的鐵扉，向東西砰然開去，震得塵土簌簌往下直落，賽飛霞見這一座樓門，竟具如此怪勢，當時心內亦很吃驚，誠恐門上懸有鋼刀鐵閘，刺棍銅錘，自己倘若冒昧闖入，當時就得粉身碎骨，性命不保，賽飛霞顧慮及此，借着火筒雪白光亮，向那門內定睛瞧去，果見進門地板上，繪有一個圓形八卦，朱文白畫，好不鮮明，妙圓觀看之後，微微一笑，即由長門上面飛跨而入，瞬息走至一個所在，似房非房，似廳非廳，空落落一間屋子，其中毫無陳設，僅正北放有一支木園，上面亦沒金枕臥具，賽飛霞見此景象，不由暗暗納悶道：若據鄭雄等人說來，蔡濤這座驚天高樓，乃是極端神秘之地，不僅文媚小姐在此縹緲，闖賊偽封亦在樓內收藏，但依目前情形看來，樓中除開機關層疊，設備精嚴，却沒瞧見什麼貴重寶物，珍藏於內，尤沒有發現那雄球，……究竟何處，賽飛霞暗忖至此，猛又覺悟言道：此樓高可三丈，決定不止一層，俺今初達頭樓，便欲深窺堂奧，這不活活笑掉人顆大牙，瞧見一支狹窄鐵梯，不但陡險，且更彎曲，盤旋旋的不知多少級數，妙圓觀看

完畢。且還沒有埋伏，遂即扶着蜿蜒欄杆，匆匆走了上去。當她升至二層樓口，瞧見東西南三面皆有房屋，門窗且俱嚴嚴緊閉。正南一間屋子裏面，不但透露微弱光亮，且有一股香氣自內飄出，賽飛霞半生闖蕩江湖，還不曾沒有經歷。她自曉得這種馨香，似蘭非蘭，似麝非麝，且極令人頭旋目暈，昏沉沉的便欲睡眠，心中暗叫一聲「不妙」，急忙飛身下樓，返至原來站的地方，隨又打開豹皮囊袋，取出一瓶薰香解藥。拔去木塞，吸入鼻內，方纔覺得神志清醒，恢復原狀。妙圓在此時候，連道幾聲厲害，便即掀下兩塊僧衣，裹住束藥，堵入鼻間。二次撲到樓上，果然不單薰香煙子，一逕來到那藥房前，隔着窗上碧紗，定睛向裏細看，只見屋內中設佛龕，上供一位金盜金甲尊神。龕前懸有一盞琉璃海燈，光燄微弱。屋內顯得異常黯淡，妙圓瞧那神佛座上，並沒燃有香燭，也未焚着沉檀。這種濃馥馥的迷魂薰香氣味，是從何處佈散出來。她這樣沉思一忽，突然想到江湖巨寇，僻寺兇僧，因為要劫來往商賈，殺害人命，常將薰香藥料摻和酒中，煎煮油內，日後運用起來，也一樣的得心應手。發生效力，蔡壽父子欺壓良善，犯罪甚多，他恐案中重要文件，被人盜走，作為舉發憑證，方修這座駕勝佛樓，嚴密收藏，以防不測，復因樓中機關埋伏，只可擒拿平凡英雄，莽壯好漢，不能阻止高人出入。故又將那毒汗末藥攪進油中，貯入佛前海燈裏面，使人不知不覺，暗裏遭其毒手。妙圓看清此點，急由囊中掏出蘆葦管子，對準海燈，一口吹滅，過了不到半盞茶時，樓內果真毒煙消盡，不像適纔那般窒息。她當趁着這筒光亮，將那窗隔攔開，飛身進入屋中，只

見供桌上面，放有一支香爐。一個鐵磬，別無什麼東西。賽飛霞恐那闖賊闖封，藏在神像腑臟裏面，遂又繞至蓮花座後，打算看個端的。詎料她腳還沒站住，那尊天神突然轉身，手內金鞭亦跟着當頂擊下。妙圓心中卜通一驚。正待側身往旁疾閃。復見魚鱗金甲呼的颺起，連珠弩箭嗤嗤打出，她也幸得眼明手快，腰腿靈活，一面躲過頭上利鞭，一面避開飛蝗小弩，及至將身方纔立正。那尊神像忽又往前微撲，耳目口鼻一齊張開，接着口內噴出紅火，鼻內競突黑煙，兩隻耳朵和眼睛裏，同時也是煙霧漫漫，細縷縷的往外直冒。賽飛霞雖然久走江湖，深諳機關，但對這種噴煙噴火構造，却係初次經歷，且不明白功用所在，詎料這尊神像腹內，貯的仍是迷藥，下面滿裝硝磺，只要金鞭由上擊落，連珠弩一齊射出，箭頭擦在火石上面，引着硝磺，燃起薰煙，任你預聞什麼金丹，鼻堵怎樣塞布，只要隨着口內呼吸，達於顛門，人便失去知覺，昏然栽倒，如同飲了蒙汗酒一般。妙圓因為堵住藥布，滿不經意，反笑蔡濤此等機構，實枉枉費心計，毫無益處。詎知她此念頭還沒息落，心裏便即怔怔跳動，人也同時要往後栽倒。賽飛霞在此時候，大大吃了一驚，知道神像噴出來的煙火滿是迷魂薰香，因為毒氣過於強烈，雖然鼻內堵住藥塞，却也不能抵禦。她一見到這裏，便急翻身起來，打躬仍由窗中躍出，不想她剛要腳挪動，四面一齊利利聲響，如同燃起爆竹，旋瞧左右上下復原裏面，伸出許多銅叉鐵鉤。麻林般的向身上亂搭。妙圓此刻頭眩目暈，手足癱軟，實沒能耐再行抵敵，只有緊緊咬住牙根，往那窗上死命竄逃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時快，她的雙足給纖纖起，即被

後面一根粗大鈎子，嗤嗤搭住，接着若干叉鈎一齊搭來，妙圓聽見逃走不脫，心內暗歎一聲，正待橫劍自刎，突聽窗上咕嗒發響，好似墜下一物，瞥見一條黑長人影，躍至屋中，手掣雪亮寶劍，繞着自身一陣揮舞，即閃那般叉頭鈎子，噲哪噲啞，全被削折，不能再爲運用，賽飛霞因爲被薰過久，心內有點迷糊，只道來救自己的人，乃是江都客杜化，詎料被人掙出樓外。神思較比清醒，瞧見杜爺仍在驚鴻樓前，迴廊林中，不住探頭幌腦，向內瞧看，及見自己被救出來，便即輕聲手掌，遞出暗號，妙圓聞聽之後，心內大驚，正擬詢問搭救之人，姓甚名誰，忽見此人三竄兩躍，到達林前，兩手微微一鬆，即把自己放落地上，回頭連說兩聲，「保重……」一聽的一扭腰身，便早去得無影無影。江都客觀此形狀，好生驚詫，當忙走至妙圓跟前，探詢究竟，嗣見她的面色蒼黃，神態疲乏，知道中了什麼毒氣，因急將其攙扶起來，飛步出園，少時回到北祥宅內，大家瞧着亦甚驚嚇，忙問這是怎麼着了，妙圓稍微休息一忽，又取許多董香解藥沖水服下，方把樓內機關埋伏，遇險經過，詳述了一遍，衆人聽聞完畢，俱皆搖頭咋舌，稱險不止，鄰老安人雖然思女情殷，心中加倍痛苦，但見妙圓中毒回來，爭差喪失性命，遂亦不便怎樣催逼，只好慢慢設法搭救，後來妙圓說到被困樓中，正待自刎，雖然被人救出，惟因黑暗之中，看不清楚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出到樓外較比清白，本擬拜問恩人姓名，孰知他即閃閃身子，倏忽不見，似此隱姓埋名英雄，不望搭報好漢，真可稱得大仁大義，大豪俠了……江都客聽她說罷，心內恍然覺悟道：「小弟因遵賢妹叮囑，

只在樓前瞭望。過了沒有半盞茶時，倏見一條黑漆人影，時隱時現，在那鴛鴦樓下閃了幾閃，便即踪影毫無，消失形迹，後來賢姊被救出樓，他也瞧見兩眼。這人身上着的女裝，決定不是男子，惟他那種飛行工夫，實在超群出類，非比尋常。他只略眨眨眼時，即去行得無踪無影，如同飛鳥一般迅速。賽飛霞聽見說了，低頭默想一忽，即行將頭點一點道：「若照賢弟說來，搭救愚姊這位英豪，必非別人，定是賽飛雲薛倩娘姊妹。皆因蔡賊那座鴛鴦奇樓，裏面雖然按着伏羲八卦，相生相克，相呼相應，神奇莫測，變化萬千。但於機關轉動之處，處處皆有五宗彩色，各式花紋。只要懂素梅轉心法的，即可在那機關錯雜之中，飛騰竄躍，來去如意，一點不致涉危險。惟這素梅轉心秘訣，海內只有三人諳練，一即令師兄弟東方耀明，一即茅山大悲寺大明和尚，共此一訣，便是愚姊恩師紫髯伯薛兆明。早年江湖道上，曾有一句口語：『要學梅花善心除非去拜三明』。即是指東方耀明，大明禪師，薛兆明三位老人而言，現在，令師叔業已逝世，俺師隱居妙山，杜門不出，多年沒有踏入紅塵一步，怎肯替這蔡濤惡霸，建這鴛鴦危樓。但除俺師之外，僅有一位大明和尚，懂得其中奧妙，深解素梅轉心秘訣。雖說他這世外之人，年紀已有七十多歲，還肯助紂爲虐，幫着龍修蓋此座危樓不成。江都客聽她說了，急忙言道：蔡濤惡霸飛燕公孫楚，聞已拜在大明座外，作爲寄名弟子，必是他在老和尚的跟前，稱譽蔡家父子如何英雄，如何美德，請他運用梅花轉心精奧，結構一座樓型，然後斥令巧手工人，按照圖樣，修成此樓。若非賢姊熟習機構，別人怎能進

入一步。賽飛霞聞說，復又搖首言道：「此樓外具簡略形狀，內實奇譎無窮。蔡賊因爲知者甚夥，故未發動機關，僅恃埋伏薰香捉拿來人，如今知有能者進出，他必另塗色彩，變換門戶，你我俱是一知半解，不能深悟其中精微，仍按「秦梅轉心」訣，竅進入，必定要吃擒拿」。杜爺等人聽了，心內一齊着慌，面上也各顯出失望神情。妙圓瞧着之後，暗中復自忖道：老衲自從飄泊江湖，拜在恩師座下，學得一身技藝，絕頂內功，二十年來衝南闖北，任俠行義，不但沒有喪過跟頭，並未逢着敵手，詎料如今年逾半百，遁入空門。在此驚驚樓中，反倒挫折聲威，假非情娘妹子搭救，爭差連性命也送掉了。賽飛霞思想至此，突又燃起早年火性，爭強逞勝念頭，她當叫囑江都客師徒，不可焦急一時，尤其不要往探驚危樓，免得枉送性命，十分不值。最後她又勸告鄭老安人，千萬別要回莊，更勿思女悲苦，待等她往白長山內，去走一遭，搬得師傅素髯伯辟兆明到來，何愁驚驚奇樓攻不破，文娟小姐搭救不出，杜爺聆此言語，便耳向賊稱謝。復恐鄭雄玉妹隱居在此，涉及前案，連累張兆祥店中，殊多不隱，當又向妙圓說知，意欲請靈谷庵內，再住幾月，賽飛霞在此時候，自然連連答應，並請鄭老安人一同往。他們這樣商議定了，卽於當夜分別出發，紛紛離開張家老店，現在不言杜爺等人。前往靈谷庵中，靜候她的好音。只說賽飛霞妙圓老尼，自從別過衆人，踏上大道，一路上兼程併進，急急向北行走，一日跨過章邱縣境，來到分水嶺下。天色已然未末申初，此刻雖是暮秋季節，尚沒交人冬令，白晝業已短了許多，她見西方那顆夕陽，漸漸落入嶺下，天

空裏而陳陳歸翼，不時掠過頭上，返面樹林內的窠巢。妙圓因為天色已晚，正恐沒有住宿所在，忽見當前一座樹林外面，游起幾縷晚風吹拂。縹緲在那晚晴空裏，景色顯得異常別致：賽飛霞觀看之後，突然想起那邊有個村落，地名叫做大樹坡，距分水嶺尚有三里之遙。她因要救文媚心切，沿途皆抄捷徑，恨不一步跨到白長山上，師傅家中，搬得紫髯伯前往休州，破了鴛鴦奇樓，救出鄭家小姐，自己即可返回清靜，不再干預他們的事，如今行至大樹坡前，三叉路口，她便站住怔怔想道：我在早年去探師傅，皆是取道棲霞縣北經翠屏山，然後落人大道，一直向東北行去，這樣得費兩日程途，方能抵達恩師家內，假若由此登分水嶺，趨萊陽山，再越宋家福山兩個高嶺，竟能逕抵白長極峯，這條道路雖是崗巒層疊，樹密林深，崎嶇陡險之外，且時有那毒蛇野獸，出來傷人，但自遠近方面來說，實較東路少了三十五里，僅一天半便可趕到，賽飛霞忖思至此，復憶當年學藝之時，曾由此路走過兩遭，恍惚記得分水嶺上，還有兩座寺廟，其中一個尚是尼庵，俺今因為事體緊急，何不仍由此路前往，縱然有些毒虫野獸，却也不至妨事，妙園決定之後，即望正北落路行去，少時趕過那座樹林，到達大樹坡村內，瞧見路旁有個客店，門外繫着三四牲口，鞍轡未卸，汗氣蒸發，好像奔馳不少程途，回頭仍要急遽上路一般，妙圓因見天色已晚，腹甚是饑餓，只想在此買點飲食，吃喝一飽，少停到那尼僧庵內，掛丹下榻，住宿一宵，明月那怕起個五鼓，攢行數程，薄暮便可抵達師尊家裏……她一措思至此，便即邁步入店，果見一副大座頭上，坐有三人，一位年曾花甲老

者，身材瘦小，精神矍鑠，二目灼灼閃光輝，一條粗眉惡眼漢子，年紀約在三十內外。生得頭大項圓，膀闊腰粗，黑凜凜的好不威武，她再看那下面坐着的人，鼻尖嘴喙，滿臉機詐，瞧見自己走入店來，便將一對黑鮮亮眼睛，來回翻了幾下，即行掉過頭去，一而端盃飲酒，一而和那二人唧唧咕咕談話，賽飛霞因為趕路心急，一切俱沒留意，瞥見對面有張桌子，尙爲清潔，當即坐了下去，小二瞧她出家打扮，以爲不動葷腥，便笑笑的走至跟前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您來了呀。小店裏面備有素酒素席，乾淨涼帳，您若願意住宿，請先看下房子再用飲食」。賽飛霞聽他話說和氣，遂亦含笑答道：「居住倒有地方，不用在此打攪，只把你家做成菜蔬，不管葷素涼熱，快搬幾樣上來，老衲吃了還要上緊趕路」。小二聞她不忘宰割，自然喝酒，當沒等得客人吩咐，即行大盤小碟，端上肴饌，並熱熱燙來一壺白酒，妙圓連日登山涉水，一路甚是勞頓，今日來到大樹坡前，覺得此去自長山上，僅有一日程途，明晚即行抵達，當時心內一陣歡喜，便即淺斟低酌，滿飲數鍾，少時酒飯用畢，天色已晚，她眼目閉銷完了，揩起包袱，邁步出門，瞧見東方天空之上，掛着一灣銀鉤新月，晶亮亮的無數星斗，光華照在田野上面，近處看得十分清晰，較遠却又顯着異樣迷濛，妙圓雖然久走江湖，平日極爲小心，尤其不貪盃中之物，今日一時高興，無意飲了數鐘，此刻走到山野裏面，秋風迎面，殺殺一吹，她因酒氣一陣上湧，頓時憶及三十年前，新婚情節，不由暗啞嘆口氣道：古諺說：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，我因生不逢辰，父母早故，嫁個丈夫，粗鄙惡劣，遂致憤走江湖，浮沉

四海。把那青春虛擲，韶華枉拋。到了目前。孤孤單單，沒有一點歸宿，只好遁入空門，唸經禮佛，了結此後餘生，唉，世人常說「不幸生作女兒身」，像我白翠英這種女子，更是不幸中的大不幸了。妙圓一面想着，一面向北行走，心裏更不住的長吁短歎，少時走到分水嶺下，已是申末酉初，月亮因被林木遮隱，只露疏疏碎光，山徑立時轉爲朦朧。沒有早先那般清楚，再加以四野風聲瑟瑟，宿鳥啾啾，草木微顫，秋虫唧唧，景象越發顯得淒涼。她的心裏也愈加難受起來。妙圓這樣走了半晌，不覺來至山腰裏面，忽見當前雜樹林中，竄出一條黑漆影子。似人非人似鳥非鳥。三蹠兩躍之後，便即形影消失，不留一點踪跡。賽飛霞突然瞥得，心內卜通一驚。趕忙收起一切雜念，向樹林中四下搜索。爭奈那條黑影迅比飛鳥，轉瞬即逝，不但搜索不得，且連一點風聲也沒聽見，賽飛霞在此時候，不由暗暗託異道：縱是夜鷹子由空撲下，黃鼠狼自穴竄出，也該留下來踪去跡，人眼可以辨別出來。爲甚這黑影一掠而過不冒絲毫形踪……她此念頭還未歇下，復聽左側樹木枝葉，微微顫動，妙圓趕忙掉回首來，凝神看去，果見那條黑黑影子，又由地上竄躍起來，不高不矮，恰平樹頂。這樣三起三落，連續數次，妙圓可真看清楚。楚，乃是日間所見那位老者。白鬚白髮。身穿銀灰夜行衣褲。因爲竄躍十分敏捷，服色又與月光融和，所以適才眼措不及即行消失踪影。妙圓觀看清楚，心內便暗想道：這位老者飛行功夫，實在精奇卓越，勝人一籌，就是眼前練的平步升空竄起足有兩丈上下，亦非普通人物能望項背，可惜今日天色入暮，老衲身上負有要務，不能在此勾當停留。

，否則，必須請教他的姓名，互相接納，日後也多一個同道朋友。賽飛霞一面想着，一面向上奔走，少時行至一個地方，山峯夾峙，峭壁嵒峻，叢莽剗棘，迷蕪一逼，她由中間羊腸小徑，趁着半晦半明月光，竄行崎嶇陡險山路，瞬息走過左十八盤，右十八盤，來到不左不右再十八盤，乃是分水嶺上極其險峻所在。妙圓因為奔馳過急，適間又喝幾盃白酒，所以遍體汗水涔涔，十分熾熱，口內且更煩渴得很，她當掖起下面襠衣，脫掉頭上僧帽，站在路旁稍微休息，忽聽腦後弓弦發嘯。像是打來什麼暗器，她心中一時大驚，急忙俯手抹腰向前一躍，竄出丈餘遠近，然後掉回頭來看視。只見白白一付東西，逕撲自己面門。賽飛霞叫聲「不好」，當忙施展接收暗器本領，疾舒右掌，一手撈住，却非甚麼金腰彈丸，鳳眼石子。乃是一張白色字紙，捻做丸形，運用彈弓射發出來，妙圓瞥見一隻紙扇，輕無半兩，竟能打得飄溜風聲，呼呼發嘯，非具高深絕頂內功，曷能到此，她因紙上墨漬點點，好像寫有甚麼言語，便急急折理平順，借着月光仔細一瞧，見上面寫的一道行書，約有二十來字，龍飛鳳舞，蒼勁有力，她當急急往下唸道：「地名十八盤，前進有危難，不聽俺良言，秋林血染鮮」。賽飛霞觀看完畢，心內突然一驚，且更詫異言道：我自憤走江湖，行俠任義，雖然打了許多不平，悖理逆倫漢子，但於五年之前，勘破世道，遁入空門，隱姓埋名，未曾輕履紅塵一步，如今因受杜化師徒請託，鄭老安人一再拜求，前夜一度進入鴛鴦樓中，要救文娟小姐出險，巨柵樓內設備精緻，機關層叠不但救人沒有成功，爭差還將性命送掉，現在俺因要破此樓，前往嶗山拜謁師傅

，求他指示「素梅轉心」秘訣，一切生尅變化與妙，以便了却這件功德，孰料行至分水嶺上，竟遇此等高人。紙捏彈丸，上書警告，叫我別要往前再進，否則即有血染秋林，生命危險，惟俺此次離開嶺山，重履市井，行踪十分秘密原沒一人知道本面目，此次追緝俺的身後，胡來那等言語，既像有意惻憐，又似藥石忠告，據俺暗中忖度，此人必非鬩背仇家，亦未結有任何宿怨，量係知俺新近行動，往探鴛鴦樓失利，如今要往白辰山上，搬請師尊紫髯伯前來，所以攔在險險途中，作此恐嚇，希圖將俺半路撓回，不管這事，鴛鴦奇理便即安如泰山，固比磐石，沒有誰來可攻破了，妙聞暗語至此，復思警告自己的人定是適纔所見那位老者，他先在那樹林裏面，練習平上升空絕技，蓄意即在炫弄工夫，教俺瞧看，知是非常人物，不比庸庸碌碌之輩，然後又運高深氣功，射發紙彈，更是誇耀自己手段，令俺內心向其嚮伏，不敢違背他的言語，赶快返回來時道路……賽飛霞一生心高氣傲，不肯服軟認輸，自從忖透這種道理，心裏非但不存畏怯，反倒勃然大怒，她當將牙緊緊一咬，拔出背上馭鳳寶劍，握在手中，仍然急急向上奔走，妙圓這樣猥窺一程，險惡途徑已過一半，她因一面走着，一面留心身前左右，提防暗處飛來襲擊，及至沒有聽見動靜，心內復又轉一念道：莫非那個老人與我認識，或是師門至親戚友，瞧見俺於深宵黑夜，竄行此種深山僻徑，古木荒林，成心來開這個頑笑，試試俺的胆量如何……她此一念還沒歇下，即聞腦後風聲突起，好像有人撲到身邊，賽飛霞在此時候，頭也沒回，即用怪蟒翻身姿勢，掄劍扭腰便望後刺，陡聽嗤溜響了一聲

頭頂恍有一物掠過。待她舉目望上瞧時，却又沒見什麼東西。妙圓心內暗自詫異。便聞當前蒼密林中，恍忽有人竄匿笑，意思是說自己無能，徒然稱做賽飛霞女俠。她因一時羞忿氣惱，卽望笑聲所在竄躍，打算找出這個捉狹之人，搗他三五十劍，以洩胸中憤怒。詎料竄入樹林子裏，荳荊披榛，四處尋覓，不但沒見人的踪跡，且連一個鳥蟲也未發現。賽飛霞氣忿之下，便喃喃罵道：「要是英雄豪傑，真正好漢，與俺妙圓結有冤仇，解折不開的舊恨宿怨，可卽請出面來，拚個強存弱死，真在假口。那方稱得好男兒。大丈夫，明人不做暗事的硬漢子，倘若這樣藏藏躲躲，露影匿形，只在暗處拉拉彈弓，拋拋紙屑。再寫幾句惻惻言詞，希圖將俺驚唬回去，那却好比俗話說的『蛤蟆想吃天鵝肉』，只是自己一種妄思，怎樣能夠達到志願……」賽飛霞罵至這裏，重舉躍出林來，仍望山上急遽走行。當她奔近一座懸崖跟前，距離尙有三五丈遠，陡聽天空唳一聲起，由南往北，恰似一隻巨大山禽，從上掠過，妙圓因爲此刻夜色深沉，山風轉勁，浮雲湧起，月被遮攔，加以路旁林菁樹密，篠簕羅牽，她雖運用極其銳敏眼光，卻難仔細瞧去，但也沒見絲毫形影，尤其未聞其他一點響動。賽飛霞觀察完畢，低頭舉步續往前進，口內並喃喃冷笑道：「你們撒下天羅地網，排列劍壁刀山，埋伏什麼火坑水池，梅花椿釘，却難攔阻老衲志向，毋論如何要上嶺去，誓不往後倒退半……」，妙圓恰言至此，一個「步」字還沒道出。卽聞當前峭壁之上，噉噉怪叫一聲，音調悠長恐壯淒厲，儼然哀猿嘯月，孤鶴唳空，令人聽着十分酸鼻。賽飛霞驟聆之後，心中詫驚，急

忙抬起頭來觀看，果見那道崢嶸絕壁上面，竄著一條黑漆影子，輕似燕鵲，捷比猿猴，閃爍奔騰。飄忽如風，直望當前懸崖撲來，淨修細看這條黑影，似人非人，似獸非獸，身長約僅五尺上下，瘦得如同一把枯柴，少時躍到較比近些，她方察看明白，正是適間所見那位老者，賽飛霞看他肩頭橫擔彈弓背上斜插寶劍，兩手攀抓勾藤刺葛，雙足踐踏枯樹折枝，高竄低躍，行動如飛，自己恰纔眨眨眼睛，便即到這這座崖上，妙圓瞧着此等本領，心內不但異常驚詫，且更萬分佩服。她因來勢甚為猛烈，恐怕入到劍鋒攔到，當忙挺起手中兵器，丟開架式，站個三步連環鴛鴦腳，免得臨時心慌意亂，遭受他的毒手，妙圓這樣預備停妥，只待老者來到廝殺，孰知事竟出人意料，萬分奇怪得很，老叟竄至懸崖上面，對於妙圓此種準備，煞似未睹，甚且連她這條活人，拔劍瞪目當路站着，也好像沒有瞧見，賽飛霞心中很是詫異。正擬高聲向其斥問，旋見老者手攀枯藤，聳身躍起，直由自己頭頂上面，飛掠而過，竄到夾峙巖壁崖上。復行長嘯一聲，響徹山谷，再連躍了幾下，便又音消形杳，去得無影無踪。妙圓自拜紫髯伯薛兆明為師，學了一身精奇劍術，軟硬工夫，後來奔南闖北，飄泊江湖道上，也曾會過不少英雄。若干豪傑，但於輕身躍提之術，實沒見過一位能人。有這老叟出類拔萃，來去真同猿猴一般敏捷，賽飛霞方思至此，忽聽一陣夜風起處，飄得頭上異常輕寒，她常用手一摸，心內不覺大驚。原來戴的那頂青緞僧帽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竟然無翼而飛，妙圓前後看了一下。地上那見僧帽踪跡，倒有一張雪亮匕首，插在土中，距離自己不過一尺遠近，賽飛霞抬起

之後，豁然猛省，知道個人這頂帽子，是被老者掠過抓去，乘勢留下這柄匕首，作爲恫嚇，用意無非阻止前進。她自參透此種奧機，心中尤覺憤怒，當忙掀起僧衣，攀緣上崖，瞧見老者在那叢雜林中，峻峭壁上，正自緩緩向北行走，賽飛霞氣惱已極，那管橫荆豎莽，峭壁懸崖，只顧狼狽望其追去，少時相隔不遠，她更提高喉嚨，大聲呵斥言道：「你這老兒姓甚名誰，居處那裏，爲甚三番兩次，戲弄趕路之人，你得快快將話說明，別要含糊半句，否則，老衲眼睛看得你是個人，手中兵器却要對不起啊」。妙圓話言至此，見那老者掉頭回顧，啊有叫喊一聲，隨即攀藤附葛飛也似的望前奔走，賽飛霞暗忖自己竄躍工夫，怎及人家精奇卓絕，迅疾如風，何況在此黑夜之間，靜寂嶺上，個人尤其不是擅長，她因心中怨惱萬分，殺機勃起，便急探手沙魚袋中，掏出連珠袖箭，望那老者身後打去，她嗷！發出三支小弩，自問精確無比，箭箭都可打中，孰料老者毫未措意，依舊向前奔走。賽飛霞大驚之下，將牙一咬，便又連發三箭，被他腦後擋去，意思要將老者一箭射死，以洩胸頭忿怒，詎知她的弩箭方嘯，老叟已蜚回身，口裏說句：「打得真好」，左右兩手一齊伸出，接了前面兩支袖箭，最後一箭疾如驟雨，快比流星，跟踪巡撲他的喉嚨。老者匆忙將嘴張開，咯吱咬住箭鏃，隨即吐出口來，一把拿在手中，對賽飛霞哈哈大笑言道：「師父箭是打得高明，可惜欠些內在功夫。沒有蒼勁雄厚力量，要是肯與老朽爲友，互相研究兩年，像這三支袖箭打出，怕不早奏膺功，射了人象幾個通明透亮窟窿」。賽飛霞因他連接自己三箭，本領實在卓絕，心裏不但佩服，且更

羞愧到了極點。今聞老者這麼的說，未測他是好意惡意，當即向其言道：「老兄既要與我交納，應該說出姓名籍貫，以及半路相識戲弄理由，假如果是江湖前輩，沒有其他惡意含蓄，漫道交爲平肩朋友，即使老納拜列門牆，納贊問藝，亦沒什麼不可以呢」。那老叟聞如此說，復行微笑言道：「師父要知老朽姓名，倒也不難，但有一個小小央求，請你務必答應，否則，老朽與你相會一遭，即行伯勞飛燕，各奔東西，那裏用得通名道姓。留與將來作笑談啊……」。妙圓聞聽此語，心裏暗道一聲「來了」因即耐性性子，含笑問道：「老兄有何事體，請快說出，不用這麼藏頭露尾，半吐半吞，耽誤貧僧不少程途。」賽飛霞此語方纔脫口。即見老者圓睜二目，射出灼灼金光，打了一個哈哈言道：「師父乃一修行之人，應當遵守三皈五戒，佛門清律，爲甚輕易步出禪關，走向下界，妄動嗔怒之心，竟生殺之念，如今更又關山跋涉，盡夜奔馳，去撥什麼師傅徒弟，和人對壘廝殺，老拙因是一個閑人，深願別人亦莫多管閑事，所以不惜婆心苦口，來向師父進此忠諫，倘若蒙你聽入耳內，採納心中，從此撒開雙手，別再管那鄭蔡二家之事，返回自己庵裏，修真養靜閉門度修，豈不比這辛苦奔馳強多着呢」賽飛霞聽他提到此事，心想個人忖度果然不錯，再對老叟身形相貌一瞧，更與杜化說的踏雪無痕一模一樣。她在此等時候心內猛然覺悟言道：鄭雄說那飛燕子公孫楚，又號踏雪無痕，因爲答謝闖賊那道僞封，曾與蔡濤長子鍾山虎紀綱，隨同假扮道姑飛蛾兒趙丹霞，前往陝西地面報聘現在想已勾當完畢。返回袁州，聞知老納往探鷺鷥奇樓，毫未得手，想到紫髯

伯薛兆明是俺師尊，深諳「素梅轉心」一切奧妙，必赴白辰山上搬請恩師，往破鴛鴦危樓，他卽跟綴老衲身後，顯示許多絕佳武藝。飛行工夫，希圖將俺懾伏下去，不敢來管這件閒事。賽飛霞此種暗自忖測，果然不差分毫。被她猜個正著，原來踏雪無痕公孫楚老者，自與紀綱素心三人，離開兖州。前往陝西報聘，半路聞得三路官兵，直搗賊巢。將李自誠流寇，趕得四分五落，奔走入川。他當和同素心商量，令其抄由捷徑，飛奔漢中，代爲報聘闖王，以作答謝，自己便同鎮山虎蔡紀綱，圈回牲口，急急取路歸還兖州，本日行至分水嶺下。正在店內打尖，忽見一枝桃苗，由外匆遽走入，瞧見自己二人。在此，便卽啊呀叫一聲道：「師傅，俺老人家還在這裏。天幸碰見，否則，弟子這趙陝西程途，豈不自自奔走」。公孫楚蔡紀綱聞說，心中俱各吃驚，一齊詢問因爲什麼。苗方卽將鄭雄怎樣入莊，怎樣探樓，趙傑玉妹怎樣縱火。怎樣廝殺，後來杜化同着一個中年尼姑，又如何竄進園中，截住鏖戰，將那鄭雄三人搭救出危，一枝桃言至此處，更把次夕妙圓探樓情形，詳細述說一遍。並道那個中年女尼，弟子已然隨訪明白乃是紫髯伯薛兆明弟子，姓白名叫翠英，外號無情女，又叫賽飛霞。現在因爲勘破紅塵，在崐山靈谷庵中出家，法名叫作妙圓。因受江都客，杜化懇託，來替鄭家抱打不平。她見鴛鴦樓中機關層疊，變幻無窮，自己沒有那多能耐，可以攻破，故與杜化等人商議，要往崐山請薛老英雄，與蔡家堡分個高低，師兄知那紫髯伯薛兆明，乃素梅轉心機關製造能手，倘若將他請來兖州，不但鴛鴦奇樓粉碎，闔家性命且恐不保，故卽命令弟子騎匹快馬，

一路飛馳，趕請師傅從速回去，磋商防禦之策，不想天從人願，恩師恰自半途折轉，可免弟子這趙大遠奔馳了……苗方正說至此，回頭瞧見妙圓走入店中，來打晚尖，當忙把話嚥住，並即悄聲低語，說與公孫楚和紀綱知道，鎮山虎生來是條莽漢，閒聽一枝桃苗方言語，即要趁着低色昏黑，店僻人稀，爺兒三人一齊動手，將賽飛霞生擒活捉，或竟結果性命，以免她往白辰山上，搬請師傅紫髯伯薛兆明，將來以得鴛鴦奇樓，豈非增加一個勁敵，踏雪無痕闖蕩江湖，縱橫南北，自謝生平行跡所至，從未遭逢敵手。今對紀綱這種打算，不但不加贊成，反倒罵他年青之人，這樣沒用，縱然將她贏了，也不算得光明磊落，日後喧騰江湖道上，說俺三個頂天立地男子，奈何一名巾幗婦人，那裏配稱英雄豪傑，飛燕子此等猖獗性情，苗方紀綱俱皆知悉，如今被他埋怨幾句，誰敢再行開口，少時妙圓，打尖完畢，程啓，匆匆公孫楚便向二人吩咐道：「咱們今夜毋須趕路，即在此店安歇，你兩叔姪吃過了，只言放心睡覺，不用跟隨老夫，待俺趕往分水嶺上，險隘所在，對那尼姑炫之以技，懾之以威，令她心誠意悅，甘拜下風，不再幫助杜雲飛等，與俺師徒成仇作對，否則，分水嶺上又十八盤，即是她的歸宿地方，俺必將其制死方纔回來。」苗方因他年逾七十，精力漸衰，縱然英雄了得，究難比擬曩昔，再說賽飛霞妙圓，雖是一個女流，武藝却極優越，早年飄泊江湖道上，南北好不馳名，尤其綠林中的人物，誰要做下傷天害理之事，便更將她怕入骨髓，誠恐自己所造罪孽，被其偵知，性命便如釜底游魚，時時俱有喪生危險，所以那時綠林圈內，竟有兩句誠語：

「怪見活閻王，莫遇無情女」。足見妙圓當日聲威，該是如何轟轟烈烈。今見師傅這麼的說，當忙向其笑勸道：「徒兒跟在您的身後，決不現形露跡，教她瞧見，只於暗處觀風諒陣，傳遞消息，豈不和您隻身獨往沒有差別……」一枝桃苗方說至此，即被飛燕子厲聲呵斥道：「老夫偏要單獨前往，毋須爾等侍從。假若不聽俺的叮囑，偷着跟上山嶺，那麼，某便撒開雙手，還返茅山，成敗利鈍，由準爾等自去作爲得了一。苗方瞧見師傅發作，那裏敢再言語。紀綱因爲更晚一輩，尤其諾諾連聲，只勸踏雪無痕不要生氣，公孫楚見他二人遵守己言，不再違拗，心中方始歡喜。當待妙圓走了一忽，約莫出去三五里路，他急推開酒蓋，用了一點飲食，便望分水嶺上如飛趕去，一枝桃見其出發，終不放心，當即整備器械，結束身體，向鎮山虎低低吩咐道：「你師爺爺生成傲性，偏不服老，今夜去到分水嶺上，應戰賽飛霞妙圓，吉凶禍福，端難逆料，賢徒可在店內守候。千萬別要離開，待俺跟在他的後面，作爲秘密保護，以防萬一發生別測」。苗方囑過紀綱之後，急忙出了店房，跟踪前往，及至到得分水嶺上，瞧見師傅年紀雖老，腰腿仍健，竄壁躍崖，如履平地，心中便即暗暗贊歎道：「難怪他性情颯強，原來猶擅此種身手，漫道後生小子望塵莫及，應當退避三舍，即俺苗方苦練至今，尚及此等精奇卓越，行動如電製風馳啊……」。一枝桃恰思至此，瞥見師傅竄過懸崖，抓了修頭上僧帽，即望蟻叢峭壁奔走，賽飛霞心中不服，躍登崖上，並用袖箭向其打去，後瞧師傅連接三弩，妙圓異常吃驚，二人距離三五十步，各借古木障住身體，在那一問一答，互相盤詰，最

後飛燕子吐露真情，勸告妙圓急流勇退，勿助杜化，趕快返回嶧山靈谷庵中，閉關養靜，趨向真如，日後彼此做個朋友，研求武藝，他更願將生平絕技。統統授子，使其承受衣鉢，得到了少林派中真傳，一枝桃聽了，心中便大驚道：師傅如果將他說服，收爲弟子，那麼，俺這首席門徒，却只擁個虛名，不能獲到看家本領，豈非白白辛苦多年，到頭還是一場空嗎？苗方付到厲害之處，正擬設法將其破壞，忽聽妙圓冷笑一聲，忿忿言道：「老兒不用藏頭露尾故示肅玄，你乃蒼髯龍蔡濤藝師，覆姓公孫，名楚，外號踏雪無痕，又名飛燕子，早年在鄧大江南北，山東山西，曾做許多殺人越貨勾當，無理無法行徑，後來拜在茅山大悲寺中，大明和尚座下爲徒，算做少林派中一位健者。今夜欲阻老納聽你勸告，不再干預鄭蔡二家之事，那也原無什麼不可，只是……你須飭令蒼髯龍蔡濤，從速釋放鄭家小姐，了結兗州府官司，使那含冤負屈鄭老爺父子。脫出牢籠，骨肉圓聚，並將後園那座鴛鴦奇樓，即日拆毀，永不重修，更自今日以後，改惡向善，勉爲好人，不再欺壓閭閻，危害鄉黨，老納便即懸匾還山。閉關修行，誓不找向蔡家父子奈何。一苗方聽他恰說至此，師傅即行哈哈笑道：好個修真養性之人，竟對老朽姓名綽號，知道這麼詳細。記得如此清楚，可見你在佛門之內，無非借著善提清輝，遮蓋個人劣跡，實際却和杜化等人往來，專做一些不光明勾當，今夜老夫明人不做暗事，對你實話實說，即是爾如見機識時，回惡向善，趁早打消任俠行義念頭，慚充好漢心意，即時返回靈谷庵裏，勿再受人慫恿，去搬薛光明老兒出來獻醜，倘敢道出半不字，眼前站

立地方，便是你的證果蒲團，頃刻送爾上升西方極樂得了」。一技桃感在蒼苔叢中，聽見師父話方脫口，妙圓卽行忿然言道：「公孫老兒休得誇嘴，咱們趁此荒僻嶺上，寂靜夜中，分個高低，見個上下。雖拚贏了，也算強強……」。苗方見她一面說着，一面身躍起，好似一團丹霞紫霧，飛掠過去，竄到師傅跟前。劍光閃爍，直奔咽喉，當見師傅輕微一笑，往後稍展雙足，真的竄起丈餘，由半空中掣出青霜寶劍，明如秋水，光射林木。一個攔鷹撥兔招式，斜身下落。人到劍亦劈到。妙圓知他內功堅實，格阻頗難，當忙望前急躍，躲避過了。及至重圓身來，打算再爲拚鬥。孰意一點風聲未響，飛燕子業已竄到，並伸出手來抓自己胳膊，賽飛霞指此輕身工夫。心中大驚，且知竄躍無及，逃避不開，因忙使出看家本領，武當派中絕頂解着，一個平沙落雁姿勢。身體翼後疾倒，踏雪無痕這種擒拿手法。很是研究有素，厲害非常，百無一人能夠倖免，他今運足內功，飛步竄至，只想一手抓住妙圓，她的半身便如殘廢，詎料賽飛霞武功深厚，擅此絕招，他因用力過猛，一手抓空，勢子收煞不住，踉蹌前撲，直由她的身上搶過賽飛霞在此時候，怎肯放鬆，兩掌稍微點地，一個鯉魚挺子姿勢。腰身一挺，下部騰起，再用魁星踢斗招子雙腿合攏，蓮蹄併飛，遙望公孫楚後心踢去，飛燕子見她運用平沙落雁，來於敗中勝，方知妙圓乃武當能手，不是泛泛之輩，如今聽得腦後風聲暗中叫道不好急待往前竄竄，誰料他的腳方點地，賽飛霞雙足已到，只聽嘩的響亮一聲，正踢中公孫楚後心，幸虧他在適纔起勢之時，運足全身氣功，現在難被踢了一下。却只望前裁出數尺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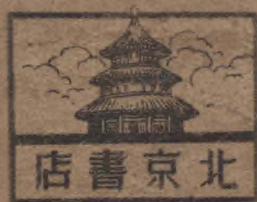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傷及筋骨，踏雪無痕受此挫折，心頭轉怒瞧見妙圓跟踪趕來，掄劍便刺，他當抖出真正本領，將身往左一閃，讓過鋼鋒，隨即走個矮盤滑步，竄到妙圓身邊，待他回劍望下攔時，一個平步登空絕技，颯的往上躍起來，更乘妙圓寶劍尚未翻回，即由空中厲喝一聲掄劍當頭劈下，賽飛霞在此時候，無法閃避，只能用劍狠命去格，孰知飛燕子劍劈是假，足踢是真，左腳方纔落地，右足如飛踢出，妙圓全力照顧頭上兵器，那裏提防下部的腳，被他踢在左邊臂上，痛得幾乎要喊出聲，她當虛虛點了一劍，即望懸崖下面跳去，公孫楚見她負痛逃走，一面隨後追趕，一面哈哈大笑道，「禿二驢子，你也太不值錢，太替武當門下獻眼丟醜，你踢老夫背後兩腳，兀自沒有奔逃，如今輕輕還你一脚，却即痛得茲牙咧嘴，掉回頭去奔走不迭，今夜，你若想脫出網羅，逃得性命，除非雙膝點地，跪在老夫跟前，拜在門牆之下不可」，賽飛霞聽了此語，心中雖然憤怒，但因武藝不及他人，左臂且被踢傷一脚，不能再為拚鬥，故對飛燕子用話來激，猶如充耳未聞，仍然往回急急奔走，公孫楚見她性情倔强，尚不甘於俯伏當由後面厲喝一聲，施出生平最得意的飛行絕技，只略躡躍數下，儼如流星趕月，飛燕逐雲，直由妙圓頭上掠過，截住當前路上，對她用劍一指道：「賊婢不識時務，不聽良言，如今還想逃逸嗎」。賽飛霞在此時候，抗拒不得，遁脫無能，眼前若不降服，生命即行難保，她想自己列身武當門內，闖蕩江湖，近二十年，雖然不能說是稱霸南北，海內一人，但也做過幾件轟轟烈烈事情，姓名傳遍天下，向飛燕子叩頭認輸，匍匐請降，匪獨自己憂苦莫名，化為烏有，即連

師門一般親友，也皆面目無光，圓妙付到這一點上。寧爲玉碎不肯瓦全，她暗中咬一咬牙，對飛燕子憤憤言道：「俺齊飛霞當年之時，也曾轟動江湖。是一非常人物，今夜誤中爾的鬼話，被踢一足，不能再拚死活輸贏，現時爾要性命倒有一個，可以隨時拿去，但若要想伏地乞降，改投少林派下，做你殺人放火強盜徒弟，那却萬萬不能夠啊。」齊飛霞這幾句話，招上公孫楚火來，他手掄着青霜寶劍，正擬竄步上前，將其結果，忽見左右兩壁之上，轟然躍下二人。一是白髮紫鬚老者，一是靚粧素服姑娘，他二人身穿夜行衣靠，手握鋒芒刀劍，竄至當前不遠地方，那老者便即煞住脚步，向飛燕子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公孫老兄武林前輩，四海英雄，爲甚這樣趕着殺絕，窘辱俺的徒弟。」妙圓聞此聲音，掉頭回看，見是師傅紫髯伯薛兆明，師妹雲飛霞薛倩娘，父女二人雙雙來到，當時心中大喜，急忙高聲叫道：「師傅師妹快來救我！」飛燕子見是他兩爺兒，暗中不免着慌道：「早知道薛家老兒，起來救援，俺在剛纔即應下手，不該如此顧慮情面，留下賤婢活命，如今再想殺他却不能了，公孫楚指思方畢，薛老英雄已到跟前，他當手抱鋼鋒，稍微作一禮道：「薛老兄台責備之言，俺也毋須辯白，但令徒倚仗武藝，到處欺人，小弟曾將藥石良言，對她勸了恁多一會，但均如同石沉大海，一點不蒙採納，反用寶劍向俺刺，小弟因她身列兄門，是武當派得力弟子，雖與少林是旁徑異，同若鴻溝，究竟彼此皆是武林一脈，不能自相殘害，故俺對其稍示薄懲，代替吾兄訓誨，未作什麼窘辱厄阻。」紫髯伯應他如此進飾，便又哈哈大笑道：「老伯父女來此多時，任何言語俱

聽明白，現在俺是不自忖度，下了鰲山，來在公孫英雄跟前，倚老賣老，要獻這一回的醜啊。」踏雪無痕聞聽此語，知道適纔所說的話，俱被薛兆明暗中聽去。他因一時羞愧交集，轉爲忿怒，便向紫髯伯亢聲言道：「俺公孫楚關蕩江湖，從不怕人，也沒讓過誰一頭地，今夜無非見你年老，言語方面俺吃點虧，假若依舊不識高低，真個倚老賣老，進，那麼，你一生創練出來的聲名，只怕如同落花隨流水。烟霞遶東風，轉眼都要成一場空了。」飛燕子話方至此，薛老英雄卽行掀起紫髯，哈哈笑道：「老朽今年八十三歲，活得真是怪膩煩了，如今正好借你公孫英雄之手，將俺打發回去，那倒是件最好不過的事……」踏雪無痕見他一面說着，一面竄步近前，手中寶刀更如飛欲到，他因久聞紫髯伯大名，不但裏外功夫俱甚到家，且有一副過人膂力。如今雖然年紀高邁，精神氣魄猶自充足，不似八十二三龍鍾模樣，故於他的刀鋒攔來，怎敢藐視怠慢，急忙運足全身氣力，掄劍向外格去，只聽啞唧一聲巨響，震得山谷嗡嗡回應，附近樹木葉子震簌下落，個人一隻右臂，也麻酥酥的不大靈便。公孫楚縱橫江湖，四十餘載，那裏見過這等陣勢，當時心中便大驚道：人言薛老頭子身強體健，力大如牛，一生和人對壘廝殺，沒有費個三刀，卽把敵方制於死命，今夜照這情形看來，並非虛傳宣傳，過甚其詞，實是超越吾人氣力一倍。飛燕子想至此時，薛老英雄二刀又到，且是泰山壓頂往下直劈，他當咬緊牙根，雙手舉起青霜寶劍，將這一刀格阻過去，不但兩臂震得酸麻，虎口異常疼痛，身子更望前恍了一恍，爭差不要栽倒，紫髯伯見他氣力有限，不是個人敵手，當時哈

哈哈大笑道：「公孫小輩若識時機，違事務，趁早扔下手中寶劍，跪在地下，匍匐請降，老漢念在武林一脈，決定不傷爾的性命，否則，俺這第三刀若砍下來，爾即立喪黃泉，後悔無及了。」踏雪無痕聞此言語，心中雖是異常羞忿，却也無濟於事，且恐薛兆明狼心毒意，再劈一刀，自己倘若氣力欠佳，阻隔不開，馬上就得喪失性命，他在此等時候，聲名威望第二，還是保命要緊，瞥見紫髯伯手挺鋼刀，運用枯樹盤根姿勢，巡望個人下部劈來，他當高叫一聲「少陪」，即把雙足微微下踉，一個紫燕入雲躍起，便早竄在土岡上了，回頭復又冷笑兩聲，說句「再會」，他即展開輕身工夫，一陣緊竄急躍，直望懸崖峭壁如飛遁走，紫髯伯江湖前輩，恁事不知，他見公孫楚竄高躍下，來去如風，實在不愧「飛燕子」「踏雪無痕」二名，當時心中便暗想道，此人年逾花甲，猶然惡性不改，幫助蔡濤等人害人害己。作殘鄉里，近更變本加厲，倒行逆施，暗中接受闖賊偽封，作爲他的羽翼，將來一旦根深蒂固，爪牙佈滿，不獨山東地面罹受兵革，遍地狼烟，官兵剿除要費大事，即就遼濟一帶黎庶來說更要遍遭燒殺淫擄，重演七八年前那種慘劇呢，薛老英雄在適纔時，本沒打算向他追趕，由在飛燕子自行逃走，今一想到此等地方，慈悲之念勃生，便擬即時追上老賊將其擒住。送往兗州府裏，非但了結過去許多懸案，且將地面心腹大患剷除，再說蒼髯龍父子等人，本領終屬有限，假沒踏雪無痕從中幫助，鼓舞煽動，他們或將收斂行跡痛改前愆，變作一個安善良民，協助官兵，拱衛閭里，也是極可期待……紫髯伯一念及此，毫不猶豫，即教倩娘保護妙圓，萬勿離開此地，待

他捉了踏雪無痕，回來再行細談，老英雄吩咐完畢，正擬竄上懸崖，向其追趕，忽聽左側樹林裏面，弓弦嘯響，金風長鳴，兩顆閃爍放光彈丸，直向自己面門撲來，紫髯伯觀此暗器，知是飛燕子同黨，當忙一擺手中寶刀，將二彈叮叮兩落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第三一顆彈子，疾如電掣，速比流星，挾着深夜山風，虜虜發嘯，逕撲個入眉宇，老英雄格阻無及，高叫一聲不好，欲知此彈是否斃中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

每册定價壹元貳角